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一

慎罰

夫震曜殺戮上天之顯道也刑罰威獄王者之大柄也聖人則象天明司牧民命所以糾虔姦慝章明軌度則刑辟之設禮樂之助也然而不蔽或爽頗類有彰巧詆致其深文平民陷於非辟則嘗寒慙至作診



於陰陽胥怨，急聞無措於手足，是故帝媽勅法形欽恤之言，穆滿制刑敦簡孚之訓，臯陶作士寧失於不經，盤庚誥民敢動於非罰，皆所以昭明慎之旨，懲糾紛之弊也。稽古舊史，足示方來。后辟紛綸，光猷輝映。至如齋居論決，深形於勤恤；覆鞫惻愴，無憚於淹久。動遵經義，以取乎大中；時下教告，式申於服念。若斯之類，實繁其徒，有足明徵，并從論決。

舜既受禪，乃命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嘗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鞭作官刑。

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夏楚也。

不勤道業，則徒之。

金作贖刑。

金，黃金。設而入刑，出以贖罪。

青災肆赦，怙終。

賊刑。

青，過也。災害肆，緩賊赦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過也。

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也。

罰弗及嗣，賞延於世。

嗣，世也。俱謂子孫延及也。父子罪不相

及而善則賞，及于其世。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

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刑疑從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

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辜，罪也。

經，嘗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嘗之罪。不在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漢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

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

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



當謂處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所不能決謹具  
斷也 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武帝征和四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

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

賂為市朋黨比周比音類 寐切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

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職管也失其管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

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者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

厭者輒讞之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

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

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

者務先寬

宣帝即位以武帝末法令滋彰禁網寔密時廷尉史

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帝深愍焉迺下詔曰問者吏用法巧文寔深是朕之

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當重而輕使有

罪者起邪惡之心也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罪刑是決獄不平也父子悲恨朕甚

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鞠謂窮獄也 事窮竟也其

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

是選于定國為廷尉舉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

季秋後請讞時帝嘗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未央宮中有宣室殿



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獄刑號為平矣

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

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

瘦死獄中瘵病也囚以飢寒而死曰瘦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

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

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

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

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折律或端深淺不平增辭飾

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

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

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餘厨傳稱過使客越職

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

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明帝永平三年詔曰有司其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

夜匪懈以稱朕意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甲寅詔曰孔子云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



追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  
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質帝太初元年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  
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獄  
應天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  
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  
仇隙至今守官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罹其害  
怨氣傷和以致災青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  
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察驗以崇在寬

靈帝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

原輕繫休囚徒

魏武帝令曰夫刑者百姓之命也軍中典獄者或非  
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擇明達法  
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文帝黃初五年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  
民少上下相獎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  
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用服聖人  
之遺教豈可以自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  
以惠百姓

明帝太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



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嘗幸觀臨聽之

青龍四年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措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彰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案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犯罪苛法猶存爲之陷阱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與親治有乞

恩者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民知朕意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留庶獄

後魏明帝永興三年十二月詔南平公長孫嵩任城公稽拔白馬侯崔宏等坐朝堂錄決囚徒務在平當太武太平真君六年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

獻文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嘗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鞠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群臣皆以爲言帝曰獄



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繇是因繫雖滯淹而刑罰多得其所

孝文延興四年以中書覆案頻上下其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評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勅或致矯擅於是時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誌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成精練群下莫敢沮罔

太和四年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在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糶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多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五月朔詔曰廼者邊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月要時民須肆力其勅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詔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旣不登民多飢窘輕繫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曰法爲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決

宣武永平元年七月詔曰察獄以情審之五聽枷杖小大宜各定準然比廷尉中尉司州河南雒陽河陰及諸官鞠訊之理未盡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祇憲量衷慎刑重命者也推濫究枉良軫於懷可付尚書精簡枷杖違制之繇斷罪問奏

出帝永熙三年五月庚寅詔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朕將覽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聽其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繇滯淹歲月亦仰尚

書摠集以聞

隋文帝開皇五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昇請義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之重懸在於法律文科定科條易曉分官命職當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時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嘗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并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踏駁罪同論異八月甲戌



刑州元勳慎罰  
卷之二十一  
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事盡然  
後上省奏裁

十六年詔死者罪三奏而後行刑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詔曰緩刑議獄哲后彛訓解  
網泣辜前王茂軌朕君臨海內撫育黎元一物乖所  
納隍興慮其益州道行臺及夔州總管府衆務臻集  
統攝遐長囚徒禁繫其數不少或控告未申多有冤  
屈或注引肆志濫及貞良致使文案稽延獄訟繫擁  
念彼枉滯情深愍惻其益州總管內諸州委御史大  
夫光逸簡較夔州管內委趙郢公孝恭簡較所有囚  
悉令覆察務從寬簡小大以情但有負罪逃亡離棄  
鄉邑無問輕重悉令歸首明加勸導務脩懇植庶使  
家給人足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七月戊甲詔曰朕恭膺寶命撫臨率  
土永隆前王憲章典故雖文質遞變沿革不同而參  
號施令殊塗一揆皆所以成當世之典謨開生民之  
耳目納之軌度令行禁止自律令班下積有歲時內  
外群官多不尋究所行之事動乖文旨此乃臣有所  
隱民不見德與夫不令而誅何以異也斯豈守道履  
正徇公奉法者乎自今以後官人行事與律乘違者



仰所司糾劾具以名聞

二年三月帝謂侍臣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

三年四月詔曰泣辜慎罰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五年八月制決死刑雖令卽決仍三覆奏十二月制決死刑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行之其日尚食勿進酒肉皆令門下覆鞠有據法當死而情有可矜者錄狀奏聞

十七年九月丁卯帝謂太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其中故也朕嘗問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吏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鈞叅價今所憂正在此耳深宜防禦務在寬平

二十年帝征遼回二月次行靈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也皇太子對曰此所謂圍獄將繫罪人帝因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平允爲佳非謂有罪卽釋也濫殺無辜則政道缺久滯有罪則怨氣生園土之中視青天有同懸鏡而



鑲械膚體齶結其中夫脩已者可以知物傳曰其恕乎繇此言之不可不慎

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卽位九月帝問大理卿唐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帝聞囚數不多怡然形於顏色謂臨曰昔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日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法刑惡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衷稱朕意焉

永徽六年十一月癸巳詔曰朕聞小大以情義重前誥哀矜勿喜道光遐冊朕恭膺寶業嗣臨億兆留心

聽斷劬勞日旻一物乖方納隍軫慮今旣科格咸備憲制久行鞠訊之法律條具載深文之吏猶未遵奉肆行慘虐曾靡人心在含氣之倫稟柔脆之質乃有懸枷著桎經日不解脫衣迴立連宵忍凍動轉有碍食飲乖節殘酷之事非復一途楚痛切身何求不得言念於此深以矜懷又挾匿名書國有嘗禁凡厥察庶咸應具述近遂有人向朝廷之側投書於地隱其姓名誣人之罪朕察其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扇爲蠹方深自今以後內外法司及別勅推事宜並依律文勿更別爲酷法其匿名書亦宜准律處分庶使泣



辜之情遠覃於四海卹刑之旨長垂於萬葉

龍朔二年八月詔曰哀矜折獄義先呂訓明慎用刑  
事昭姬象朕以寡昧嗣登宸極思闡大猷式隆景運  
陷水是懼屢想於懷中御朽彌兢馳襟於裕下虛已  
待物每從寬政如聞率土州縣留獄尚繁困於囚繫  
致於病死一歲之中數盈二百蓋繇上愆亭育之化  
下乖堯舜之心深責在躬興言多媿抑又聞之與我  
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今之所任或虧政道未詳  
欽恤之旨但徇刻苛之情幽繫困滯證逮遐廣寒暑  
相襲風露交浸淹乎年月成其病苦加以榜笞失度  
桎梏遺法巧詆深文去將安適獄市之寄何其爽歟  
自茲以後宜革前弊罪無大小不得稽留其囚病患  
及罪輕并笞杖等雖法有嘗規恐典吏妄生成福官  
人不存簡較或顏面囑請觸類以之若仍舊不悛嘗  
加重罰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麟德二年三月戊午詔曰今陽和布氣東作聿興其  
澤雖霑猶未周洽曷茲南畝彌用憂勤瞻彼西郊良  
深兢惕宜順發生之序以申簡恤之恩西京及東都  
諸司雍雒二州見禁囚徒宜准龍朔元年慮囚例處  
分其西京令左侍極廉簡較大司憲陸敦信充使東



都令右肅機盧承慶充使必令息彼冤滯稱朕意焉  
咸亨三年十一月駕幸許汝等州分遣使覆見禁囚  
徒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自今內外法官咸宜教慎  
其文深次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失衷必寘嚴  
典以彰瘡惡

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言法令者人之隄  
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察多不奉法  
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愚少執刑典卽爲  
衆所謗帝謂曰法憲則傷人寬則漏罪情實寘罰在  
於中平宜慎之志愔因奏上應正論以見意

玄宗先天二年四月詔曰法憲之設期於無私本以  
救人蓋非獲已故得情存於勿喜折獄貴於哀矜至  
如斷決諸罪皆著科條若守而不失自爲良吏如聞  
近日州縣罕習章程率情嚴酷或致殞殂假令事處  
重辟固當明啓刑書豈可輒因夏楚輕絕人命太上  
皇仁覃萬寓澤被群生子愛黎昨慎恤刑罰予恭承  
天訓虔奉睿圖肝食載勤納隍兢慮凡厥長吏宜建  
此懷務遵法式勿仍前弊如或有違當寘嚴法宣示  
黔庶咸使聞知



開元三年二月庚午詔曰無知之徒自罹刑憲一遭  
縲紲坐變星瓘長吏依違不時贖決過成滯獄豈曰  
當官况三陽在辰德澤思布一物失所動恤是殷惟  
懷永圖俾申幽枉其所在見禁囚未斷決者令所在  
長官親加按理仍令御史及按察使訪察隨事糾繩  
六年二月己卯詔曰仲春在候膏雨頻流故當法天  
布和順時行令天下諸繫囚宜令所繇作速疏理斷  
決勿有寃滯

八年詔曰庸愚之人自犯踈網至於公憲誠則難容  
然服念泣辜昔賢懿躅惟刑是恤不可暫忘如聞囚  
徒或有寃滯久在幽繫情何以堪其外州已有使覆  
京城內宜令中書門下就禁司按理如有枉濫隨事  
奏聞

十四年四月詔曰時屬正陽事殷蠶穡愍彼囹圄或  
多寃濫宜弘慎恤之恩俾助生育之德其所有囚徒  
除死囚已外所司長官卽疏決處分庚戌又詔曰孟  
夏麥秋尚夾小罪况天時漸熱深愍繫囚徒宜令中  
書門下巡城內囚徒量事處置畿甸徒囚赤縣縣令  
疏理斷決勿滯禁人

二十年二月駕發東都北巡狩申命宰臣所在覈決



囚徒

二十三年四月壬子詔曰農作是時人無棄日所在獄訟或有滯留其都城已令中書門下疏理其京城及北都各委留守天下諸州委本道採訪使及本州長官隨事決斷勿令冤繫徒以下罪並量決罰便訪其官典犯賊宜准嘗式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朕猥集休運多謝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大小必慎自臨寰宇子有黎蒸未嘗行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叶平邦之典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罪死除十惡宜令中書門下

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

天寶十載正月詔曰法以輔德刑以閑邪豈在煩苛必資簡易朕永懷至理思致還淳每懷哀矜之心屢申寬大之詔寔欲人皆知禁化洽無爲頃者已令法官每刊刑典蓋繇此也

肅宗乾元三年閏四月己卯御明鳳門大赦改元詔曰自古百王欽慎刑罰蓋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國之權苟或失其科條固難措其手足頃以姦臣擅命申典不脩造次便行哀矜何在自今已後其有犯極刑者宜命本司依舊三覆庶平反之際人謂不冤幽明



之間理皆無濫

代宗寶應三年七月壬寅大赦改元制曰天下刑獄  
須大理正斷刑部詳覆不得中書門下便卽處分  
大曆四年七月癸未詔曰如開州縣官比年來率意  
恣行麗杖不依格令致其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  
仍聞乖越自今以後非灼然蠹害者不得輒加非理  
仍委觀察節度使嚴加捉搦勿令有犯錄名聞奏宣  
示中外宜悉朕懷

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曰近日州縣官吏  
專殺立威杖或踰制自今以後有責情決罰致死者  
宜令本道觀察使具事繇聞奏并申刑部御史臺  
順宗初卽位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撻本罪不至死  
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切加  
察訪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撻責情  
致死者切令察訪

三年九月給事中穆質奏諸州府鹽鐵使巡院應決  
私鹽死囚請州縣同監免有冤濫從之

四年正月詔曰自今以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者不  
承正勅並不在行決之限如事迹克險須速決遣并



特勅處分者宜令一度覆奏

時左衛功德使吐突承

令杖死殺人僧惠寂府司都

覆奏便行御史臺奏故有是詔

九年八月袁州刺史李將順坐指擾人貶道州司戶

參軍大僚詣執政以為刺史抵禁不經按訊遽貶官

恐不可乃追詔遣御史馳往推究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赦書刑獄所繫理道最切如聞

比來多有稽滯一拘囚固動變炎涼自今已後宜令

御史臺切加訪察每季差御史巡囚事涉情故或斷

結不當有失刑政具事繇聞奏其天下州縣并委御

史臺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諸道巡院切加察訪

四年三月壬子赦書天下諸州府縣官吏應行鞭撻

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

惻然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訪具

事繇聞奏

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制如聞京城諸司捕繫推鞠動

經旬時每季御史巡囚罕能舉劾積成寃滯為獎頗

深宜重舉明長慶元年七月十八日赦件聞奏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丁丑詔曰如聞時稼甚滋人心

望歲近者時雨稍乏憂懷載深慮有留獄致傷和氣

應京城諸司見禁囚徒宜令御史臺選清強御史二



人各就司疏決處分具輕重以聞

六月壬申詔如聞御史臺大理寺京兆府及諸縣囚

徒近日訊鞠例多停滯自今已後宜令所司速詳決

處分其諸司應推獄有稽緩稍甚與奪或乖者仍委

尚書左右丞及分察御史糾舉以聞

十月詔自今已後有特決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

准故事奏覆

先是命中人送教坊樂官劉楚才等四

人張等十人於西內處置宰臣楊嗣復等奏伶人

賤類出入官禁定刑議罪有異平人若不編繩即

簡蕭准宣各決痛杖一處死事亦相緣宣下之事未

有正勅府司准宣處置又不覆奏稍乖嘗例有感衆

情詔荅曰宣下之時不令覆奏

稍乖舊制良用慨然遂有是詔

五年二月丁丑詔以方春用事寒氣稍侵京城見禁

囚徒慮有寃結宜令御史兩人各就本司疏理以聞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議獄恤刑前王攸重苟有寃滯

即傷陽和應在城諸司諸使有囚徒限七月內處分

訖奏聞河南府八州府勅到准此處分

閏七月乙卯朔詔京城囚徒慮有寃滯已委疏決務

從寬降宜令鄭覃令狐楚速具條疏以聞

八年四月丙戌詔曰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讀太

祖因闕明堂經見五臟之係咸附於背乃下制決罪

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繫於臟腑灸針失所尚致



天傷鞭朴苟施能無枉橫况五刑之內笞最爲輕豈  
可以至輕之刑傷至重之命朕躬承丕業思奉勅誨  
言念於茲載懷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情  
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嘗公事違  
法並宜准貞觀四年四月十七日制處分不得鞭背  
今年已後每至夏至已後立秋已前就州府常條之  
中亦宜量與矜減速爲疏理不得久令禁繫委御史  
臺切加糾察永爲嘗式

五月辛亥朔癸丑詔曰如聞大理寺所覆諸州府刑  
獄皆盤勘微細節目不早詳斷道路遐遠往返經年

非惟囚禁多時有傷和氣兼亦覲望恩澤故涉稽留  
爲弊頗深須有提舉宜令御史臺切加糾察准勅限  
較科推狀中有賊數異同及罪人伏款未盡者卽許  
移牒盤問其他煩碎事條不關要節者并不得更令  
移牒勘覆

開成四年四月詔曰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  
年推鞠未畢蓋繇官吏因循致此留獄鬱蒸在候寬  
滯難堪宜付御史臺委中丞高元裕及強明御史三  
兩人各就本司應見禁囚分閱案牘據理疏決開未  
宣宗大中四年四月詔法司使法或持巧詐分律



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計則黎庶何安自今已後  
書罪定刑宜令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須  
天下長吏嚴加覺察不得輒使奸吏如有此色官  
停解

九月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勅科決囚徒合  
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伏請自今已後許令  
史到府粗精引問以究獄情如囚不稱寃方許行決  
與其濫刑永息寃濫獲申勅旨宜依其河南府亦令  
准此諸州應有死囚仍委長吏差官監決

八年三月甲辰詔此後除巨蠹所不原外每立夏至  
立秋前犯罪人就州府嘗條之中量與減貸速爲疏  
理無令淹繫

懿宗咸通元年詔曰至道所先刑柄最切向聞鞠斷  
動隔炎涼不惟理且未伸多致疾而成天寃寃既聚  
和氣乃傷日月星辰繇此失度水旱蠱賊所以爲災  
自此委刑法官條示天下州府長吏旋卽疏理無致  
淹延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議獄恤刑比求寃  
濫頽民下輩輕侮憲章苟非五聽之通明何辨二門  
之邪正自今後法司如有疑獄予自據格令以決之



此法既行雖親無赦

同光二年六月己巳勅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并悉決遣申奏仍委西京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內外刑勢官員私事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三年五月己未在京及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

六月甲寅勅刑以秋冬雖開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滯若或十人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卽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惡逆或畜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勅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已上委所在長官速推勘決斷不得傍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徵治二年春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真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



從之

六月大理少卿王儆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已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勅宜依

八月西京奏奉近勅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准條疏奏覆奉勅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勅文祇爲應在律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准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勅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故令曉喻

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府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冤濫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

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已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巡簡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關之事朕昨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旣載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敬瑭詳覆稍乖致人當枉法而殛處朕於



有過之地今減嘗膳十日以謝幽枉其石諱敬瑄是朕親合施規諫旣茲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削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嘗知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塋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于細裁遺不得回循付中書門下百僚進表稱賀

十二月癸丑諸州使數奏囚人死於獄中奉勅朕以握圖纘位端已臨民每於刑獄之間倍軫憂勤之念慮多淹滯累降指揮儻一物以啣冤撫萬機而是愧近聆數處申奏囚人獄內身殂事旣不明理難取證將絕欺罔之弊須頒條理之文宜令今後凡有刑獄切依前准勅命施行斷遣不宜淹停如有賊徒推尋及證斷遣未聞在獄疾病者委隨處官吏當面錄問令醫人看候無致推司官吏別啓倖門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畢下制曰欲通和氣必在申寬將設公方實資獎善州縣官寮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二年三月辛亥勅朕猥以眇躬薦承鴻業念彼疲瘵勞於寢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



遂致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  
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可闕爭官吏曲縱  
吏人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剝  
貨財爲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徇私情無理者轉務遷  
延有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  
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予懷各舉兩職凡屬  
推究速與剴裁如敢苟縱依違遂成枉濫或經臺訴  
屈或投匭申寃勘問不虛其元推官典并當責罰其  
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  
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

八月丁亥勅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問依前禁  
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  
不得滯淹

愍帝應順元年三月戊午詔曰刑柄爲制禮之先獄  
訟乃有國之重一成共守四海同文咸符欽恤之言  
乃致太平之道以近及遠列職分司申明皆有其舊  
規決斷各繇其所屬惟理則罪疑可定惟正則刑措  
可期諒在舉行方無壅滯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  
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  
爲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勅推按理合



奏聞不在此限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令淹滯

二年四月辛丑詔曰運當昭泰時屬樂康思欲導和氣於雍熙布休光於幽隱將期恤物必軫深仁今以甫及蕤賓適茲炎毒宜茂好生之德俾敷在宥之文足以寬肺石之冤辭叶薰風之解愠庶遵時令獲奉天心宜令御史臺河南府運巡諸道州府自五月一日已前見繫罪人嘗赦不原及已見情狀之外悉令疾速斷遣勿至淹滯

晉高祖天福三年正月勅應諸道州府刑獄慮有淹延宜令逐處應用禁繫人等并仰各據罪戾詳事理速斷遣不得停滯仍付所司

三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洪洞縣主簿盧琛進策云伏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尚書省分職六司天下謂之會府且諸道決獄若關人命卽刑部不合不知欲請州府凡決大辟罪人請逐季具有無申報刑部仍具錄案款事節并本判官馬部都虞候司法參軍法



直官馬部司判官名銜申聞所貴或有案內情無不  
圓刑部可行覆勘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輕議  
刑書非唯免有啣冤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參詳伏  
以人命至重而國法須精雖載舊章更宜條理誠恐  
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五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關人命實動天心  
或有冤魂則傷和氣應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據推勘  
到案款一一盡理子細簡併令合格勅其間或有疑者  
准令又讞大理寺亦宜申尚書省省寺明有指歸州  
府然後決遣

五年三月丙子詔曰自大中六年已來務耳稱冤決  
杖流配訴內雖有理不在申明今後據其所陳與爲  
勘斷務耳之罪准律別科

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曰政刑所切獄訟惟先推窮須  
察於事情斷遣必遵於條法用弘欽恤以致和平應  
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縣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  
長吏嘗切提撕疾速決遣每務公當勿使滯淹

少帝天福八年四月壬申勅詔自臨寰宇思致和平  
以四海爲家慮一物失所每念狴牢之內或多枉撓  
之人屬此炎蒸倍加軫憫冀絕滯淹之嘆用資欽恤



之仁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罪人等宜令處  
處長吏嚴切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結絕  
斷遣不得淹延及致寬濫仍付所司

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簡能上封事曰伏以  
天地育萬物廣博厚之恩帝王牧黎元行寬大之令  
是知恤刑緩獄乃爲政之先布德行惠寔愛民之本  
今盛夏之月農事方殷是雷風長養之時乃動植蕃  
庶之際宜順時令以弘至仁竊以諸道州府都郡縣  
應見禁罪人或有人久在囹圄稍滯區分胥吏舞文枝  
蔓及衆捶楚之下或陷無辜縲紲之中莫能自理苟

一人拘繫則數人營財物用旣殫功業亦罷若此之  
類寔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寘成斯弊伏乞降詔旨  
令所在刑獄委長吏親自錄問量罪疾速斷遣務絕  
寬濫勿得淹留庶免虛禁平人妨奪農力興召和氣  
以慶明時勅曰囹圄之中縲紲之苦奸吏苟窮於枝  
蔓平人用費於貨財繇茲滯淹兼致屈塞桑簡能體  
茲軫憫專有敷陳請長吏躬親免獄官抑逼深爲允  
當宜在頒行

十月甲子祕書省著作郎邊玕上封事曰臣聞從諫  
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嘗規蓋欲表大



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  
皇帝陛下德合上玄運膺下武旰食宵衣而軫念好  
生惡殺以推仁幾措典刑固無冤枉然以炤臨之內  
州郡尤多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奸弊臣竊見諸  
道刑獄前朝曾降勅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錄  
問但以年月稍遠漸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躬親點  
簡或胥徒啓倖妄要追領證明慮有涉於濇刑卽恐  
傷於和氣伏乞特降詔勅自今後諸道并委長吏五  
日一度當面同共錄問所異處法者無恨銜究者獲  
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致昌期勅

曰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濫舉雖一成之典  
務在公平而三覆其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獄  
情邊圻近陟周行俄陳讜議更彰欽恤宜乞申明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遺竇儼上疏曰臣伏觀名律  
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則天垂象本欲生之義期  
止殺絞斬之坐皆刑之極也又准天成三年閏八月  
二十三日勅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戒嘗膳又刑部式  
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斯皆仁君哀矜不捨之  
道也竊以蚩尤爲五虐之科尚行鞭扑漢祖約三章  
之法止有死刑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項異處大辟



之目不出兩端濫刑所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  
通規肆率情性或以長釘貫筭人手足或以短刀割  
割人肌膚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俾冤嚴而上達致和  
氣以有傷將弘守位之仁在峻惟刑之令欲乞特下  
明勅嚴加禁斷者勅曰文物方興刑罰須當有罪宜  
從於正法去邪漸契於古風實儼所貢奏章實裨理  
道宜依所奏准律令施行

漢隱帝乾祐二年正月勅政貴寬易刑尚哀矜慮茲  
蔓之生姦寔軫傷而是念今屬三元改候四序履端  
將興和平無如獄訟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繫罪  
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慮問其於決斷務在公平但見  
其情卽爲具獄勿令牽引遂致淹滯無縱舞文有傷  
和氣

四月甲午勅日月戒正陽候當小暑乃挺重出輕之  
日是恤刑議獄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窮薄刑者畫時  
疏決用符時令勿縱滯淹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在獄  
見繫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斷遣無致淹滯枉濫

五月辛未勅王化所先獄訟攸切不唯枉撓兼慮滯  
淹適當長養之時正屬煊蒸之候累行條貫俾速施  
行靡不丁寧未曾奏報再頒告諭無或因循慮三京



鄴都諸道州府詔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申奏無致  
逗留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壬戌朔勅朕肇啓丕基躬臨  
庶政深慕泣辜之道以弘恕物之心今則方屬炎蒸  
正當長養黃沙繫繫宜矜非罪之人丹筆重輕切戒  
舞文之吏凡有獄訟不得淹延務令囚絕拘留刑無  
枉濫與叶雍熙之化用符欽恤之情應京都諸道州  
府見禁人等宜令逐處長吏限勅到應有獄囚當面  
錄問事小者便須遣決案未成者卽嚴切指揮疾速  
勘決擬罪詳斷疏放勿令停滯及致冤抑庶召和氣

俾悅群心

二年四月壬辰勅朕以寡昧獲主黎元將以召天地  
之和每思去刑政之弊寅恭於此宵旰爲勞今以節  
及長羸時臨暑熱耕農之戶蠶麥將忙宜於獄訟之  
間特示憂勤之旨應有刑獄切慮淹滯詔至所有重  
輕繫囚疾速勘鞫斷遣無令冤抑慮有淹延若輕罪  
畫時決遣其婚田爭訟務內勿治若事要定奪卽須  
疾速區分若斷遣不平許人糾告官典必議徵斷  
三年四月乙亥勅朕以時當化育氣屬炎蒸乃思縲  
縶之人是軫哀矜之念慮其非所案鞫淹延或在滯



窮屈而未得伸宣或飢渴疾病而無所控告以罪當刑者唯彼自召法不可移非理受苦者爲上不明安得無慮欽恤之道夙宵靡寧應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宜令官吏疾速推鞠據經遣斷不得淹滯仍令獄吏洒掃牢獄嘗令虛歇絲洗枷械無令蚤虱供給水漿無令飢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囚人無主官差醫工診候勿致病亡循典法之成規順長羸之時令俾無滯淹以致和平又賜諸州詔曰朕以敷政之勤惟刑是重旣未能化人於無罪則不可爲上而失刑况時常長羸事貴清適念囹圄之閉固復桎梏之拘

縻處於炎蒸何異焚灼在州及所屬刑獄見繫罪人卿可躬親錄問省略區分于入務不行者令俟開釋有理須伸者速期疏決俾皆平允無至滯淹又以獄吏逞任情之奸囚人被非法之苦宜令加簡察勿縱侵欺嘗令靜掃獄房洗刷枷匣知其飢渴供與水漿有病者聽其骨肉看承無主者遣醫工救療勿令非理致斃以至和氣有傷卿忠幹分憂仁明蒞事必能奉詔體我用心睠委於茲興寐無已餘從勅命處分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追引文證甚致淹延有及百餘日而未決者其中



有徒黨反告者却主陳訴者及妄遣牽引者慮獄吏  
作倖遲留致生人休廢活業朕每念此彌切夜懷此  
後宜條貫所在藩郡令選明幹察吏掌其訴訟如有  
獄不滯留人無枉撓明具聞奏量與甄獎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二

明罰

雷電有震耀之象秋冬行肅殺之令王者法之以制  
刑典其來尚矣故士師用弼於五教犯雖小而必刑  
王制具列於四誅害爲大而無赦蓋聖人躬明哲之  
性通天地之心佐德以威順時行罰威克厥愛而事



允濟罰當其罪而衆知勸大則殛竄殊死非所以爲重也小則鞭朴入贖非所以爲輕也然而闕罪簡乎有司之詳慎好生宥過王者之寬恕不及於嗣刑期無刑隨世損益厥有論要呂刑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其是之謂乎

舜流共工於幽州 象恭滔天足以感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

驩兜於崇山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 竄三苗於三危 三苗國名緡雲

氏之後爲諸侯號驩餐三危西裔 殛鯀於羽山 方命圯族續用不成殛鯀放流皆誅也異

其文述作之體羽 四罪而天下咸服

周武王既伐紂乃殺惡來惡來紂臣善讒毀諸侯

漢高祖嘗爲項羽將丁公逐窘 丁公名固 高祖彭城西短

兵接漢王惡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戾哉丁公引兵

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

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

後世之爲人臣者無倣丁公也

文帝十六年東莞侯劉吉坐事國人過員免 事見後使之員

數也 景帝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 紀通子也 子恢說不

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 恢說有私怨于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

也說讀 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 大

口悅



逆不道父母妻子同坐皆棄市今赦論恢說及妻子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如法

武帝元封六年黎侯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待發馬給軍匿不出也

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臣欽若等倚舊故

乘高執而為邪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為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

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戍邊卒糧乏不能為方計以益之也貨賂上

流丞相貪冒受金於下故使眾庶貨賂上流執事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革

也也適以邊為援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

為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邊州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而令內郡自省戒

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切又令耕者自轉自轉穀于邊以困農煩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重謂懷孕者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

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

姦傳朱安世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

昭帝元鳳四年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火太嘗及廟

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嘗轅陽侯德免為庶

人

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較尉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

言其短徙豐為城門較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帝不直豐適制詔御史城門較尉豐前



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較尉不順四時脩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虐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較尉不內省諸已

也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舉言其事告案無證之辭

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前言謂稱堪猛之美今乃更言

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

免為庶人

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長信中太僕石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鄉憂慙不食道病死先是元帝時顯為中書令巧慧習事能探

人主微旨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至是免官及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

永始二年十二月詔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

妄為巧詐多賦歛煩徭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

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

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初將作大匠解萬年與關內侯陳湯上封事起昌陵

其後卒不就

哀帝建平二年秋八月詔曰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

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

過誤也異為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悖古不合時



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未

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罪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今皆復故也非赦令也猶言自非赦令耳也語終辭也而讀者不曉輒改也為他字失本文也賀良等反道惑衆下有司皆伏辜

平帝即位以冷褒段猶等哀帝時定議尊定陶傅太后為太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議入孝元皇帝貶褒猶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又有司奏方陽侯孫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奸謀罪及主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

後漢明帝時何湯為郎中守開陽門候帝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且詔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北鄉侯初即位大將軍耿寶中嘗侍樊豐侍中謝暉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憚廣下獄死寶自殺聖徙馬門

順帝為太子江京樊豐共構陷廢為濟陰王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立之間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郭鎮與交鋒乃遂斬顯弟衛尉景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關顯及



其弟城門較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

永建元年虞詡代陳禪為司隸較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繫拘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獄者人之街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

桓帝延嘉元年平梁黃以罪自殺其他所連及公卿列

較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之空虛

獻帝誅諸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胡崇討有罪也魏齊王芳嘉平中夏侯玄與李豐張緝蘇鑠劉賢樂敦同謀害司馬景王景王聞其謀先召李豐殺之天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居列侯位而包藏禍心機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



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宗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條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句其三子死命李豐子歸於尚公主

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

晉武帝時石覽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敗遣覽都督

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

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

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

敗法古今所疾覽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

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

與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

奏是也顧未忍耳令遣歸田里終身不得用勿削爵

土也

穆帝升平二年飲飛督王饒獻鵠鳥帝怒鞭之二百

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李粟為左將軍性簡慢矜寵不

率禮度每在帝前舒放倨傲帝積其宿過誅之於是

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卑遜之禮自粟始也

天賜六年秋七月慕容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

伏誅死者三百餘人



太武太平真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斬于那南

八年六月西征諸將軍扶風公處貞等八將坐盜沒軍資所在虜掠賊各千萬詔並斬之

封磨奴渤海人被刑爲官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繇事浩之故

文成興安三年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二月誅河間鄭民爲賊盜者男生十五以下爲生口班賜從官各有差

孝文延興四年十二月詔西征吐谷渾兵在句律城初叛軍者斬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鎮斬者千餘人

城陽王鸞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利敗退而還時孝文幸瑕丘鸞請罪行宮孝文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摠率戎徒義因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赦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神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懲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之前以彰厥咎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洪之素非廉靖每多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



鑠洪之赴京孝文臨太華庭集群臣有司奏洪之受  
賊狼藉又以酷暴孝文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  
自裁

宣武時高聰為散騎嘗侍兼護軍藉貴因權耽於戲  
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而陳聰罪帝乃出  
聰為平北將軍孝明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為幽州  
刺史

孝莊建義三年四月爾朱天光討醜奴蕭寶寅於安  
定破禽之送於京師醜奴斬於東市寶寅死於駝牛  
渚

後周閔帝元年二月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  
曰朕聞文考昔與群公泊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  
天下始終二十三載迭相輔弼上下無怨是以群公  
等用升余於天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與群  
公同姓者如兄弟同於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  
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朕  
與侯幾通此奴興王龍仁子孫衍等陰相假署圖危  
社稷事不克行為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  
伏厥辜與言及此心焉如瘳音海病也但法者天下之法  
朕既為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



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與龍仁罪止一家衍止一處  
餘皆不問

武帝建德六年伐齊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  
帝責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走鄴攜妾棄母是不  
孝外爲僞主戮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欵之後  
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  
隋高祖開皇九年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嘗侍王  
嗟王義御史中丞沈顧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  
投之邊裔

沈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嘗在江陵頃明中與蕭憲蕭  
嚴叛隋歸陳後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材辨  
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於  
建康

王誼爲郢國公以恩禮稍薄頗懷怨望上柱國元諧  
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  
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  
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  
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至  
覲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誠約  
口言悔過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



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示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誑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

煬帝大業元年八月并州總管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三年正月癸亥詔并州逆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卽宜斬決

九年斛斯政奔高麗十年帝親征高麗高麗囚送政帝大悅八月班師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支解政於金光門外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高祖見奴賊帥張貴數之曰汝之爲賊事絕人理不可忍言至乃對人父婿辱其妻女古來群盜未有如斯之酷爲人若此何可久全左右撮而腰斬之

三年太宗破王行本面縛請降引見於華陰高祖怒其亡逃慰勉之還令入城高祖尋至蒲州數之日汝請援建德求助武周彌歷多時竟無至者知窮食盡方始出降遂使城內官民父罹荼毒若不戮汝何謝寃魂於是斬之籍沒其妻子



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既絕割  
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  
諒繇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  
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私農人神  
所疾異代同憤况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  
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男裴虔通昔在隋氏委質潛  
察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  
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群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

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

時兼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夷用明逆順之

理以獎君臣之義可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初字文化及得志大

見親委及王世充敗以彭城歸國高祖方以綏懷為

務不之罪也初授滁州總管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虔通煬帝故人也而親為

亂首朕方崇教義何得忘之後數日而發詔虔通平

嘗時每云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以為功

頗有舛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戕餘而死

七月戊申詔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

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於隋代

俱蒙任使乃協契宇文化及構成弑逆宜依裴虔通

除名配流嶺表



七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  
裴虔通孟康元禮楊覽唐秦義牛方裕元敏薛世良  
馬舉元武達李本季孝質張愷許弘仁令狐行韋席  
德方李覆等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果世任重  
一時乃包藏凶慝忘茲忠義爰在江都遂行戕逆罪  
百間趙彙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  
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以厲臣節其子及孫并宜禁  
錮勿令齒叙化及爲魁首又竊名號一門之內凶惡尤  
甚但其兄士及不預逆謀雖云昆季僅免誅戮自委  
質皇朝勲庸克著彰善癉惡抑有舊章士及一房不

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九年十一月庚辰帝征遼廻次易州界司馬陳元  
璠令百姓種蔬坑上而徵火煦之欲其速生以擬供  
進太宗聞之責其諂媚詔免官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甲申司徒荆王元景司空吳王  
恪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寧州刺史駙馬都尉  
薛萬徹嵐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等坐謀反遺愛  
萬徹令武并斬元景及恪遺愛妻高陽公主令武妻  
巴陵公主并賜死帝引遺愛謂曰與卿親故何恨遂  
欲謀反遺愛曰臣包藏姦慝誠合誅夷但臣告吳王



恪冀以贖罪竊見貞觀中紇于承基游文芝并與侯君集劉蘭同謀不軌於後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劉蘭並全首領更加官爵帝曰卿承籍緒餘身尚公王豈比承基等且告吳王反事無乃晚乎遺愛遂伏罪龍朔三年四月壬辰右史董思恭以知考功貢舉事預賣策問受賊帝令於朝堂斬之百僚畢集帝使謂之曰古者帝王皆不獨理藉股肱舟楫共安百姓今委寄公等本望副朕心董思恭賣策問取錢物悉已搜獲亂我憲章蠹害特甚事須以殺止殺懲警後來公等宜看決思恭與衆共棄使語思恭曰汝是百代寒微未及倫伍只如右史簡英俊爲之爲汝薄解文章所以不次擢授計應少自勉厲深荷恩榮遂敢狼藉取錢自觸刑網汝須甘心服死爲天下鑒誠思恭臨刑告變免死長流嶺表

咸亨二年婺州司馬秦懷恪坐贓特令朝堂斬之仍集百寮及朝集使宣勅謂之曰王者統天理物莫不先安百姓百姓安者止在庶寮朕所以每精簡岳牧及諸州上佐自非至誠清白景行循良者不輒畀此職庶其各申智效以裨政道秦懷恪法司抵罪但令處流朕以刑政之典須越常憲豈不知哀敬折獄情



恤哀矜但以殺止惡義在懲肅又以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對公等加其顯戮但法者國之權衡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也罪惡難容者雖小必刑情狀可原者雖大必有此乃彛典非故濫誅公等諸人當識朕意足爲殷鑒各宜勉之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政乃必虧劉光業王德受王處身屈筠鮑思恭劉景陽等庸流淺識姦吏險夫以酷暴爲能官以凶殘爲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寬濫之數盈於海內朕惟新布澤恩被人群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成釁并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光業所有官爵並宜追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鄉里埋塋還其官蔭劉景陽身雖見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嚴罰宜從貶降以釋寃情

是月又制酷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臣擘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焦仁直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等雖已身死并遣除名

唐宗唐隆元年六月以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



冉祖雍並交通凶逆徙於嶺表

景雲元年九月制曰潞州刺史趙彥昭交結回邪諂附凶孽輿金輦貨冒寵祈榮可歸州刺史先是巫媼趙氏昵於常庶人得封爲隴西夫人與彥昭隣居因附焉及趙氏誅自其家獲彥昭納賄賂故貶官玄宗平常庶人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諂事逆徒貶授濠州司馬員外郎

先天二年九月壬戌貶特進李嶠之子太子率更令暢爲虔州刺史嶠隋暢之任勅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爲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致仕李嶠往緣宗常秩

逆襲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安有窺覩不知逆順伏陳詭計朕親覽之以其早負詞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將掩其惡今忠邪旣辨與物惟新賞罰儻乖下安勸雖經赦典猶宜放斥於其老疾俾遂餘生聽隨子暢赴任

十月癸卯帝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嚴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帝親擐戎服持沉香大鎗立於陣前威振宇宙長安士庶奔走縱觀填塞道路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



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相劉幽求張說跪馬前諫曰  
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  
望寬宥以從人望帝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  
部事唐紹以董軍儀有失坐於纛下斬之

先天三年正月以鄕王府長史崔恪與昆弟不睦冀  
州刺史平嗣先父闕溫清之禮并解見任

二月戊子勅曰涪州刺史周利貞滑州刺史裴談饒  
州刺史張利貞大理評事張思敬大理評事王承本  
京兆府華元令劉暉貝州鄆縣令楊允陳州太康令  
康璋侍御史封詢行及判官張芝衛遂之公孫琰申

州司馬鍾思廉等十三人皆爲酷吏比周興來俊臣  
侯思止等事跡稍輕並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三月丙午廓州刺史左感意坐賊杖殺勅曰好生之  
德雖叶於天意止殺之義用勸於生靈人者因而不  
犯殺者豈以爲暴前廓州刺史左感意頃居塞上拔  
自行間薄效未輸率情狂鄙輕侮彞憲侵擾公私贖  
數旣多割剝滋甚曾飢狼之不若固害馬之宜除此  
令按問咸自承伏且緣邊人徭役辛苦朕嘗思惠養  
特所哀憐寧有作牧宣條恣行非法儻不悛于嘗典  
何以塞彼深愆宜其處置以謝百姓



四年正月癸未皇后妹嬀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  
嬀楊仙玉於里巷間毆擊御史大夫李傑初昕以細  
故與傑不協自負懿戚遂肆其豪縱辱之卽日傑上  
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凌誠爲辱國  
帝大怒令於朝堂斬昕等左散騎嘗侍馬懷素以陽  
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諫乃下詔曰夫爲令者自  
近而及遠刑罰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昕楊仙玉等悉  
恃戚屬恣行兇險輕侮嘗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  
令斬決今群官等累陳表疏故有誠請以陽和之節  
用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深懇朕志雖從諫情亦

惜法宜寬異門之罰從聽枯木之斃卽宜決殺以謝  
百寮仍降勅書慰諭傑曰長孫昕等朕之密戚不能  
相遵以禮而使凌犯衣冠雖寘以極刑俾之謝罪鄉  
志氣忠亮爲國柱臣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克人介意  
十年閏五月乙酉上封人蔣寵言事涉邪杖四十流  
于藤州勅曰朕以菲德恭承大寶執天下之政奉宗  
廟之靈于今十載矣何嘗不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夙  
夜憂勞無忘鑒寐永惟萬事之統恐累三光之明幸  
天地休和群生樂業尚且內惟輔弼外咨牧宰徵諫  
納善舉才任賢佇求瘼以利人思進道以益化宇宙



至大軍國事殷慮一物之失所當萬方之重責故設  
匪皞以通諫許士庶之盡言而政教未孚澆訛日甚  
獻言者苟求自達論事者多涉於妄國子進士嘗州  
人將寵學不師古識未知今或離間君臣或非毀骨  
肉固是異端阿僻之說甚乖輪忠效直之意若寢以  
成風則姦險道長人而無禮法所宜誅朕志在好生  
情求進善恐求者未悟儻默而不言思存大猷務設  
寬典宜決杖一頓移貫藤州爲百姓自今已後貢舉  
及陳奏上封者必須景行循謹無使僥倖求名若制  
令有虧禮刑致紊失於政理責在朕躬則敬佇昌言  
法當無隱百辟兆庶識朕意焉

十一年帝謂宰臣曰昨聞萬年縣界崇仁坊有黃衣  
長上斫殺人不見州縣奏來是何道理時左金吾衛  
黃衣長上楊駱持刀入烏那昇家傷昇妻女僅而免  
死有司懼罪將掩之及是張說等且以實奏曰陛下  
至明無幽不燭臣等闇劣誠負聖朝帝曰事在有司  
非卿之過宜令京兆尹孟溫卽收駱集衆杖殺  
十五年趙州平棘縣人趙軋祐獻書妄引經義論及  
休咎配流安南

是年尚書左丞相張說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



融以朋黨坐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

十七年七月丁巳吏部侍郎崔澣坐交游非道制曰朕聞四時之義信在不言三代之風德以歸厚道可先乎訓俗理必繇乎在位有犯無隱名教之攸先上和下睦憲章之惟舊其有辯言亂政實誠殷書僞行登朝深懲魯典朝請大夫守吏部侍郎上護軍齊澣累踐清要誠宜至公承議郎守興州別駕麻察頻經貶逐理合遷善乃交構將相離開君臣作譖黷之笙簧是德義之蝥賊都水監丞齊敷靈州都督府兵曹

參軍郭稟等趨走末品姦請在心左道與人橫議天下並青蠅可鑿害馬難容或任高星象或名微草芥上耻大夫之辱下羞徒隸之刑特解嚴誅宜從遠逐澣可高州良德縣丞員外置長任察可潯州皇化縣尉員外置長任敷宜量決一百長流崖州稟亦量決一百長流白州仍並差使馳驛領送雖萬方之過切在乎而四罪以聞刑其自爾且如非賢勿理食憂政庶乎文武百辟忠公事主出惟長者之遊言必先王之道光照雅訓可不務乎如或迹在不經思其位雖輕勿赦抑有嘗法布之朝綱知朕意焉



二十年六月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  
負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決杖流瀼  
州皆賜死于路

二十四年四月詔曰武溫春聚合姦黨託附權要安  
構異端爲其魁傑兼有私穢合當極法宜重杖決一  
百河南府福昌縣主簿魏萱前睦州桐廬縣尉王延  
祐相爲黨與朝夕談議旣涉非違宜各決一頓長流資  
州

天寶二年正月貶吏部侍郎苗晉卿吏部侍郎宋遙  
時李林甫爲尚書專在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宋遙  
主之選人旣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  
務求其寔是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真叅選晉卿與  
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列等第凡六十四  
人癸甲乙丙科真在其首衆知真不讀書論議紛然  
有蘇孝蘊者嘗爲范陽令前事安祿山具其事告之  
祿山恩寵特異謁見不嘗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  
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真手執試紙  
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曳白帝怒貶晉卿爲安康  
郡太守遙爲武當郡太守倚爲淮陽郡太守勅曰門  
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



爲戲笑考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右判拾遺孟正朝皆貶官嶺外

五載十月河北道黜陟使以鄴郡鄴陽縣令楊懋等十五人清狀及善狀聞劍南道黜陟使以江油郡太守趙愷等六人贓狀聞初詔委周親舉守令及是考績乃下詔曰朕憂彼黎元寄之牧宰嘗慮授任非當撫字乖方頃所以設舉親之科廣得賢之路爰初請關亦旣明試以言及乎從政必欲深考其實懸之賞罰要以始終近日分遣使臣因之巡察善惡之驗事旣足明懲勸之端言斯可復其楊懋等七人黜陟使

並奏清狀宜與改轉其所舉主六品已下付所司准此處分五品已上各賜一上下考李連等八人旣奏善狀除已改官者至選日各減三兩選仍稍優與處分一中上考趙愷等六人但犯贓私除已流貶者自餘並速准律科斷其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咸從貶黜仍宣示中外咸使知悉

六載二月丁酉嶺南五府經略探訪使彭果坐贓伏罪詔曰嶺南五府經略探訪使光祿少卿兼南海郡太守攝御史中丞彭果頃者擢以非次鎮彼方隅不能慎守名簡克副朝寄而乃貪林匪極求欲無厭官



吏恣其侵漁蒼生受其塗炭醜聲轉露穢迹彌彰及令推窮並自招伏計其贓數十萬有餘議以嘗科法當殊死但尚寬典免致嚴誅宜從杖罰俾徙荒徼卽就大理寺門決六十除名長流溱溪郡仍卽差使馳驛領送至彼捉撈勿許東西

十四載正月左降官澧陽郡長史吉温坐非法伏罪詔曰太中大夫澧陽長史員外置同正員吉温頃因任使輒肆威福行刻物之法人殆不堪奮自賢之心士無敢忤况徇私傾險公行毀譽飾偽言而售詐崇詭行以釣名離忒朝廷猜携倫伍近皆發露薄從貶

黜而作孽未弭隱慝更彰且縱姦非逼人子女復受賄賂莫懼彝章或侵漁田宅取納口馬尚恐誣謬當令按劾及尋枝葉咸悉根源人之無良乃至于此國有嘗憲合寘極刑時屬陽生特從寬議宜謫遐裔以戒廢寮可晉康郡端溪縣尉員外置長任所在卽馳驛發遣

十一月范陽節度安祿山反兵向闕是月斬其男太僕卿慶宗

肅宗幸靈武至安定郡初帝之北新平太守薛羽安定太守徐穀皆棄郡走使人驚散左右勸帝斬之以



勵天下帝斬之而後行

至德元年九月肅宗引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承光等於纛下將斬之文部尚書平章事房琯救之獨斬承光餘并釋放

二年鳳翔張謙奴附子告謙與逆賊爲細作三司推鞠虛妄乃下詔曰周以五穀聽訟漢以三章約法自下訟上貶俗亂嘗矯誣之詞妄稱不軌忿意之嫉圖有誅夷朕處分中書門下再令按問備茲閱實其妄告張謙奴附子宜付鳳翔郡集衆決殺

十月帝自鳳翔還京西京文武脅從官免冠徒跣朝堂謝罪收付大理京兆獄分繫之

十二月受賊僞官陳希烈達奚珣等二百餘人並繫楊國忠宅付三司推鞠丙戌東京脅從官免禁繫者數百人引于朝堂免冠徒跣號泣叩頭謝罪辛亥又遣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爲三司詳理使是月三司所推受賊僞官陳希烈等定六等罪於尚書省集議皆以爲極重刑之於市與衆棄之其次自盡及重杖一頓其次三等皆流貶壬申以歲除之日行刑於子城西南隅柳樹下集百寮觀焉自盡於大理寺決杖於京兆府門詔曰人臣之節有死無二爲國



之體將而必誅况乎委質賊庭宴安逆命耽受寵祿  
淹延歲時不顧恩義助其效用此則可有法將何施  
達奚珣等或受任台輔位極人臣或累葉寵榮姻聯  
戚里歷踐臺閣職通中外夫以犬馬微賤之畜猶知  
戀主龜蛇蠢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曾無感激  
有覩面目事於寇讐亂臣賊子何以過也自逆賊作  
難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憤怒殺身殉國者不可  
勝數此等黔首獨背國恩豈可列在崇班荷茲祿位  
不思君親之分唯與凶逆同心受任於梟獍之間諂  
謀於豺虺之輩靜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在舍弘法  
務寬貸然凶惡之類自招其咎人神所棄天地不容  
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狀仍有處分達奚珣等  
一十八人並宜處斬陳希烈等七人並賜自盡前大  
理卿張均特宜免死長流合浦郡

代宗永泰元年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李鈞鈞弟京兆  
府法曹泰軍鏐並不守名教配鈞于施州鏐于辰州  
縱會非嘗之赦不在免限鈞鏐温州人也天寶中州  
舉道舉咸赴京師既升第泰官遂割貫長安與鄉里  
絕凡二十餘載母死不舉温州別駕知州事嗣曹王  
臯具以事聞下憲司訊問鈞等具伏罪帝歎息久之



曰三千之刑莫大于此合宜輾裂豈止謫竄焉

大曆二年正月逆賊周智光男元翰華州司馬元耀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其元翰邵賁處極刑要斬勅曰大逆不道抵夷狄之誅同惡相濟當棄市之法以懲干紀式按夔章周元翰賊臣之子兇慝成性與父偕亂厥罪惟均邵賁敢有包藏恣其悖虐怙威滅義奪攘往來虔戮無辜罪浮于帥宜並處極法其周元耀蔣羅漢尹元經毛崇彬李尚林等共肆醜圖同惡相濟猶捨斧鑕俾全要領其劉憲周封崔勸等同附姦邪俱行翦惑以私情蠹國議法從寬周元清年在幼冲法當配沒並准法處分朕自臨萬國思措五刑不虞兇殘有此曷犯寘以明憲期於止殺凡百卿士知朕意焉

四年正月辛卯詔曰恃衆專殺謂之亂嘗合旅併命謂之不道按以春秋重其責帥况自恃人理實生厲階合從棄市之論尚就議親之典夷州流人前潁州刺史李岾幸以宗屬列於藩任政之不脩亂是用長輕侮法令動搖軍州御史姚奭巡至所部其弟叅於佐理諸將素有猜嫌欲加之罪不可無狀遂言使者之來專在不測俾其完聚甲兵變更將守潛蹤其意



以構禍萌而岫親自黜竄詐云與之遺墮以此疑衆因而合謀兄弟同誅宗黨咸淪胥而斃又陷數家動兵抗威以拒所統人不堪命一方騷然頃發近臣審令按理醜圖既露姦狀甚明薄示戒懲已從流斥詢于群議頗屈嘗典朕思以道德在宥天下庶使一代之人登于仁壽之域風俗猶薄政教不明致令長吏專此威暴無罪無辜橫分身首寃氣慘結有傷元和惕然增懷良亦自咎期於止殺不可措刑寬其斧鑕之誅降從盤水之禮宜賜自盡雖恩不掩義道在無私而禮有緣情誠亦多愧王者之法敢忘至公凡百卿士宜知朕意初岫專殺有司以岫當流罪帝務息人慮三軍不安乃按軍令

癸巳詔曰蓋議讞之道期于無刑有明罰以校其犯者有立訓以導其迷者有捨過以舉其才者有論旨以愧其心者在於聽理必參而用之朝奉郎守京兆府奉先縣令賜緋魚袋張增忝爲奉法之吏不具獄論而自專威命雖義形嫉惡而情近深文鄰坊都防禦使衙前將右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叔孫勝不率戒訓自抵彘章恣其舊猛以至凌犯豈非惠姦縱暴者歟凡人之情各於其黨皆不能



屈心引義同合至公通用此生刑用此作詢于鄉士  
咸引正議朕以增之宰邑頗有政能惠于疲人可謂  
良吏勝亦久服戎事備經戰守艱虞已來累有勲績  
並寬以常憲惜其所長俾從罷黜用佇來效宜各解  
見任其叔孫勝仍付抱玉軍前驅使初勝之屬怒率  
麾下數十人突入公府增遭歐辱僅而獲全帝聞而  
怒之發御史訊鞠咸得其狀故有是命也

六年上封人李少良告宰臣元載陰事復又漏言於  
常頌等帝大怒乃勅曰李少良常頌等克險悖戾反  
常逆理恣其讒說將構禍階離間君臣矯誣中外

圖姦狀按驗皆明殿中侍御史陸珽幸忝清憲之職  
仍參儒館之侍交結非類包藏不測豈有周行之列  
容此一凶跡旣同惡法當均罪并宜付京兆府各決  
重杖一頓朕每以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必先觀行然  
後察言豈茲譖讟能迴聽斷夫招賢納諫君之體也  
獻直盡規臣之節也朕仄席思理佇聞政道豈謂姦  
邪凶慝紊我彝倫須別是非用分涇渭再加詳鞠能  
正刑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懷時元載專政用事所居  
第宅崇侈子弟縱橫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忿  
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帝聞之留少良於禁中客省



少良友人常頌因至禁門訪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  
慎密遂爲載備知其旨班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  
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踈故俱及於難自是載  
之惡始彰

十二年五月元載黨卓英倩李待榮李季連並付京  
兆府集衆杖殺

十月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  
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渭南縣令劉澡曲  
附度支且善干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  
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澡帝覽奏以爲

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  
復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澡因謂  
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  
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澡及  
趙計並伏罪乃罷澡爲萬州南浦縣負外尉計爲澧  
州負外司戶參軍

十三年三月隴右節度判官御史裴昕及昭義軍節  
度使李承昭之子潤之並專殺伏罪勅曰自古制刑  
殺人者死法不可緩斷之則行裴昕頃在軍幕遂知  
留務內懷私忿敢蓄凶謀曾無罪名專殺良將憲司



鞫問款占明白密邇京師擅行威戮宜付京兆府集衆決殺又李潤之賊殺無辜汙染屬籍與衆同棄何必向人朕於勲臣子孫皆欲優異但殺人之罪法不可寬國有舊條是用恭守及茲卽戮愍惻良深亦宜付京兆府集衆決殺昕左僕射冕之從兄弟也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引爲判官有吏幹抱玉卒掌留務於盤屋行營以法操下有兵馬大將張肅耻爲所屬頗慢易之昕方以嚴毅取名異其趨拜會是激怒因杖殺之三軍惕駭軍吏馳驛以聞帝異之下有司訊問昕詞無所屈承罪而已潤之克悖之徒也父承詔掌

方面家產優厚肆其狂悖因姦通使酒殺人事泄金吾擒之以聞

册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三

明罰第二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卽位五月丙申詔曰兵部侍郎  
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  
旣行皆賜死

貞元四年四月貶前福建觀察使吳誥為涪州刺史

臣對



初誅為叛兵所逐奔至建州遣乞師於江西浙東將  
議進討帝責其失於撫馭故貶之自永泰大曆已來  
侯希逸李忠臣皆

為叛卒所逐張伯儀敗於安州李勉陷汴州朝廷  
既無貶責更加寵任及是方黜誅官議者以為刑典

焉行

八月辛亥以前黔中觀察使李模為雅王傳以其未  
奉命擅離所部赴京師示薄懲也

八年六月詔曰前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藝升  
於省闈其少也為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行  
孝不匱匿名迹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  
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此閔子騫王休徵所以著名

於前古也而公異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  
勤竟至存亡之隔為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廬  
俾自循省

十一年五月以左神策軍健兒朱華枉法受贓並強  
奪人妻宜付本軍准法子明祐杖八十配流嶺南朱  
華者以按摩得幸於左神策監軍竇文場軍中補署  
皆出於華又強奪人妻置之於外無何為人告之檢  
驗皆首服又得贓數萬貫其諸道節度觀察使賂遺  
累百鉅萬本軍隱匿不敢悉奏比伏法軍中皆善  
十二年七月詔曰干紀挾邪罪在無赦立忠效節實



不踰時善惡之理既明懲勸之義攸著李萬榮等  
包藏姦險違背君親悖慢朝章扇動軍旅縱其豺  
之性徇其梟獍之心迫脅使臣妄有希覬厭盡其  
謀害其兄名教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同棄而又恣  
不道虐及無辜伊婁說張伍劉叔向並是忠良橫  
殺戮萬榮卧病不能制止永言及此浮用軫懷李  
稔惡貫盈宜正刑典仍勅陰陽人張玄素以與李  
同惡付京兆府集衆決殺萬榮鎮邊州疾甚署通  
都知兵馬使專軍政拒朝命後為軍中所逐故有是  
命

十五年十一月中書令史段秀琳決痛杖一頓處死  
以選人踰濫故也帝自閱吏部子案方定罪加刑  
十六年七月杖死紅崖冶丁匠李藏芬等三十一人  
以專殺長吏故也是月李倚詐稱彭城郡王并其黨  
七人並杖死  
郭綱為豐州刺史其父晞恐不任職請罷之德宗令  
中使召還綱懼奔吐蕃疑之不納置於河後泐流以  
歸召至京賜自盡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卽位改元永貞元年制曰  
銀青光祿大夫守散騎嘗侍翰林學士上柱國官



縣開國男王伍將仕郎前守尚書戶部侍郎充度支  
及諸道鹽鐵運等副使賜紫金魚袋王叔文等風以  
薄伎並參近署借緣際會遂洽恩榮驟居左掖之秩  
超贊中邦之賦曾不自厲以效其誠而乃漏泄密令  
張皇威福畜姦冒進黷貨彰聞跡其敗類載深驚歎  
夫去邪厝枉為國之要懲惡勸善制政之先恭聞上  
皇之旨俾遠不仁之害宜從貶削猶示優容任可開  
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叔文可守渝州司戶參軍員  
外置同正員並馳驛發遣

十一月詔貶撫州刺史韓泰為虔州司馬河中少尹

陳諫為台州司馬邵州刺史柳宗元為永州司馬  
州刺史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池州刺史韓皋為饒州  
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異為  
柳州司馬泰等皆以善於王叔文前自郎官出為刺  
史時譏猶為貸法故再貶焉

元和元年六月庚戌詔曰李承光身無職位假託交  
遊妄說異端指斥中外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  
其家口委京兆府收捕承光通於中貴人因卜射於  
人曰某為某官吾為求得之某為某官察我而照之  
朝士與交通者非一事彰故伏法



四年二月丁未國子監學生百餘人入監丞郭某  
恣其詬辱破什器既而遁逸擒獲九人夫既流天  
軍主簿啖元茂罰一月俸料

四月貶沈達為泉州參軍徐肇為建州參軍二人  
率府掾各請濱州愛州婚假御史臺奏皆萬里之外  
量其叙滿猶有假稱請重懲慢易五月長安縣令  
易以擅於永平坊開渠貶汴州刺史京兆尹楊憑以  
不聞奏罰一月俸料左巡使殿中御史李惠不覺  
罰兩月俸料

九月堂後主書宣州司馬滑渙貶為雷州司戶渙又  
為主書通於內樞密劉光琦宰相杜祐鄭絳等皆低  
意善視之談者至謂祐等私呼為滑入宰相每議為  
光琦所異同者使渙通意未嘗不得所欲四方通貨  
無虛日其弟泳官至刺史及鄭餘慶為相渙每指陳  
是非餘慶怒其吏人而參於政事叱之後數日餘慶  
罷為太子賓客及罪發帝命宰臣闔中書四門搜捕  
盡得奸狀籍沒家產凡數千萬中外書問緝密不可  
勝紀

五年三月戶部尚書李元素免官以出妻無狀故也  
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諸孫性弱柔元素



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去妻王氏禮義殊乖願從離絕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問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豈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單薄豈惟王氏受辱實亦朝情盡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

十一月庚子黜金吾衛大將軍伊慎爲右衛將軍初備以錢三千萬賂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爲河中節度從直恐事泄奏之帝怒入其贓一千五百萬仍黜其官交通密近坐死者三人

六年正月癸丑禮部奏國子監學生郭東野怒決棘籬折明經墨義榜毀裂詔杖東野五十配流韶州八月甲子勅賀州知場官李榆持劍殺妻雖是宗姓無可議之刑委觀察使決重杖一頓處死

十二月勅萬年縣令杜羔長安縣令許季同並宜停見任京兆尹元義方宜罰一季俸祿初義方以兩縣納稅踰程繫縣吏二令交救抗詞辨列督責不爲之



釋而獻酬之言屬於是二令見執政請發授散員因俱辭以府政細刻力不能奉故兩責焉

甲申勅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關文而臺閣相承久為定制盧坦元義方如有所見即合上聞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勾簡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禮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器比於申請其過尤深各罰一季

俸料緣兵興以來勲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

令所司准舊制侍官階勲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

格令永為嘗式

近例立戟者亦有銀青階而義方獨據令上柱國官三品者十二戟無以

階叙戟之文牒省司不能詰准式立戟之後轉為四品官者自非貶授兼削勲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帶護軍又請立戟已列於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尤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該練舊章至自東都揚言於朝以為大不可臺司因移牒詰禮部狀稱今文內只言勲官並不言階而自貞元已來立戟一十八家並無銀青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皆坐罰而申明之續放免陞罰崔備元祐俸料甲申勅盧坦等所罰錢宜令都省收貯充省中脩補已後別勅量罰並無都省貯納每至歲終奏數其餘贓罰依前御史臺收管

閏十二月戊申貶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硤州司倉



明罰二  
卷之二百五十三  
參軍涉微有詞藝而性狂險宰臣惡其為人久不得  
用涉嘗窺隙求進屬初殺劉希先黜吐突承璀二人  
皆以久居權任莫敢竊議帝斷而不疑時稱聖明涉  
承襲謀結中要將投匭奏疏稱二人既崇寵之任以  
腹心不當疏斥而加刑戮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  
其副章詰而不受涉遂進於光順門故爲戣所論奏  
而貶焉

七年六月戊戌杖僧文淑一百勒返俗配流天德軍  
文淑面佞口給每開筵講經專爲詼談謔笑庸人觀  
者奔走如不及相與效其轍調周於閭陌至是奸穢  
大發故及焉

八年二月御史臺奏前永樂令吳憑爲僧鑿虛受託  
與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賄錢四萬五千貫並  
付杜黃裳男載鞠訊引伏勅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官  
途自宜畏法慎身豈得爲人掌貨事關非道理合懲  
愆宜配流韶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  
致茲賄財不能拒絕已令勘問悉合徵收責全終始  
之恩俾弘寬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宜矜免杜載并  
釋放僧鑿虛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其財產本  
婢官收鑿虛在貞元中以講說巧歛用貨利交貴



因得交結主恩陰挾用事每受賄方錄以厚自奉  
晝服布褐夕御織麗畧無僧行至是發覺莊錢六十  
餘萬焉黃裳為近代名相然其家擁富貴於廉隅無所顧君子惜之  
七月丁丑桂州觀察使房啓降授太僕少卿孫前  
命故也

九月戊午重陽節賜宰臣以下宴於曲江辛酉罰國  
子司業韋纁等一十四人各一月俸以其不赴曲江  
之宴也是月中官李建章坐受桂州觀察房啓之賄  
杖一百處死癸亥貶太僕少卿房啓為虔州長史啓  
先賄建章日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  
既殺建章并黜啓

九年正月己未詔曰光祿大夫行太子詹事路恕正  
議大夫泗州刺史田景度僥求非類意望賄成迹既  
涉於邪佞罪難逃於典憲恕可吉州刺史景度可虔  
州刺史右武衛將軍薛昌朝惑於誑誘通是貨財可  
丹王府長史右衛將軍趙良金莫能脩簡妄有交通  
可撫州刺史

四月癸未詔曰信州刺史李位心希祕術跡狎匪人  
謂捕景之可求乃先風之是黜名教之內本無異端  
典刑之中豈容僻好可守建州司馬初上密遺中位



往洪州訊事朝野莫知其故及觀察使裴堪奏到方  
知信州小將韋岳告州刺史李位大逆及追至命三  
司使推所告不實量貶位而韋岳杖死位好黃老及  
鍊餌金丹遣山人王仁恭爲之兼脩道教齊錄岳有  
求不遂怨憾遂誣告位於當道監軍使稱與術士同  
謀非望三司按得情實故有是命是日京兆府奏故  
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飲酒食肉  
於坊市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  
六月庚辰勅京兆府奏推勘進狀人麻南史與弟軫  
稱同州韓城縣黃河西岸龍門山尋獲銅銀鑲及朱  
砂等銷鍊得成令中使領到山中尋問皆妄麻南史  
宜決六十配流梧州麻軫論罪非首據年當贖尚能  
同惡亦合小懲宜決四十放

庚子勅河南尹職在摘發奸盜隱伏無遺今河南府  
劫殺崔應家賊彰暴若斯收擒不獲致使漏網得非  
慢官其河南尹及本縣令捕賊官宜各罰一月俸料  
其捕賊官至較考日仍書下考其留守下本廵所察  
宜委權德輿節級科罰

十年五月辛未朔詔曰河南少尹潘高陽頃以母老  
兄患懇求寧覲覽其章奏用遂私情而乃自求安



致茲淹緩理裝踰月卽路涉旬既乖人情頗致物議  
憲司舉劾宜有薄懲可均王府長史

十一月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陵臺令武金益以  
無備罰一月俸官吏節級科罰

十一年正月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竿執戟官  
及臺令宗正卿等削罰有差其戟令所司造供

七月戊子朔勅前同州澄城縣丞王澄挾恨告人出  
言狂妄准律誣人之罪合以本罪加之宜付京兆府  
決痛杖一頓處死內弓箭庫使王國文及弟國良  
成各杖一百配諸陵仍並爲白身初澄告國文等

爲亂遺其書於中書省門外宰臣裴度得之密以聞  
上命中官陳漸李藏用雜鞠考掠無所驗故論澄死  
又怒國文等交通狂妄杖而黜之

十一月元陵火詔罰臺令李祐一月俸  
十二年三月甲申勅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所收管內  
諸州錢物等既有勅文所宜遵守縱緣軍用亦合奉  
陳宜罰一月俸料崔鄩所令勘覆頗未詳盡以茲奉  
職可謂慢官宜罰一季俸

是月重貶江陵府兵曹參軍韋楚材爲澧州司法參  
軍制曰頃因按事兼舉憲章閱實繩違有乖詳審



薄其責仍掾大藩載令研究其端頗見異同之狀况  
誠途祇命淹駐近郊苟於造次之間靡懷敬慎之義

既茲速矣豈謂周訪更移遠藩俾自懲省初楚材為監察御史

請按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擅用貯備凶荒羨餘錢米貫石數至八萬詔發御史崔鄩覆之則宗儒以行營

軍且有詔命分數不同勅趙宗儒取籍籍等州錢物事皆繇有水旱藏錢亦為明據遂放罰俸料以楚材舉不實賤江陵府

參軍今再有是命

十四年五月勅淄青營田副使兼齊州刺史嚴纂頃

在賊中頗聞惡迹比於流類自合加刑况昔歲赴官

便道潛窺凶狂之舉物議不容投彼遐荒尚謂弘貸

除名配流雷州

七月丁丑朔魏博執送淄青凶黨王士元等一十六

人並付京兆府杖殺之初盜殺武元衡捕之未獲王

承宗之叔父士平上封稱賊出於承宗乃詔悉收承

宗將卒得張晏等三十人初付仗內獄鞠不得情詔

送京兆府命監察御史陳中師與尹裴武同鞠之獄

成皆處斬及田弘正平淄青又奏擒獲殺元衡賊二

人既至詔三司使推問以其黨與散亡情實難驗既

嘗為師道所指使故皆笞殺之後究其實乃田弘正

知承宗深以戕賊宰相為耻嘗訴於弘正既平師道

將入覲欲遂提承宗至闕以為已功許以翻張晏之



獄黜陳中師貶裴武爲解又乘破東平因以師道殺元衡踪跡寘於鄆州之文簿以實其事時崔群爲相參驗前後本末知其不可且以元衡六月三日遇害前二日承宗奏事官武廷秀已印券於慈水祠待賊聞知元衡死乃倍道歸報京兆尹裴武知其事奏請追擒廷秀帝慮其或差互則使承宗有詞故不之許張晏獄旣具其後廷秀至太原王鏐鞠問奏陳獄情無差大抵山東謀結連接勢有齒寒之恐約以朝廷征討則或殺宰臣劫東都焚揚州以沮大計若舉事則首尾相應此特鎮鄆各情犄角皆發刺客入關計行則各竊其功競歸求賞其情如此故再擒盜而京師猶惑之

九月斬沂州叛將王弁東市北街

十二月庚申判度支皇甫鎛奏云十二月四日失火准勅推問得庫吏等狀所燒文案並是貞元已前者其近年文案見在曹司房並未納庫勅庫子趙興決杖處死餘節級科罰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閏月丁未權罷西宮臨朝集群臣於月華門外貶門下侍郎平章事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叅軍制曰朕顧眇身初膺大寶思有以



上諧天意下悅人心將澄理化之源必分邪正之路  
言念輔弼方俟忠賢其或挾姦容身歛怨歸國罪已  
暴於天下法宜行於事初不速去之曷明予志皇甫  
縛罷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  
朝倫而素乖分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剝下爲狗  
公旣鼓衆怒以矯迹爲孤立用塞人言泊塵台司益  
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  
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  
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廣稱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姦  
人罪在難赦合加竄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寬

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懷先是縛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時裴度有平齊蔡及招來鎮冀之功縛嫉之與姦人  
合力擠度於太原崔群有公望爲縉紳所重縛惡之  
因議加尊號奏云崔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憲宗怒  
竟黜群於湖南又與李道古叶爲姦謀薦引方士林  
泌等內將軍吐突承璀恩寵莫二縛復通書往來帝  
在東宮備聞其狀至是不俟聽政而逐之士君子相  
賀於朝六軍百姓相賀於市四方之怨叢始息壬子  
詔曰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李道古幸以宗枝  
早參名級出分專面入踐通班誠宜祗慎周行恪居



官次而乃利於苟進忘彼慎身持左道以事君將行險以僥倖因緣藥術薦達妄庸上惑先朝俯招物議跡其事狀合正刑章朕以臨御之初務在寬大特緩投荒之典俾從佐郡之名無謂優容而忽弘貸可守循州司馬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圖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更波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孽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嘗刑人臣所宜共棄宜並付京兆府夾痛杖一頓處死翰林醫官董弘景程準山人李元戢田佐元並流嶺表八月甲申御史臺奏推勘景陵土石工作專知官京

兆府戶曹叅軍常正牧減刻工匠價錢厨料充私用計贓八千七百餘貫又於陵所私造石罍等詔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景陵皇堂石作專知官奉先縣令于翬虛豎物價及破米麵共計贓錢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貫石數內八千餘貫石入已餘充賂遺并官典破用詔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

長慶二年三月景公寺僧勸以妖言惑衆下仗內鞠之多引中人無驗竟杖殺之其坐死者數人  
八月汴州平丁亥逆賊李介梟首及其男四人至京師分命攝太尉三人告社稷太廟太清宮詔曰汴州



逆賊李介竊據城池坐邀符節率其兇黨敢拒王師  
今旣梟首於闕下宜令所司准式其男道源道樞道  
倫道安等叛逆之子固不可原理須正刑宜集衆處  
斬以左右神策兵各三百人防押卽日行刑於京城  
之西市

四年八月勅薛渾李元本乖於簡慎陷在典嘗貸以  
微生斯爲屈法薛渾杖八十流崖州李元本杖六十  
流象州薛樞導誘薛渾等事情難恕理須懲戒以警  
無良杖四十流辰州渾士族元本故鳳翔節度使李  
惟簡之子皆白誓少年渾爲進士元本爲京兆府參

軍時屬襄陽公主數遊市井駙馬張克禮不能止之  
樞居近主第渾因之與元本俱得幸於主主尤厚於  
渾每出輒訪渾居謂渾母行婦姑之禮有吏誰何者  
皆重賄以免焉克禮一日不勝其忿遂詣闕陳訴帝  
怒立召主囚於官中命仗內鞠渾樞元本欲杖殺之  
宰臣以渾樞皆衣冠元本祖寶臣及父皆經重任救  
之以免

敬宗寶曆元年六月郢州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刺史  
馮定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祿粟糶貸收錢入己等  
事詔監察御史李顧行推鞠徹具上聞制曰爲定



使臣推問無入已贓私所告罰錢皆公用然長吏之  
體有涉無議刑賞或乖宴遊不節緣經恩赦難更科  
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

閏七月同州韓城縣百姓王文秀等於本縣左神策  
軍渚田內放牧馬群牧小將劉興喬擅鞭朴攝令李  
元珪遣縣吏率徒擒興喬送州刺史蕭俛方結其狀  
而軍司上聞命監察御史崔瓚就按得實勅劉興喬  
付本軍科決停職李元珪罷攝仍罰直四十自神策  
兵分鎮畿縣及近甸諸州若群牧探走之名其類不  
一千法亂政爲蠹頗甚及罪興喬而稱黨馬奴

九月丁丑衛尉卿劉遵古役人安再榮告前袁王府  
長史武昭謀害右僕射平章事李逢吉庚辰詔侍御  
史溫造刑部郎中李行脩大理正元從質克三司按  
武昭獄十一月甲子三司上言准勅推勘安再榮所  
告張少騰等三人擬潛害宰臣李逢吉事關連人並  
按問得實勅前袁王府長史武昭及茅彙役人張少  
騰宜付京兆府各決痛杖一頓處死前水部郎中李  
仍叔可道州司馬待服闋赴任河陽節度掌書記李  
仲言流象州左金吾衛兵曹叅軍茅彙流崖州太學  
博士李涉流康州大理卿劉人古役人安再榮山人



劉審等二人續議優獎昭本陳留人性險誕元和  
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及度督軍因得署軍  
職至郾城又遣昭使蔡冠懼之以兵而昭神色不變  
益奇之後至太原奏爲石州刺史無何昭除王府官  
以地散鬱悒日與李涉茅彙在長安中以義俠相許  
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此輩皆乘隙售已與  
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怨  
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阻昭果恨怨與劉  
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  
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逢吉召審本其狀因令  
茅彙致昭到所居與之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並息  
居數月少騰漏語於再榮再榮遂以狀密告因成其  
獄伸言於逢吉爲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  
程乃陰誑茅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  
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爲也初逢吉之遇  
茅彙甚厚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曰自求僕字足下  
曰利見文字往復畧無虛日其間參謀議之密受金  
帛之賜不宜示於衆者近十餘幅異哉逢吉與程俱  
在相位而日與關葺微類如此款密獄旣明具詞皆  
牽連天下之人無不指笑



二年四月戊午出左拾遺張權輿爲河中府虞鄉縣令生前侵毀裴度故也庚申京兆尹劉栖楚奏准御史臺勘光陵造作東渭橋虛豎物價及將前市網槿估給用併役工不還價直又率歛工匠錢物克官典等諸色破用都計贓二萬一千七十九貫石本典鄭位本判官前司錄叅軍今任水部員外郎鄭復橋道使前令尹今任戶部侍郎崔元略勅鄭位所犯罪固難容宜付京兆尹准條科決崔元略不能簡下有涉慢官宜罰一季俸料鄭復專判文案致令隱欺宜罰五箇月俸料

九月出右拾遺程昔範爲陝州安邑縣令以其附會李逢吉與張權輿妄論裴度也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自江王入討內難甲申詔殿前兵馬使王士遷李忠亮張士岌各杖一百流天德軍飛龍排馬官樊惟良關文穎各杖一百流靈州道士趙歸真流儋州僧惟真流羅州僧齊賢流雷州僧正簡流辨州待詔辛自政杖二百流永州飛龍小兒五人各杖一百流康羅等州高品杜金立許士首各杖一百流儋州品官邵士忠李務真關敬宗李叔各杖一百流瓊崖等州左右軍杖毬軍將于登王



曰榮等六人並於本軍杖殺之又勅道士紀處玄楊冲虛伎術人李元戢王信並配流嶺南供奉官孫從彥王從素並杖六十配陵前宣徽使馮志恩勒隨靈駕赴河內劉克明男行信孔目官陳簡梨園白身李進朝各決杖二十處死以盜玉帶銀器故也

是月又詔曰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關惟直及因克賊姦計遂與同謀人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瑞等汚瀆無赦梟首無論已處斬訖家並籍沒妖妄僧惟真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姦矯誣干禁並從流竄以靖京師其情非奸

謀迹涉誑誤者自今以後一切不問兇徒既殄案宇佇康載舉令嚴用弘廢續

太和元年三月初前鄉貢進士裴望孔門高懸百行齋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爾乃因緣險薄偷異棄幸營居中之密職擾亂朝權鼓移下之器設因緣邪隙及衆議波涉累月不寧司門驗繙累至三四考覆保任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群士俾從投齋之典用止嚮方之流可守漳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卽所在馳驛養遺望性險果而辯口語往往得游公卿間率以大言



憲指使時政既用此而得進士第益務干進劉栖楚時以不次居上列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瑣雜不息望出入栖楚家雖密戚無異陰語潛畫人無知者先帝遊宴之餘亦時以工畫綴詩留意每將召翰林學士礙於禮敬乃議列置東頭學士以備曲譙命探諸卑官才堪任學士者栖楚輩卽以望名字求宰臣奏署事未及行至是雖加貶逐議者皆以爲幸栖楚任京兆府尹附權怙寵旦夕俟大用因詣中書請屬吏詞氣強厲忤宰相韋處厚不堪其傲旣而面折棲楚遂陳牒請告歸第帝聞之立出栖楚爲桂管都防禦

### 觀察使

二年十二月壬子朔御史中丞溫造奏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初聞宮中遺火緣妖賊並禁在臺恐有奸謀遂追集人吏設備隄防然後奔走入朝到稍在後兩巡使崔宜姚合其日臺中忽聞有火遂追集所領赴朝堂到稍在後臣等職列紀律之夕庶寮動皆取則若不重罰難勵衆情自罰三十宜宜合請各罰二十直宰相等奏禁中失火火焰所及迫近正衙宰相已下皆在火所御史中丞合率僚屬先至闕下其日兩巡使直至申時火滅始到中丞隔宿追朝隨伺方至



物情不可議論喧然其所議罰幾比臺錯失脫已上  
聞又不待罪有乖敬愼恐須別議責罰奉勅事出非  
嘗臺有妖賊官曹備警亦謂慮周卽合待罪朝堂候  
處分量罰自許事涉乖議溫造姚合崔宜等各罰一  
月俸所請罰錢宜並放

三年三月勅三司准勘吏部踰濫官事其間要切節  
目皆如臺案李寶過狀稱楊虞卿奴受錢三百千勅  
是前年虞卿察知自送府縣奴已決責錢亦納官又  
稱送錢并買婢等事悉無証據但虞卿兩年專判曹  
務僞濫六十餘人連甲圖空近日無例遂令祿位制

胥徒雖能續自舉明終失從前鈐轄况勘官知僞久  
不公論隱關報銓每將私用公私且乖於較下事理  
固難於守官宜停見任餘准前勅處分

四年三月御史臺奏據京兆府狀稱於馮叔達邊小  
射武昭錢五十貫文准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錄  
目合得洗雪又前門下主事田伍犯罪亡命經恩不  
首縱寬本坐合准赦條宜配流韶州

五年五月御史中丞宇文鼎奏當司前後推覆僞造  
出身文書賣官并造僞印行用等囚張璠劉管楚胡  
伯忠犯罪並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赦前准



刑部大理寺詳斷悉處極刑惟所徵律赦前所罪不當者若處輕爲重宜改從輕處重爲輕宜依輕法者臣以前件囚等並抵極法悉經殊恩或自教文全生或因起請減等伏緣俱引霈澤累陳訴詞若非得中恐未服罪昨者一與一奪事關起請既生又死稍覺二三如臣所見伏請赦書以前所犯者特許減論赦書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庶使後無僥倖令絕披陳勅張璠胡伯忠劉嘗建等宜准元勅處分

六年五月丙辰朕左衛勳二府中郎將左衛副使田璠瀘州縣尉以葬妻輜車僭侈宰相因遇驚異之

貶時豪富奢僭下尤不制及舉是典人皆悅之

開成元年二月廊坊節度使蕭洪奏亡妻張氏後妻王氏請賜邑號勅方鎮班行散官大夫已上者自於有司陳狀請妻封邑本司磨勘然後上陳如妻已亡又無此例蕭洪贖於嘗典輒自奏章宜罰一月俸二年六月荆南觀察使韋嘗奏教坊樂人八人到本道求乞詔令錮身送入城委本司各杖四十

三年二月田午詔京兆府捕捉正月五日賊徒經月未獲官吏慢易須有科懲京兆尹崔洪宜罰一季俸兩縣捕賊官烏行矩韋文卿並停見任餘准正月二



十四日勅處分

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私置壇場度僧一百六十人并仰勒歸俗色役其刺史李欵罰一季俸料攝縣令前管城縣令秦叔良停攝官仍殿本官兩選

四年七月貶襄王傅徐元弼爲杭州刺史大理少卿李衢爲光王府長史懲賊罪也

十一月鄭滑節度使裴弘泰奏慶成節日放當州囚徒以資聖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節擅放累囚雖云竭誠且爲干禁恐開後例須示薄懲宜罰一季俸料武宗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勅曰古者陳甲兵以正

其刑伐鐘鼓以殷其罪爰用重典以清亂邦郭誼狐鼠之妖依丘穴以自固牛羊之力得水草以愈克久縱叛臣首負逆氣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罔懷革面及邢洛歸欵陳許進軍賣孽重以求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期於撫納要君以蓋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赦其劉公直王協安全慶李道摠李佐堯並處斬其家屬從別勅處分張容陳揚廷等皆克惡無行狡詐多端頃在京師人皆嫌惡自知險薄無所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僞草章表飾以持



詞旣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日月自朕君臨萬寓務含弘而怙亂益堅包藏未息誘受亡命招納逆徒志猶恃以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爲狂計助此凶人汚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人之所棄神得而誅劉稹弟曾九滿郎君即娣四孃堂兄漢卿周堂弟曾卿堯張谷并男涯涯男解愁陳揚廷並弟宣力男醜奴張溢並男歡郎三寶門客甄戈伎術人郭詮蔣謙逆賊李訓兄仲京王涯姪孫與韓約男茂章茂質王璠男涯並處斬夫爲善者天報以福爲禍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旣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患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宣宗會昌六年卽位五月詔誅道士劉玄靖及山人等十二人時帝以玄靖等自會昌中以左道出入禁中惑武宗以留年之術故也

大中五年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詔罰京兆尹傅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姜閱岳州司馬奉先令裴讓隋州司馬

九年三月吏部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爲御史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拔出爲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



顯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

十一年四月以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郢爲濮王  
傅分司東都以決殺府吏也

十月以入迴鶻冊禮使衛尉少卿王端章貶賀州司  
馬副使國子禮記博士李濤爲柳州司馬判官河南  
府士曹參軍李寂爲永州司戶參軍端章出塞爲黑  
車子阻路而迴也

懿宗咸通十年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一百三  
十人狀訴刺史崔雍稱賊龐助初劫烏江縣雍令步  
奏官二人探知雍猶不信二人並被枷紐贖差人探

見賊已去州十里賊尋逼州城崔雍與賊頭吳烏豹  
於鼓角樓上飲酒許與賊同又認軍事判官李譙爲  
親弟表狀驅使官張立爲男只乞二人并身其餘將  
士一任處置便處分押牙李嗣等各脫下衣甲防虞  
官健束手被斬首八百餘人行官石瓊脫衣甲稍遲  
便被崔雍遣賊出斬其崔雍所有料錢并家口累差  
人押送往采石今在潤州豈有將一千人兵士之命  
贖拔已之一身不唯孤其神明實亦生負聖主兼科  
配軍州官吏脩葺城池妄稱出料錢脩城者勅曰臣  
子之節無如盡忠士人之風宜當遠耻崔雍任居牧



守賊犯州城禦扞曾不發言從容乃與命酒况石環  
未脫衣甲志在當鋒不能獎其赤誠翻令擒送賊所  
原其深意與賊通和臣節全虧情狀可見將行朝典  
更要推窮其崔雍家口並在宣州宜令宣歙觀察使  
追崔雍收禁勘責速具事繇申奏尋勅曰當崔雍守  
郡之日是龐勛肆逆之初屬狂寇奔衝望風和好罪  
滔以邀賊將啓關而納兇徒城內不許持兵皆令解  
甲致使三軍百姓披血相視連頭受誅初聞奏陳深  
駭觀聽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愔孤壘獲全尋  
加殊獎既褒忠節難赦罪人玉石因分懲勸斯在將  
垂戒於四海尚何愛於一夫其崔雍宜差內養孟公  
度專往宣州賜自盡公度至雍死於陵陽館其男黨  
兒歸僧配流康州錮身遞送司勳郎中崔厚貶柳州  
司戶北部員外崔福韶州司戶長安縣令崔朗澧州  
司戶左拾遺崔庾連州司戶荆南觀察度支使崔序  
衡州司戶皆雍之親黨也

十三年五月以左羽林軍張直方貶康州司馬同正  
以部下爲盜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四

明罰第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詔曰朕既殄僞庭  
顯平國患好生之令含弘雖切於予懷懲惡之規決  
斷難違於衆請况趙巖趙鵠等自朕收城數日布惠  
四方尚匿迹以潛形罔悛心而革面須行赤族以謝



衆心其張漢傑昨於中都與王彥章同時俘獲此際未詳行止偶示哀矜今既上將陳詞群情激怒往日既彰於僭濫此時難漏於網羅宜寘國刑以塞群論除妻兒骨肉外其他踈屬僕使並從釋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屠害宗屬殺戮朝臣既寰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敬翔雖聞自盡未豁幽寃宜與李振並族於市踈屬僕使並從原宥朱珪素聞狡蠹唯務譖邪鬪惑人情枉害良善將清內外須切去除况衆狀指陳亦宜誅戮契丹撒刺阿撥既棄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懷來厚加恩渥看同骨肉錫以姓名兼分符竹之榮疊被頒宣之渥而乃輒孤重惠復背明庭罔顧欺違竄歸僞室既同梟鏡難貸刑章可並妻子同戮於市其朱氏近親趙鵠正身趙巖家屬仰嚴加擒捕其餘文武職員將較一切不問是日趙巖張希逸張漢傑張倫張漢融朱珪敬翔李振及契丹撒刺阿撥等并其妻孥皆斬於汴橋下並梁室臣佐也

二年正月丙午前新鄉鎮將李洪攻詣闕首罪斬於天津橋南洪攻先以城歸梁故也

六月蕃漢總管李嗣源遣使部送安義賊首領楊立



左重趙實韓貴等二十人到闕令兩軍號令磔於鎮國橋

十二月壬午勅周易博士冀軫貶磁州司戶禮記博士宋澶貶石州司戶春秋博士陳處中責授國子監丞誤保選人故也選人吳延皓取亡叔告身改舊名行事付河南府處死銓吏尹致職居行首但恣奸欺窮竒備驗於行藏積弊須去其元惡可處死鄭傳身為堂吏事昧公心勾當踰濫選人曲委寫造文狀保奸斯在情故可知可流決邢州承旨官王處環是臺司首吏職名不卑誠宜助憲府之準繩豈得叶選人之踰濫決流忻州裴溫玉皇甫源邵仁卽勾當選人有涉踰濫或出公驗都昧精詳各決杖退充本司最下令史三銓官崔沂等旣已貶謫効其有司冀軫與諸令史共爲囊橐故也

三年正月丁酉中書門下奏選人劉却麻溫田昭遠賈思義盧琢皆是家狀內收豎丁父母憂年月不同已勝示駁放劉却麻溫塗毀告身委本州重處色役田昭遠已下殿五選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辛丑勅鄧州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汴州都勳務使辛廷尉李繼宣等並



勒歸田里紹欽本姓温名韜紹冲本姓段名凝廷尉  
僞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依瓚勢曲法亂  
政汴人深惡之繼事汴將孟審澄之子審澄誅亡命  
歸莊宗劉皇后蓄之爲子時官掖之間穢聲流聞比  
之四克帝在藩即時惡其爲人故並誅黜之

二年二月丙午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  
史尋令中使誅於郡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弑莊宗  
也

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  
奉勅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  
從於德本貴全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  
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脩但貪榮祿  
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  
五刑是重十惡難寬雖遣投荒無如去世孟昇賜自  
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錄事參軍失其糾察各有殿罰  
襄邑縣民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奉  
勅處死

九月勅先監送諸州罪人温韜等流言亂政在憲典  
以難容稔惡幸災固人祗之共怒温韜生爲黔首起  
自綠林依憑中夏干戈劫盜本朝陵寢段凝豺狼類



性梟獍爲謀無辜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嘗懷逆節陶  
記曾司藩翰恣黷貨財自處竄流彌興怨望石如納  
比居賓佐合務贊禪當守殿門據發文字扇搖戎帥  
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疆買店宅其後  
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  
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而皆自抵刑章各居竄逐  
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朕意雖欲含弘於物論固難  
容赦尚全大體只罪一身並令本處賜死

十一月宗正卿李紵先補虛稱試御史權公裔攝陵  
臺令紵欵稱公裔請假與公裔狀不同大理少卿張  
之愿詳斷以報上不實者徒一年李紵前犯詐假是  
重今犯報上不實是輕準律雖寬酌情尤重請降特  
勅指揮奉勅李紵縱橫詐僞重疊欺君雖奪一任告  
身尚屈大朝憲法玷予宗籍時乃奸訛宜奪歷任告  
身仍配隴州徒一年

四年二月車駕自汴還京至汜水東都留司官太子  
少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暫違清廟終過周星初  
平作孽之守殷次戮不臣之庭琬今者敗契丹之兇  
黨破真定之逆城大振皇威咸繇睿筭臣等久違宸  
極俱戀聖恩恨不隨獸舞於汴郊拜顏龍於梁苑豈



可只於清洛坐俟廻鑾願於次舍之間得展會同之禮庶傾就望咸竭歡呼臣等今乞於偃師東排班迎駕稱賀後先赴雒陽東祇候奉勅契丹卽爲克黨真定不是逆城蓋闕審詳有茲差誤李琪罰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詳鎮州爲真定誤用之故及於罰

六月有內班石重千等六人控鶴官三人矯傳聖旨宣諭臣寮多受其遺賂是日發覺殺四人鞭五人背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以官當罪勅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欵大

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已來廉耻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嘗宣無外之風每輩從前之弊勤脩一德深念五刑寬則不威暴則無惠唯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庄田捷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只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曆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饒所告李商並招實罪宜奪歷任官重杖一頓處死元論人王饒四人並宜放仍令所



在長吏偏示衆多居高者不得貪以陵卑在下者不得驕而訕上體泣罪之意聽祝網之言各守公途共資王道

長興元年正月乙亥御史臺奏京兆府牒送到爭論莊田人詳牒內本府元未曾推勘便送赴臺伏准舊例諸道州府責勘尋嘗公事如曾經斷遣不了方具奏聞候勅下付臺始行追勘且無州縣直牒送臺請行推勘兼夾府尹判語指揮臺司勅旨爲官未可避事夾判不合申臺既有舉明須行責罰府司官吏已下等第書罰

九月庚午濟州僞造嘉禾七莖共兩穗本州長史皆罰直

十月吏部侍郎王權將作監王澄太僕少卿魏仁錡庫部郎中孔崇弼司門郎中李殷夢河南縣令郭正封等六人妻叙封郡君縣君者勅旨叙封之例勅格甚明况在所司備經其事旣成差誤蓋是因循顯有糾彈實爲允當欺卽難恕錯卽可矜然欲示戒懲須行責罰本行令史馬仁珪決儻杖七十勒停本部判郎中裴坦罰兩月俸王權等六人妻進封叙封郡縣邑號官誥宜令所司追納毀廢初郊天後赦書節文



云朝臣並與追封贈及叙封制不在此限其年七月十二日中書以前赦書節文不該據品秩依格例施行又奏覆在朝臣寮限兩月內一齊開奏並據品秩依格例施行河南縣令郭正封制前任考功員外郎朝議郎階俱是六品後遷河南縣令加朝請大夫正五品其妻乃叙封縣君內彈侍御史呂琦舉劾乃招僞濫有涉情故

二年三月禮部令史吳知己楷改太廟齋郎李誼勅甲及堂判姓名爲張昭因僞出給優牒與張昭齋郎呂圖陳告其僞捕訊於御史臺張昭呂圖李誼是諫議大夫張延雍將作少監呂道昭宗正卿李玩之子也以蔭當補獄成吳知己款伏緣張延雍習爲當省郎官令知己專主張其子齋郎文書緣奏覆未成延雍累遣人催促及召至面前苛克以此怕懼遂措改李誼勅書張昭姓名兼蒙昧本司官人出給優牒僞使符印有實詔付大理寺定罪少卿路阮詳斷准格詐爲制勅僞行符印罪當絞其令史吳知己准格重杖一頓處死本司官祠部郎中王承弁初不精詳致彼罔冒准詐僞律合杖九十如已去官則減等今王承弁已別除官據格放罪門下令史陳延祐雖不與



吳知已同情有涉屬託准律杖一百放堂後官何康  
初言屬託不至暇疵准律杖罪呂道昭李玩呂國事  
雖關連別無深罪准格並合釋放諫議大夫張延雍  
補蔭自有格文催促失於事體言苛尅之語雖是見  
人據引驗之詞益亦虛指伏候勅處分勅旨曰張延  
雍中官舊居省署蔭子合補齋郎為優牒稽遲於本  
司催促苛克縱實已該肆赦之恩引驗無聞自掇兩  
詞之詰致淹折獄宜示罰金宜罰一季俸餘依法寺  
詳斷

四月以樞密院承旨李虔徽為忠武軍行軍司馬虔

徽邢州人始為郡史而安重誨信愛之至是驟昇厥  
職行已之道非其正也重誨出鎮故有是命

五月丙子國子勒停官張崇遠受賂補人法寺定罪  
為無祿者減死一等又引四月二十六日恩赦俾從  
釋放帝問張崇遠本官久無錢料今有春冬逐月糧  
者勅旨設祿任能立法懲惡苟有違犯須舉憲刑崇  
遠流外授官監中守職雖官不請於俸祿而職見請  
於依糧贓罪既彰死刑難貸宜決重杖一頓處死  
閏五月誅河中節度新除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詔  
曰朕猥以眇躬續承丕構欲華夷之共泰於刑賞以



無私其有位極人臣寵踰涯分擅威權而積惡詢物  
議以難容苟緩刑章是滋凶慝安重誨始從幼稚獲  
備指揮旣倚注以漸深亦旌酬而益甚自朕紹興王  
業委掌樞機官列三公望崇四輔謂勤劬之可恃每  
率暴以居懷且孟知祥董璋自守潘維素堅臣節輒  
從間諜令負憂疑擢任姻親徃分符竹潛設猜防之  
計擅興割據之言兩川飲恨以俱深一旦飛章而頓  
絕又錢鏐位冠王公嘗輸愛戴朕方禮優元老恩遇  
遠人而重誨採掇瑕疵遽行止絕且去年郊天禮畢  
率土乂康重誨旣綰國權復希兵柄輒出渡淮之語  
貴邀統衆之名事雖不行謀實可懼其後終興戈甲  
遽討巴邛將士疲勞梯船阻絕又遣專臨寨所俾料  
軍儲恣威虐以復多致民兵之共怨朕尚存大體特  
示優恩爰自禁庭委之潘翰方繫共理旋乃貢章豈  
謂別有動搖潛懷怨望長子崇緒親居內職次子崇  
贊顯列朝行遣彼元隨偷歸本道據茲悖逆須究端  
繇勞千里以興師致四方之駭聽果明罪釁難追誅  
夷其安重誨宜削奪自身官爵仍并男崇贊崇緒及  
重誨妻向張等四人宜並賜死

七月澤州沁水縣令李昭主簿樂鈞兩相繼歐及遣



至本州不肯交割牌印大理刑部詳斷其罪准律罪當徒及罰銅緣並該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恩宥勅旨同官相歐據法當徒大理寺以所犯罪名合該恩勅雖備陳格律而合議矜寬但李炤樂鈞等處令佐之資縱屠沽之行既罵且鬪自書經宵加以抗拒使符執留縣印全乖事體大紊紀綱至於偶在勅前合從赦限豈可遣茲克輩親我疲民免刑已是優弘復職實非允當其李炤樂鈞並勒停見任餘依所奏

三年正月北京大將等辭歸本道賜物有差時有鐵林都長行一人退及南廊有言聞於殿上乃有宣問其稱爲量減下秋衣錢一千文別添逐月料錢五百文而不知所減少而益多帝責其退有後言答歸田里

四月御史臺奏禮部貢院散從官呼延昭送到應學究科人李咸雍稱於省門前高聲稱屈勅曰李咸雍旣是書生合知禮範凡關事理祇可披論尚書省前豈是喧呼之所主司在內何與詬罵之言雖妄指陳實爲克惡苟無懲誠難例輩流宜令御史臺監送本貫重處色役

十二月勅曰國計之重軍食爲先比防主守之隱欺



遂致監臨之幹轄丁延徽選從禁職委以倉儲蓋藉忠勤特添俸給所宜廉慎以副指揮而敢與專知官田繼勳杜延德副知趙德遵楊仁祚等相徇私情擅出官物脚夫論告賊狀分明及遣推窮卽稱貸借按正律則罪加於凡盜准後勅則名犯於極刑况兩司簡詳再經議讞定法旣當於不濫懲奸斷在於必行又據宰臣所問五條康澄繼陳兩表雖爲滯獄且貴盡心但丁延徽所出軍須已離當處本無文紀豈是公官宜同入已而論難追戒身之罪宜依兩司詳議斷遣處分其丁延徽田繼勳賊滿二十疋並決重杖

一頃處死杜延德已下各依本罪決杖配流賞元告人絹二十疋丁延徽爲供奉官監倉與倉官田繼勳杜延德共盜倉粟三百五十石脚夫論告左軍巡禁詰稱官米爛折借粟變米頃官數及勘變米粟不曾至碾乃是糴貸錢亦破使訖刑部引統類監臨官典犯一疋已上入已者不在赦限同入已之賊今約丁延徽粟價計贓絹六十五疋二丈合犯絞二人專知官田繼勳等計贓絹三十七疋二丈爲首合犯絞副知趙德遵合流二千里其次決流有差刑部據法律定罪而大理少卿澄上表論以爲借粟有還竟合減



等

四年四月大理寺奏滑州人程洪與鄰人不協自焚其屋延及隣人屋燒家財蕩盡伏緣三經赦恩例合杖罪令償所燒家財勅旨程洪宜配流德州嘗知所  
在餘依奏

五月獲嘉縣令盧嵩以戶民關延韜不伏責問喧悖令從人曳撲良久致死大理寺斷旣開威力之條合處殺人之罪但以情非巨蠹事准格文爰該免死之科式表好生之德盧嵩准格配流天德曳撲人王光祚配流登州勅旨盧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恕法以行刑遂尋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訟而何及法不可墜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繇以緣公事罪雖甚重理稍可疑峻行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永從遠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徃者之魂兼可戒爲官之屬嵩宜配蔚州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於歸之限其出身歷任告勅付所司焚毀餘依省寺詳斷

七月戶部奏諸州所貢物舊例每年冬至後到京准備正仗於殿前陳列據房州嘗貢物至今年三月方至京有違嘗式勅旨方州所尚土貢爲先苟有稽遲



誠爲怠劣須加懲罰俾効恭勤其錄事叅軍孔霸文  
宜罰一李俸刺史尹暉緣元勅不該宜放本典以下  
宜令本道觀察使量罪科責訖以聞

末帝自鳳翔問君側之罪至乾壕南院宣徽使孟漢  
瓊以帝河中失守在清化第時明宗王淑妃嘗令傳  
教往來錫賜謂於已厚見帝大哭欲有所陳帝曰事  
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卽命斬之路隅漢瓊者  
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在真定時入侍性通黠能  
交構朋黨初見秦王權重乃挾妃子勢援傾心事之  
及朱弘招馮贇謀去秦王又與之締結長興之季氣  
焰燻灼開府驃騎之資期月遍歷西軍旣叛人主拱  
手待斃鄂王恁召漢瓊欲先令人鄴漢瓊匿不奉召  
知帝及陝乃單馬趨陝至澠池西斬於路左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言以改元分命朝臣奏告  
其應州四廟差左監門衛將軍孔知鄴稱疾改差右  
驍衛將軍華光遠稱墜馬傷足詔曰改元重事告廟  
嘗規凡在班行宜思策勵孔知鄴等方當任使皆合  
恪恭豈可居嘗則各曷寵光臨事則自圖便穩苟無  
懲誠何肅紀綱孔知鄴華光遠並停見任其告廟官  
差右武衛將軍高允崇



三年二月監察使奏薦饗太廟其月十九日尚書省  
受誓戒故事諸行事官質明至省候太尉其日行事  
官與攝太尉宰臣並先到其攝司空吏部侍郎龍敏  
後至雖及受誓戒其候太尉違禮詔罰一季俸料  
十月詔金州斬屯成都監陳知隱先是蜀人侵軼禦  
侮不嚴突至城下水寨失守故也

十二月司天冬官正朱懋訟本監胡杲通言前監徐  
鴻亡在殯鴻男皓方行服杲通署爲監丞下御史臺  
鞫問杲通言自授官後有監丞高巒言歷筭事徐浩  
工於推步其祖保謙藝優所以權署攝不知徐鴻死  
方在殯其署徐浩緣曆筭事大詔曰徐浩伎術勘造  
且宜落下別後處分高巒備知徐浩居喪不合薦舉  
宜停見任杲通已下並什放

晉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御史臺奏六宅使王繼  
弘前洛州團練使高信於崇禮門內相詬已伏款罪  
勅曰高信曾剖郡符繼弘方叅禁職凡於語默合曉  
規儀豈得輒於內庭恣行私忿肆喧嘩而頗甚侮憲  
法以若無旣駭物情尤傷事體苟無懲沮何戒踰違  
尚示含容止從譴逐高信宜送復州收管王繼弘勒  
停送義州衙門前仍嘗知所在



四年十月勅李道牧前爲陸渾縣主簿狼直求官強詞抗勅厚誣宰輔累犯乘輿措言孰顧於斥尊構意只謀其撓政將懲狡蠹須舉典刑宜令決杖配流永不齒錄

少帝開運二年春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部下指揮使張迥等五人時光遠叛命帝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甲申勅考城縣巡簡供奉官馬彥勅處死以在巡簡所停匿赦書殺獄囚故也

二年八月勅前明經劉繼倫決杖仍追奪出身文書先是繼倫醉酒於臨街民家踞床而坐權知開封府袁義前驅駒道叱之不起又加慢罵所司詰之以聞遂有是責

三年正月責教坊樂人張錦繡等四人各杖脊十七除籍控鶴官將虞候賈超等二人各決杖二十配流商州坑冶務收管時安州節度使王令溫受代入朝樂人與控鶴官詣令溫求丐太祖知之故有是責

二月勅鳳翔少尹桑能責授鄧州長史能故開封尹維翰之庶弟也維翰父珙有愛姬生子歲餘珙卒姬求出遂攜兒而去兒卽能也其後莫知所之及維翰



貴前遣人求訪音問微知在青州會戶部侍郎王松  
權知青州時維翰鎮兗州以誠託松松至郡訪能果  
得之於博興縣民家能母適玄氏能卽爲玄氏子松  
卽送能至維翰所維翰表其事有頃晉祖授能協律  
郎維翰鎮京兆以能爲衙內都指揮使維翰再入中  
書改太嘗丞累遷司封員外郎能幼稚流落長於他  
族不識文字性格鄙俗及維翰薨諸子幼弱能以維  
翰舊第得錢千緡典帖與人其它本辛氏之業也辛  
氏定年限帖典與維翰及年限滿能出爲鳳翔少尹  
辛氏乃詣維翰子坦贖之坦辭以候取能旨辛氏訴  
於官樞密使王峻素知其事深所不平卽追能證問  
能具伏其罪故貶逐之

又相之湯陰民焦遠詣闕門伐鼓訟鎮將李柔豪奪  
二女詔開封府鞠劾勅李柔配役作坊

世宗顯德元年九月辛丑斬供奉官副都知竹春璘  
於寧陵縣以其先奉命在彼巡簡有群盜掠其客船  
而不能登時擒殺故也十月杖死供奉官郝光庭於  
府門以其在葉縣巡簡日挾私斷殺平人故也

四年三月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仍  
配沙門島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倫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兼鎮陳州倫罷職於許而居於陳軍州政事多所干預及自於衙署開壚以鬻酒措歛之暴公私患之爲項城民武郁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倫詐報汀云准詔赴闕汀卽奏之帝愈怒遽令追劾盡得事實令坤數於帝前泣請父命故罪止於追削配流而已

五年十二月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以其擅殺降卒廖約等四人故也

六年二月杖落第舉人趙贊朱夢叶竇浚等於省門外仍配邊郡先是禮部貢院上言贊等酗酒厲聲詆其考試官下御史府訊之伏罪故杖之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五

督吏

夫官者治亂之攸繫吏者師表之斯屬自堯舜垂拱  
夏商用乂逮夫周室有以寧之盛斯皆官得其人民  
安其業上下熙洽同底于道者也及叔世多偽淳風  
不競群吏之政或愆或忘罕能脩舉幾於曠廢或以



戒裂為簡或以苛刻為公官邪而姦生禁密而俗弊  
淪胥以敗罔克攸濟於是乎申嚴號令誕布條教周  
旋敷諭丁寧款密乃至形於殿最以儆其違峻其舉  
察以懲其枉乃至丞弼之重左右之臣誥之以告猷  
訓之以裕蠱逮乎寇竊姦宄董其逐捕農桑稼穡悉  
其勸課斯亦敏政之大端責實之舊典也

漢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  
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  
安在或詐偽為吏詐自稱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  
牟萬民牟食苗根蟲也縣令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甚無謂也

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與盜無異也其令二千石各脩

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不明也讀與耗同

音莫報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

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滋亦益也南陽有

梅兔百政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中讀日仲齊有徐勃燕

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

城邑取庫兵釋死罪釋解也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

為檄告縣趨具食趨讀日促小群以百數掠鹵郡里者不

可稱數於是帝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出焉



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郡都尉及

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以軍與之

法而討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

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得其渠率渠大散也

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為群無可柰何於是作

沈命法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群盜起不發而弗捕滿

品者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坐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

亦使不言府郡也故盜賊寔多寔漸也上下相為匿以避

文法焉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

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

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

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

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

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縣

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

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

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

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舊章

也故絕之又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自省以益官



者或奉使求不受俸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爲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詔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遣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群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惡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

順時令理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春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

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炤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行能必繇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列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賢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民被姦邪之傷繇法不行故也

八年九月詔曰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與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之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折律節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旣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



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四年伯路復與渤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

元初三年春三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遠督州郡兵討之

連音角切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夫瑞不虛生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究心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姓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勸政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嘗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



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揔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太康九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繇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

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王室多故姦雄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簡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恣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後魏明帝神瑞二年三月詔曰刺史守宰率多連慢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懸遠者請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

文成大安四年五月詔曰朕卽祚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悉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



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已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緩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嘗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卽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叙然牧司寬墮不祗憲旨舉非其人愆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局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孝文太和二年十一月詔曰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告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時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焉



六年十二月詔曰朕以寡薄政決平和不能仰緝繡象蠲茲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竿一以正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九年帝嘗引見王公卿士資留京之官司州牧咸陽王禧等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有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忤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帝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又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摠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察郡縣稽逋旬月之間纔一覽決淹獄又詔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困弊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



今日親庶事嚴勒守宰不得因循寬怠虧政六月考諸州刺史加以黜陟

孝明孝昌初梁武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齊軍力催令赴接賊退而還後廢帝中興二年正月詔曰自中興草昧典制權輿郡縣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風化未均眷彼周餘專爲漁獵朕所以夙興夜寐有惕於懷有司明加糾罰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爲諫議比來何爲不諫遂良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讜從善如流者國嘗獲安化洽殷稱厥後絕忠臣之路惡諫諍之言沉迷嗜欲賊害良善者何嘗不國敗身亡以爲後誠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顏色獎誘愚臣使罄蒙瞽臣實慙駑下不稱萬一尸祿素餐誠負陛下

高宗乾封元年十一月帝引朝集使相州刺史許圜師等謂曰與朕共理在於牧守必在賢明方膺此選去歲東封觀諸州刺史大有老弱者比令改移猶未能盡此朕所以憂也又封禪舉人比望有經綸之才



遺逸藪澤者乃聞多是不第進士豈實無人物可言  
爲復卿等不能用心蔽賢濫舉殊不稱求賢之意何  
也圉師等引咎而退

中宗景龍元年十月令內外諸司長官具僚佐功過  
逆相勗勵勉脩其職

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謂御史等曰卿處憲司職當  
彈糾如聞百寮非嘗弛慢卽宜訪察聞奏如其寬縱  
國有嘗典

開元二年六月詔曰尚書禮閣國之政本卽官之選  
實藉良才如聞諸司郎中負外郎怠於理煩業唯養  
望凡厥案牘每多停擁容縱典吏仍有貨賂欲使四  
方何以取則事資先令義貫能改宜令當司官長懇  
勲示諭并委左右承勾當其有與奪不當及稽滯稍  
多者各以狀聞

五年四月帝以尚書省天下政本乃令有司各司職  
事吏部員外郎褚瑒等十人案牘稽遲詔曰朕居萬  
人之上以百姓爲心嘗恐有冗不申有理見滯憂勤  
庶績宵旰興懷且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皆是  
妙選須稱其職焉可尸祿悠悠曾無斷決昨者試令  
詢問遂有如此稽逋動卽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



程限素編令式令便准法科責乃是尋嘗但為積習  
寬疎欲得申明告諭自今已後各宜懲革若有犯者  
別當處分

十年三月詔曰國之設法本以閑邪敬無所施雖立  
安用朕以寡昧纘承丕業夙夜怵惕恐不克勝馭朽  
徒知其所危涉川罔知其所濟是用寤寐永歎嘗思  
罪已冕旒不欲見其減否黻纘不欲聞其是非隱忍  
含容十載于茲矣不能使令行禁止訟息刑清家習  
禮讓之教人無廉耻之節此朕之不德也河南府雒  
陽縣主簿王鈞貪殘其性暴虐其心輕侮我章程也

剝我黎獻處事不遵乎法理黷貨不知其紀極此而  
可恕孰不可容且輦轂之下事猶如此想於遠處人  
何以堪然而當發生之時屬陽和之月朕情存惡殺  
不加殊死且從杖罪以肅朝端可與朝堂集衆決殺  
自今已後內外官有犯賄至鮮免以上縱使逢恩獲  
免並宜勿齒終身御史憲司職當推劾不存糾舉多  
有頽情綱紀不施誰任其咎又府縣察案上下相承  
犯法公然無問按詰若或知而故縱卽是職務不舉  
各自思審何以當官自今已後所進擬御史皆須歷  
職清白衆所推者不得虛相引進僥倖所榮凡厥朝



臣宜悉朕意

十一年六月帝謂宰臣曰尚書省諸曹事多因循頗虧格式偽濫之輩緣此得行可令左右丞申明勾當勿使更然

十二年二月詔曰如聞在外官人罕遵法式孤弱被抑冤不獲申有理之家翻遭逼迫侵刻之吏務欲加誣州縣有好長官同寮豈敢違法御史執憲綱紀是司多惜人情未聞正色內外同此何致至公宜令刺史縣令嚴加捉搦御史按其有犯彈奏

代宗大曆六年四月勅曰弛張刑政興化阜俗使吏無貪汙之跡下無愁恨之轂不惟良二千石亦在郡王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條察善惡惠養困窮方伯得以考求殿最故漢置刺史臨課郡國周制官刑糾繩邦理其義明矣朕思舉舊典以清時俗頻詔長吏精擇此官如聞近日猶有姦濫或未習政事素無令問因依請託尸曠祿位邪枉附法懦弱廢官人弊於下怨歸於上間并減耗賄賂日聞豈所謂建明職守共副憂勤者也又別駕秩位頗崇若郡守廢闕掌同其任舊例補署或匪其才既不稱職則多傷害自今後別駕縣令錄事參軍有犯賊私並暗弱老



耄疾患不稱所職戶口流散者並委觀察節度等使與本州刺史計會訪察聞奏與替其犯賊私者便禁身推問具狀聞奏其疾患者准式解所職老耄暗弱及無賊私才不稱職者量資考改與員外官餘官准前後勅處分其刺史不能覺察觀察節度使具刺史名品聞奏如觀察節度管內不能勾當即官御史出入訪察聞奏

德宗貞元六年二月制曰朕嗣守丕圖于茲七稔每念萬方所奉惟在一人百姓未康豈安終食故所以賑贍優貸思致乂安方鎮牧守誠宜遵奉如有違越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訪察以聞於是宰臣等表賀焉

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詔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如聞州司嘗務巨細所裁官吏移攝將士解補占留支用刑獄等動須稟奉不得自專雖有政能無所施設選置長吏將何責成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嚴加察訪廉使奏聽進上本判官不能規正及刺史不守朝章並量加貶降若所管州郡控接蕃夷軍戎之間事資節制即不在此限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曰應天下州縣或土風各異或物產不同或制置乖宜或章條舛謬或云施之歲久或緣礙于勅文有利於人而可舉行者有害於物而可革去者並委所任縣令錄事參軍備論列於刺史具以上聞委中書門下據事件下觀察使詳言列奏當與改更各從便安自當蘇息如或在官因循不舉後來者無以申明利害較然違慢可見當重加懲罰仍更不得授縣令錄事參軍刺史委中書門下具名奏聞別議殿責又曰每思前賢設官分職豈徒然哉今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閒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也自今後州縣公事上佐丞簿得失須共參詳如有敗闕或不遵法理及百姓流亡不先舉明並須連坐真得人展其才官無冗食又曰刑獄之內吏得使情推斷不平因成冤濫無問有賊無賊並不在原免之限

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使職當廉問位在藩隅受人主之寵榮同國家之休戚不可自事富貴惟貪優游羅穀色以自娛顧凋殘而不問縱逃竄責必受陰誅自今請責其成効專彼事權使得展意盡心恢張皇化敬事以守法度節用以減征徭有利



於國者必行不以近名爲利有害於人者必去不以循例爲辭絕連夜之酬歌務盡忠之謹論嘗准此道方免曠官其巡屬州縣須知善惡具以上聞隱而不言罪歸廉帥應有論薦須是直書強能立事者上陳不得蔽善懦弱失職者奏免非可徇情如此則遠近相臨上下相制共爲致理同歸至公勅曰卿等所言甚爲切務可速行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二月吏部侍郎盧文紀上疏請責內外百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激其能從之

明宗長興二年閏五月勅曰要道纔行則千岐共貫宏綱一舉則萬日皆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度程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群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至隳紊宜准舊制令百司各於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抄寫不得漏落纖毫集成卷軸兼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解署者其文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廢每在執行使庶寮則守法奉公宰臣



提綱振領必當彞倫攸叙所謂至道不繁何必暮年  
告諭催促限兩月內抄錄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  
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  
當更參酌奏酌覆施行

閔帝應順元年閏正月詔吏部三銓南北曹禮部貢  
院注擬考試依格疾速發遣勿令虛有滯留

宋臨一覽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六

誠勵第一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又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  
攸司周禮天官小宰之職正月令於百官府曰各脩  
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國有大  
刑斯所以允釐百工慎乃在位勉脩厥職無從匪彞

册府元龜 帝王部



也故詩曰凡百君子各恭爾身傳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斯乃王者欲物得其所人不踰閑去末歸本有耻且格故誕告多方申明約束使其感激自勵遠罪遷善無遠弗届同底于道所以立大中之訓成一定之令也

帝舜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九職四岳十二牧凡二

十二人特勅命之

欽哉惟時亮天工

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

其明者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績法明眾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

不令相從善惡明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鄰近也言

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言大體若身

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予欲宣力四方汝

為布立力治之功

予欲觀古人之象

欲觀示法象之服制

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

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

作

會宗彝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畫蟲為飾

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

五采備曰繡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天子服日與而下諸侯自

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

制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息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



審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輔正我無面從我

言我不可弼

殷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曰凡我造邦無從

匪彝無卽悖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當悞慢也無從非嘗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

典以承天休守其嘗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以所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周成王封康叔為衛侯作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民施大教命於

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此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

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女曰祀茲酒大正其所告慎象國象士於少正官御事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

不嘗飲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告命使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

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

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言酒本為祭祀亦惟亂行

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嘗飲酒越庶國欽惟

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惟曰我民迪

小子惟土物愛厥心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

善心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

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念德則子孫惟傳一

帝王部



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

走事其父兄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

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厥父母慶自洗腆致

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其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嘗聽我教勿違犯爾大

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則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

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

中德我大惟教女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

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

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

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

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

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嘗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

命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

王廸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嘗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

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御事厥棐有躬不敢自暇自逸

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也不敢自寬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况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於在外國侯服男服衛服甸服邦國越在內服百寮

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祖之德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越

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於田里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

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惟助

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

道必正身敬法其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

身正不令而行王

紂也酣樂其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

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誕惟厥縱淫佚于匪彝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佚于非

無不盡然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

痛傷其心疾狼不克畏死

疾狼不克畏死紂疾狼其心不能

無懼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弗惟德

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問其德使祀

平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群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

喪亡於殷無愛於殷以紂奢逸故天

辜言凡為天下所亡天非王曰封予

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古人有言曰人無於

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今

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

可不大視此為我予惟曰汝劫恣殷獻臣劫固也我

撫安天下於是

予惟曰汝劫恣殷獻臣

劫固也我



於在外國侯服男服衛服甸服邦國越在內服百寮

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祖之德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越

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於田里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

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惟助

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

道必正身敬法其王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王

身正不令而行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言紂暴

紂也酣樂其身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言紂暴誕惟厥縱淫佚于匪彝

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之言紂暴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言紂大厚於

盡然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

疾狼不克畏死紂疾狼其心不能辜在

人殷國滅無懼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弗惟德

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

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于殷惟逸紂衆群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

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為天下所亡天非王曰封子

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古人有言曰人無於

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今

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

可不大視此為我予惟曰汝劫茲殷獻臣劫固也我

撫安天下於是



汝當固殷慎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衛矧太史友侯甸男

當慎接之况太史內史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

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矧惟若疇圻

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敬慎况所

徒乎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也宏父司空

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厥或誥曰羣飲

汝勿佚其有告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盡執拘以歸

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于京又惟殷之

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

日久乃沈酒於姑惟教之用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

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息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

見殺之罪王曰封汝典聽朕恣汝當嘗聽念我勿辨乃司

民酒于酒辨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又作梓材告康

為政之道亦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

如梓人治材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嘗越日

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嘗於是日司徒司馬司空

尹旅日子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

如此則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為君之道

善矣

帝王部



汝往治民必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女往之國又

當群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肆亦見厥君事戕

敗人宥聽頌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王啟監厥亂為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曰無胥戕無

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繇以容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

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王其效邦君越御

其教用夫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

之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言為

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若作室

列修治為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若

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為政之術如梓人治

成以言其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今王惟曰先既勤

用明德懷為夾言文武已後用明德懷庶邦享作兄

弟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

之明德奉用先王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能用嘗法則和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皇天已付中國

遠拓其界擴則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已若

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知此所以

帝王部



至於萬年 承奉王室 子子孫孫永保民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君國以安民

又成王既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 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款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

歸之 其信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

凡制事必以古義議 其爾嘗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

厥官 其汝為官當以舊典章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蓄疑敗謀怠忽

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忽忽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 其猶正墻面而立臨政事必煩

果斷乃罔後艱 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繇志業廣繇艱惟能果斷行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貴不與驕期而後期而後自來驕侈

恭儉惟德無載爾僞 言當恭儉無行已所以速亡

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

入畏 言雖居貴寵當思畏懼無所不在 推賢讓能庶

官乃和不和政靡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 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所舉能備其官惟以汝之功舉非其人惟亦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數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

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

帝王部



邦惟無斁

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斁我周德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彊母攘弱衆母暴寡老者以壽

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詐偽爲吏

詐自稱吏

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牟食苗根蟲也

縣令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甚無謂也

姦法因法作姦

也與盜謂盜也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

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耗不明也讀與眊同旨莫報切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

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

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恃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同增

亂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

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

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

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

哉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

孛于東方始正而虧

言始卽帝之正而有彗星之虧也

咎孰大焉書

云惟先假王正厥事

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過災變則正其行事脩德以應之

羣公孜孜帥先百僚輔朕不逮崇寬天長和睦凡事



恕已毋行苛刻恕者仁也仁者之心心度於物

後漢光武時馮勤為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

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

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

又為陵轢同列帝御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

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

身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訾同忠臣孝子覽炤前世以為

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賞爵光乎當世功名

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中元二年詔曰今選舉不實邪妄未去權門請託殘

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

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

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

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

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

焉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

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

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惡人事罪非殊



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  
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敷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  
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  
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  
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  
宜明糾非法宜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  
區區管窺豈能炤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  
事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師蝗詔百僚師尹勉脩厥職  
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  
災與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  
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  
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於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  
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  
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  
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考法析律節文增辭貨  
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



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爲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惠養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絲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任情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鷲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勅已脩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



永平故事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天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魏太祖征孫權使臨苗侯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又代郡烏丸反以鄴陵侯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章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護軍將軍夏侯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軍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長吏觀風俗協律禮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政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



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長弟於族  
黨悖禮棄嘗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  
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  
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  
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  
行貪穢誥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竝謹察  
之揚清激濁舉善殫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  
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  
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  
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衛  
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咨之於師也

太康元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繇政平訟理也二千石  
長吏還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  
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  
令內外羣官舉清能收寒素

荀勗爲尚書令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  
關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卽時遣出武帝嘗謂曰  
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  
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元帝太興元年三月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  
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淨而人自正其  
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  
無怨訟久而自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身行穢濁  
脩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瞻前烈同心  
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  
禮贄一切斷之

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  
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  
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彊存恤孤獨  
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簡察不得  
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怵積  
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  
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簡文咸安二年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  
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  
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  
耀晨輝於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羣賢  
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  
殊貫官無批政士無謗譎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



疆寇未殄勞逸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  
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遯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  
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  
孰與自足山川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  
大耶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  
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  
餐之刺而吾獲虚心之求焉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太史局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  
占多云改政易故數華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  
災應變已而慮羣下疑惑心謗腹非乃下詔戒勵天  
下丙申復詔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  
治而事序故邪謀閉而不起姦慝絕而不作周姬之  
末下凌上替以號自定以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  
事陽德不暢議發家陪故釁繇此起兵由此作秦漢  
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智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  
其人於是忠義之道寢廉耻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  
譽之議興莫不繇乎貴尚名位而禍及之矣古置三  
公職任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  
祿也而今世俗僉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  
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所貴者



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爲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効智華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於覆餗蔀家矣故量已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爲宜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爲用用而不禁爲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繇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

太武神麤三年五月詔曰夫士之爲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於時揚名後世矣近遣尚書封畿剪除亡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追贈爵號或有蹈鋒履難以自效者以功次進位或有違叛軍法私離幢較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國之嘗典不可暫廢自今以後不善者可以自效矣其宣勅內外咸使聞之

太延元年詔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脩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爲治越職侵局綱紀紛亂上無定令民知何法自今



以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  
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復敢有報者  
誅及宗族隣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  
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衷  
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覆簡能  
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  
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  
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  
乎

源賀爲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  
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太武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  
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  
襲嘗山王素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遇一猛  
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  
功立事勿如此也

文成太安四年五月壬戌詔曰朕卽祚至今屢下寬  
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  
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義求欲無厭斷絕官物  
以入於已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  
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



咸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通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  
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嘗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  
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卽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  
親民宜置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  
以待後人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敘然牧司寬墮不  
祇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  
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  
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皇興中蠕蠕犯塞仇池氏羗又反叛秦益二州刺史  
呂羅漢大破之詔羅漢曰卿以勲勞獲敘才能致用  
內總禁旅外臨名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  
竭誠何以垂名竹帛仇池地接邊境兵革屢興旣勞  
士卒然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  
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克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卿可  
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  
俗以施恩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  
明相宣告稱朕意焉

孝文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旣闢人生其間故上天  
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意



自皇王已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  
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餐之  
野無考槃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  
國彥輔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意如乖忠正  
國有嘗刑賢者雖踈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又謂尚  
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  
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  
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  
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  
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  
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  
山雖不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咸陽王  
禧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  
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  
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  
旨退則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  
之謂乎

後皇太子恂冠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  
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  
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然母見必拜兄見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  
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宜道  
遷雖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孝文皆爲定及恂入  
辭孝文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長壤朕旣居  
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  
汝母墓以寫爲子之情山陵在北海汝至彼太師事  
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高安可一就問許  
在途當溫讀經籍如每日親見吾也

南安王楨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詔徵講武孝文引見  
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廷令聞彰於邦國  
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  
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  
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饑餒之民翁旣國  
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患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侍  
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  
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只  
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

趙郡王幹都督關右諸軍事孝文旣篤愛諸弟以幹  
總戎別道誠之日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嘗侍  
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又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



事孝文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  
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脩厥德  
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  
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北海王詳行中領軍留守孝  
文賜詳璽書曰比神遊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  
善正風猷肅是禁旅後朝行宮及還雒高祖餞之詔  
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  
淹載之師况江吳竊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  
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  
懷廣陵王羽孝文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親餞之華  
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  
振楚越時豎炎天息駕汝穎勢臨荆徐聲過江外未  
容解甲凱入三州纂兵脩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  
唯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  
酒唯田可不戒歟後爲太保錄尚書事孝文臨朝堂  
議政事謂羽曰遷都雒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途未  
開沉鄩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雒陽教示  
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勅命  
舉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召之勞弟豈容宴安自  
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任朕懷



咸陽王禧字永壽爲中都大官孝文以諸弟典三都  
戒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  
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投刀  
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又曰文王小心翼翼  
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恪其餘不足觀也  
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  
刺史高祖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  
因而戒之

高陽王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嘗侍如故  
孝文戒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  
此是使汝作牧爲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  
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又當愛賢士存信  
約無因人言而輕與奪也

慕容契爲中散初南安王禎有貪暴之聲遣中散  
文祖察之文祖受賂隱而不言事發殺之孝文太后  
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尅脩文祖時亦在  
中後竟無法以此言之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古者待  
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  
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間識不遠過蒙曲矜處  
忝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嘗以無嘗之心



奉有嘗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孝文曰昔卿相  
魚人有獻魚者相告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敢  
受契若知心不可嘗卽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契  
宰官令

盧昶爲太子中舍人使南齊孝文詔昶曰卿使至彼  
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定計會是朕物卿等欲言  
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  
人言語致慮若從先有所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卽論  
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  
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爲  
貴勿迭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  
知以相規誨

宣武時盧昶爲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旣克梁胸山置  
戍累表乞師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取胸  
置戍竝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以兵許請益今  
已送卿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  
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  
遠以表聞又聞蕭衍軍時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  
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胸山薪水得支  
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急卽可量計



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昶既儒生本少將畧又全  
昶子燮爲昶司馬專征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昶  
山戍主傳文驥糧糶俱罄以城降梁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正月丙子停二十四軍督將以  
下誠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

宣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  
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  
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每有過輒加捶打  
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  
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武  
嚴矯情脩飾以是過惡遂不聞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誠勵 卷之二十一

何以是也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七

誠勵第二

隋高祖見太子勇文飾蜀鎧恐致奢侈之漸因而戒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

冊府元龜 帝王部



物時復著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  
秦孝王俊以奢僭免官就第薨於秦邸俊所爲奢麗  
之物悉命焚之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  
王府僚佐請立碑高祖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  
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後與人作真石耳  
韋洸開皇中平陳之後爲江州總管進圖嶺南高祖  
遺洸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  
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  
副朕懷是公之力

煬帝大業初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  
立帝方重王府之選乃拜黃門侍郎柳謩之爲齊王  
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  
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  
文述等從殿庭引謩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勅  
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啟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  
十二先帝立我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  
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  
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  
小人踈遠君子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  
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



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齊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審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拯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太宗降薛仁果凱旋獻俘於太廟高祖享勞旋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承帝業今若天下晏安使得同守富貴若使王世充得志公等豈有種乎正如薛仁果君臣不能自守致此顛覆可為殷鑑也

二年命秦王鎮長春宮初秦王自幼年嘗從高祖及起義或揔戎在外事畢則還未嘗久別至是作鎮悲不自勝高祖戒曰汝之於家則父子出則君臣父子之道豈欲分別但安天下耳汝既情深家國時宜勉之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從容謂公卿曰朕思所以安天下者有二事唯在朕與公輩耳荒淫田獵殺戮任情人君之惡也私樹朋黨阿諛順旨人臣之惡也宜各制其慾則為治不難矣

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不能獨治唯藉輔佐共安天下古人耻其君不如堯舜諸公勉思此



義焉

十一月謂羣臣曰朕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務其樂不遺其憂公輩亦宜濟朕所憂致朕所樂若以聲色珍竒娛朕耳目未足為歡也唯當撫養百姓訓諭其下使朕眼不見犯法之事耳不聞刑殺之聲此則朕之歡娛公之報効耳

二年六月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文集博而有才亦悅堯舜而惡桀紂何言行之相反也杜如晦對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魏徵又對曰為人君者智者為其謀勇者為其戰雖聖哲猶垂旒黈纒續以杜聰明煬帝

雖有俊才而無人君之量所謂非知之難行之實難雖解口談堯舜而躬行桀紂此其所以亡也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早悟亦當不至於滅前事不遠朕與公輩當思自勉

三年三月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須廣聞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畧才堪撫眾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脩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服



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枉  
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八年十一月謂大理卿竇誕曰法官卿爲長也武德  
之時爲息隱王所囑便廻改文案苟事曲從此卿之  
短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  
所長而棄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十二月醮西征將帥帝誠之曰吐谷渾妄自矜大失  
藩臣之禮數爲草竊侵我邊陲是行也以寡制衆良  
在不疑然敵不可輕寇不可玩闕外之事將軍裁之  
制變應機不可預筭官賞罪罰並在此行當思自勉  
也

十年三月諸王出藩帝嗚咽爲別旣而顧謂房玄齡  
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識達情僞  
罕至於破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  
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  
猶恐有所不逮至如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豈能  
念此哉朕每一食必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  
織之辛苦諸弟盍學朕乎今選良臣以爲藩弼庶其  
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耳

十五年正月誠朝集使曰禮義者人倫紀綱卿等所



能繇之百姓自然化導德齊禮豈不善邪若南方諸州多統夷獠官人於彼言語不通里吏鄉首侵漁匹庶不勝忿忿提刃相讐因是叛亡輕犯州縣興兵討捕卽致殺傷每念於此嘗爲惕然卿當深識朕意制姦撫弱又不肖長吏或與富室交通積成欵狎息忽刑典是惟蠹政特宜禁絕

四月甲午謂諸衛將軍曰元首股肱千載難合卿今委質於朕寔望魚水相資或薦所知或救不逮有犯無隱是曰人臣頃者武官多相攜貳欲有論爭衆徒必使其慙所謂不自爲善而惡人獨善者也宜改斯

弊

八月謂侍臣曰朕昨觀尚書帝王之道坦然可見因顧左僕射房玄齡曰卿爲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有不逮宜矯其失謂吏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言朕聽宜屏黜不肖進用賢才謂戶部尚書唐倫曰朕情存兆庶誠不懈怠宜知其疾苦體其虛實謂工部尚書杜楚客曰人君欲竒服異器以散府藏當諫而勿爲也謂鴻臚卿劉善固曰今遠方之人朝貢不絕來數則煩迎送拒之便絕通和宜處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每庶幾唐虞欲卿等齊肩稷契耳書云可



愛非君可畏非民爲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王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九月謂公卿曰朕昨聞帝系畧有八十餘君亡國喪身者多興邦利物者少覽此興亡極懷戰惕觀其明主能任用賢才察其闇君必以聰明自任但天下至大萬機至廣以一人之身總四海之事縱令聖獻豈能無失朕今任用公等必望庶事成康方今地平天成亦是公等振鱗之日捐軀報國盡忠奉上寧止曳朱紫於當今亦獲嘉名於後代耳

十一月朝集使貢庭實帝謂曰情在萬邦欲家給人足州縣官寮不識庶意耳崇虛畧實激聲要譽春蟲始簇卽呼呈蠶殖苗未生已求填穀斯實深煩百姓觀者或似至公刺史一州之長縣鄉取則其下或有煩勞爲朕禁制又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脩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餽羊百餘口魚數百頭將饋貴戚太宗知而數之曰朕巡省河雒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餽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也元楷在隋有邪佞之目太宗故發此言以誠之又喬軌爲左驍衛左監門將軍兼左武衛大



將軍出爲夏州都督軌性踈傲不能以禮自居將發太宗誠之曰恭者禮之本慎者人之行卿在宿衛頗失此道久留陛階下恐長朕之過夏州重鎮卿其勉之

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爲諫議比來何爲不諫遂良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讜從善如流者國嘗獲安化洽聲稱厥后絕忠臣之路惡諫諍之言沉迷嗜欲賊害良善者何嘗不國敗身亡以爲後誠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顏色獎誘愚臣使罄矇瞽臣實慙焉下不稱萬一尸祿素餐誠負陛下

五月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信爲難矣至如屬文之士伎巧之人皆自謂已長他人弗及若明公文匠商畧詆訶蕪音拙跡於是乃見况一人聽斷一日萬機雖弗憂勞何能盡善嘗念魏徵正諫多中朕失明鏡鑿形無以加也因舉觴屬房玄齡等數人以勗之

十七年正月謂漢王元昌等曰人有事不可奪汝知之乎咸曰不知帝曰爾等祿位我得奪之行善潤身我不能奪然善事非自爾身亦貽爾子孫矣又謂侍臣曰頃頗有妖言謀反者此皆不識天時自取亡滅



運屬太平誰與爲亂且帝王必俟符命班叔皮論之  
詳矣自非上天睠顧何以克當譬之賣笏人皆競選  
或先署某買衆便絕言朕署天下十有餘載所謂分  
定可絕覬覦矣朕雖不及堯舜而以公等爲稷契共  
安天下可不勉哉又謂侍臣曰自古開基之主至子  
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爲幼主不賢所以致  
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意歸罪於臣夫功臣子  
弟多無才行藉祖考基蔭遂處大官禮德不脩奢淫  
是好崇小人之附勢篋君子之鳴謙以無賴之臣事  
幼弱之主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  
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弑逆此豈非  
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誠勗子弟使無愆犯  
卽國家之慶也

是月漢王元昌霍王元軌舒王元名滕王元嬰密王  
元曉越王貞紀王慎晉王治皆侍坐帝謂曰我弱冠  
之年頗愛遊獵蘧伯玉云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  
昨之是今復非之頃來不好跨鞍不窺苑囿唯披  
書籍中宵乃寢有益於時必爲之三復乃知事弗師  
古無以爲政

四月立晉王爲皇太子巳亥帝御兩儀殿皇太子侍



側陳孝德以戒之是月又累歎候君集大臣懷姦承乾爲逆因謂侍臣曰夫不善者善人之資朕嘗語皇太子以承乾爲元龜公等亦以君集爲鑒戒

閏六月帝謂侍臣曰朕白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曰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嘗有其食見其乘舟謂曰舟况人君水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爲人君可不懼畏見其休於屈木之下謂曰木雖曲從繩則正后雖暗從諫則聖耳

七月謂侍臣曰天子有二難追蹤上古事嘗不稱爲一難思安兆庶而或未得所二難也而爲臣亦有二難企踵昔賢盡心事上爲一難仰止前哲居官必理爲二難然天子慕堯則堯之侶慕桀則桀之徒臣慕賢與不肖亦猶是矣

十月朔帝召雍州諸縣令誡之曰夫人君爲心百姓爲體安則心樂苦則心危然手足寒則應心政令急則傷下爾等或飭郵厨要聲譽非朕所尚平法憲安黎元使老弱窮獨皆得其所豪家富室不有侵漁朕所孜孜在此而已

十二月帝謂吳王曰父之於子恩愛是嘗子能仁孝不騫父亦恩情自重若不順其親數有罪惡刑戮將



及何愛之有昔漢武立昭帝燕王旦請張不服霍光遣一折簡至身死國除爲人臣不得不慎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懷火因燧而燄發人性合靈待學而成美卿等其勉之

十月帝謂侍臣曰皇太子齒學之歲須日聞所不聞乃詔太子就席而謂太子太師司徒長孫無忌等曰太子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未嘗知哀未嘗知勞煩公等爲陳以啟其意無忌答曰太子外溫內敏天授多才但勤於博學事無不曉

太宗曰公知其梗槩而未得其理夫人主日出視朝賢人君子頰首在列而已負扆以制御之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行至郊野周覽遠望亡國之墟將有數矣此古昔之國其已尚焉今焉者王不求賢佐不能盡心事大國吾遣偏師擊之係頸至此流飄萬里自取滅亡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有天下者以政化爲本以人心爲固古人有言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夫將爲人君則躬事宗廟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俯察几筵仰觀棨栞其器皆在其親不見



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古之太子行則撫軍今六軍  
行處是所自觀爾則乘堅驅良彼則負重致遠以此  
思勞則勞可知矣皇太子謝曰臣德義無聞超居上  
副受是愛懼如臨冰谷蒙陛下誘訓愚闇遂廣條流  
親承音旨得此五事皆是發慮安危致言經遠臣謹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十九年帝征遼留皇太子在定州將祭皇太子對帝  
悲啼者已數日帝謂曰承乾肉骨猶非汝而得立自  
爲嫡長嘗在吾膝前與嬰兒孺子奚異哉而官寮皆  
天下著名之士吾今東征故留爾作鎮亦冀天下之

人見汝風彩夫爲國施化賢者須進不肖者須黜爲  
善必賞積惡必誅心存於公事不僭濫勉行此而已  
亦安用悲乎太子曰念臣七歲偏孤蒙陛下手加鞠  
養自朝及夕未嘗違離明旦辭違隕心泣血今日頓  
鍾於臣因悲不自支帝亦爲之灑淚又韋挺時爲御  
史大夫封平陽縣男帝從容謂之曰卿之此任獨朕  
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其勉之

二十年十二月謂羣臣曰朕聞以愚事聖爲難以明  
事暗亦難所以自古君臣難以道合諒繇於此朕自  
方禹湯以上恐有不逮至乎秦漢以降頗亦可知而



宇宙康寧蠻夷懾伏自謂古今未有然自惟暗短事  
無明哲卿等竝朕之股肱心腹寄以共政必宜竭心  
啟沃無所私隱中書門下古稱喉舌出納言語之謂  
而此拱默寂寥罕聞陳說將謂朕不能受所以杜口  
邪僞自不能悉也

楊師道尚桂陽公主爲太嘗卿駙馬都尉師道卒子  
豫之不肖薄行太宗嘗謂羣臣曰夫子有孝與不孝  
臣有忠與不忠公等見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同  
嫉然不孝之子父母亡歿已後肆情爲惡虧犯名教  
良由闕於義方今緣師道兒喪虧禮節誠所難恕若  
訓導合宜縱其頑鄙猶不狼狽公等各育子弟咸須  
示語無賴者亦勿存育

二十一年正月謂司空房玄齡等曰朕撫四海二十  
餘載年已五十餘歲不我與古人輕尺璧而重寸陰  
然賢人君子立身成名各欲及時雖自勵不怠但恐  
歲月如馳德不周物因勅百官各勤其事

二十二年二月朝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升殿宴謂  
之曰調風化俗莫尚於文潤德光身孰先於學是以  
海漉不剖明珠不現崑竹不斷鳳音不彰故髦俊以  
博識洽聞立名國家以任賢使能致治我每殷勤約



東務在勤學其所貢舉既得其人今年貢人不多升第又少豈非公等失於勤導所致又曰育物濟人必資於食家給人足本藉於農縱使瓦礫盡作隋珠沙石皆爲和璧珍寶滿目何解饑寒比年以來亦大豐稔纔有一兩州水旱卽須開倉賑給良以不勸貯積朕爲公等不取又曰我共公等三年一度相見今日所見或非舊人我見公等非常慰意公等見我想亦歡忻宜各爲我樂飲會訖又曰古人贈遺不貴珍寶其所重者相贈以言公等在州當撫馭百姓若能感惠兼舉信義不虧奉國之情無忘忠節唯以公方爲意不以私務爲心雖不求安而安自至雖不求名而名自顯若所行及道舉指乖方身名俱喪危亡斯及但正塗難踐斜徑易登各宜勉遵善道勿貽咎累朝集使等承旨下拜其預聞詔誨者竝皆悅服

又皇太子獻玉華宮山銘太宗讀之以示羣公曰朕以暇日常教其文體觀其辭彩差欲相類然詩賦非政道之急必在屈已下人至如漢武窮奢極靡肆情縱欲而得身不類滅貽厥子孫者正以賢臣輔弼所致卿等束髮遊宦九有俱瞻宜各守其業以相翊贊無忌曰陛下自方漢武臣所未安臣等遠擬前賢誠



多慙德然有角折齒事不兩兼幸蒙庇蔭敢不自勉  
高宗永徽初蜀王愔爲虢州刺史遊獵馳騁典軍揚  
道整印馬陳諫愔曳而捶之又嘗歐擊所部縣令帝  
聞而泣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方  
遠近肅清車書混一朕纂承鴻業懼均御朽與王共  
感同憂爲家爲國蜀王田獵無度侵擾黎甿縣令典  
軍無辜被罰阿諛卽喜忤意便嗔如此君官何以共  
理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慶流子孫違越朝  
章誅不旋踵愔爲法司所劾朕甚耻之

隴西郡王博文有妓妾數百人皆曳羅綺餘梁肉與  
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以貪縱爲時所鄙高宗嘗謂曰  
我怨讐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而不委任乎聞  
叔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  
賜絹二百疋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道也

中宗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言法令者人  
之隄防隄防不立則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寮多不奉  
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愚少執刑典卽  
爲衆所謗帝謂曰法急則傷人寬則漏罪原情實罰  
在於中平宜慎之志愔因奏上應正論以見意

四年正月丁巳內出歌器以示侍臣曰古有歌器朕



今造成置之座右以誠盈滿卿等當思自勗嘗保榮寵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諸王及皇親任刺史別駕多有愆過手勅戒之曰朕聞司牧兆人有國彝訓敦敘九族前王令典念此宗枝久遭沉翳近從班命庶展才能或授外藩或居內職留念訪察屬想風謠罕立嘉聲或聞蠹政當官不存於職務處事多陷於偏私禽荒酒德者蓋多樂善敬賢者全少將性之昏昧違此義方豈朕之不明成爾薄德當從戒慎勉遂俊改如迷而不復自速愆尤已實爲之悔之無及卽宜亟相告示以副朕懷

二年三月朝集使辭帝謂之曰頃年以來國家多難朕以薄德祇膺丕緒哀疾不暇未能遠圖四海凋殘百度隳廢端憂永念氷炭盈懷卿等夙荷朝榮位班列牧正當與朕同此憂心今者考課已終各還所部將何以闡揚朝典慰彼黎甿勉思良圖日新政理年終奏計佇有所聞朕遣人分道廉問

十二月制曰設官分職本期致理惟賢是任匪私親昵若使才勝其任望重於時一日累遷固未爲速如或化工無取考績非明十年不調豈應論屈頃者官



失其序僥倖路開人不務德惟速是視在職無幾妄  
希遷陟又每謁見之時多請仗下奏事不聞公議唯  
乞榮班王爵與能豈繇干請朕雖遠慙聖哲多媿大  
明白臨寰宇斯焉兩載卿士人材皆所知悉不被昇  
擢蓋自取之當務責躬何宜往訴且難進而易退君  
子格言後已而先人往哲明訓周文多士虞舜舉才  
克讓滿朝故稱爲理今位叅臺省階列通班唯務趨  
競餘何足紀朕方欲大革澆浮俾歸淳俗自今已後  
謁見之日若更有干冒祈榮者雖地處親勲才稱俊  
秀皆當格之清議一從屏黜崇廉耻之節洽昇平之  
化

玄宗先天二年九月制曰法之所設本以懲非令之  
必行期於禁止致理爲要何莫繇斯至如官典受賊  
國有嘗法承前雖經處分在外多未遵奉且不戒視  
成爲暴不令而罰爲虐豈含容之既久將訓導之未  
明歟朕情存畫一過不欲貳恐愚人陷罪莫識隄防  
姦吏徇私自嬰微纒永言於此明發興懷今日已前  
旣往不咎從今已後有犯必繩朕不食言爾無荒怠  
所以慇懃懇懇戒爾凡百者蓋以罰止罰可不慎哉  
告示遐邇令知朕意



十月引京畿縣令入見謂之曰間者畿輔之地水旱有愆朕務在恤人將幸于維恭承嚴旨遂輟東巡百姓等或有出關恐至失業朕每自節儉惠養黎元卿等深體朕懷各敬迺事時太上皇有誥不令東幸也開元五年六月突騎施酋長蘇祿潛窺亭障安西東護郭虔瓘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獻皆反側不安各以表聞乃遣使齎璽書慰喻之并降書謂虔瓘及獻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於衆懷遠以德不獨以兵卿等或宿將重名或賢王貴種咸負才畧受任邊疆當須戮力同心盡誠報國捨嫌窒隙忘軀立事近得表狀更相異同又請益兵乃非長筭自從開四鎮列諸軍控扼有嘗置額久定卽卿等所統蕃漢相兼以之制邊綽有餘裕在乎善用豈藉所加或云突騎施圍逼石城則緣史獻致寇或云葛邏祿徵兵馬則被虔瓘沮謀進退遂有兩端讒邪必然三至若大將不協小人間之自保不遑何功可就卿等去日朕已面諭不謂卽今尚猶如此且史獻十姓酋長先拜可汗一方黎庶共知所屬突騎施部落雖云稍衆當應履信思順安可恃力爭高虔瓘頃將嘉言且以忠道此際尤資史獻未可卽來入朝蘇祿先是大將軍未經制命



今故遣左武衛翊府中郎將王惠充使宣我朝恩册  
爲國公令職朝序并賜物二千段及器物等務於綏  
懷得所不欲征討示威史獻前擬發兵葛邏祿其時  
遣衆慮於勞擾當更審思其中權宜屬在卿等王惠  
迴日一一奏聞昔相如能屈廉頗竟展功業寇恂不  
較賈復終承教命率繇公迨匪徇私情明鏡靈龜各  
以爲鑒

七月諸州朝集使辭詔曰朕聞御寰瀛者不可以乖  
化養黎獻者必存於從理故專一方親百姓有愁苦  
之心非牧伯之德所以精求臺閣歷選縉紳嘗舉百  
寮之要以光出刺之重虛想佳政用成庶績自冬入  
計者則循名責實詢事考言雖不無等差終未有殊  
異得非歲時或淺風教未洽耶故一切不遷各再臨  
所典至於敬耆老恤笑弱止姦盜伏蒙強人不忍欺  
吏不敢犯田疇懇闕獄囹空虛徭賦必平逋逃自復  
門杜請謁庭無滯留若是者迺聞奉職思可力政至  
於弭災膏集休祥尚德義崇禮樂儒風大長道化滂  
流耕夫克讓織婦知節草木不夭昆蟲咸遂扇彼淳  
源登茲壽域若是者亦弘之在我仁遠乎哉豈惟祿  
秩就加當以公卿入拜其或靡副朝獎不恭朕言陟



既有之黜故宜及勉旃俞往各勤我之休命

八月詔曰分命督將保寧疆場且愛無知之俗長爲不叛之臣必也仁明在乎清整若脂膏不潤豪髮無欺開懷納戎張袖延狄彼當愛官吏猶父母安國家如天地欲其亡散庸可得乎若其心不公所視唯利放縱部曲阿容子弟此乃求鷹鷂以馴乳使豺狼以掌牧欲其輯寧庸可得也往年趙勰在營府總統乖方近日張知運在單于徵調失所遂令東胡喪亂北虜披猖爰構征戍之勤頗致瘡痍之酷言念於此可爲深戒今諸蕃歸降色類非一在蕃者則漢官押領入附者或邊陲安置風俗未通言語不達至於畜養實務極懷宜令所在軍州牧將等倍加存恤申其寬盡其理同疾苦知饑寒公私不得有侵巨細必令無擾儻處馭多儻威惠不孚龜玉之毀典刑斯及御史出入仍訪察以聞

七年正月京畿縣令朝見敕之曰諸縣令等親百姓之官莫先於邑宰成一年之事特要於春時卿等列在三畿各知人務宜用心處置以副朕懷農功不可奪蠶事須勿擾市獄在簡典正宜肅徭賦須平豪強勿恣凡著賢能必無曠職卽宜好去



三月朝集使還本任敕之曰朕聞天生蒸人薄于四海天有成命孚于萬邦必內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廣聽假日以遐覽則論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羣萌樂矣茲是三考黜陟百官會計若昔之訓茲焉是取朕以薄德祗膺寶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凜乎若涉春冰駭若索責在司牧所賴分百父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于茲矣咨爾羣寮寔邦之良朕每勤政途深佇嘉績豈爲吏罕久與人未信何尤異杜絕寂寥厥聲惟恭永圖當副虛屬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曰庶人安其田里無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以爲太守數易則下不安誠哉是言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攸加情寄尤切故躬饗廷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篚管入至朕前則敷枉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朕憂勞之心託卿勤恤之助卿等各宜慎厥始成厥終往欽哉祗守爾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光我班瑞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

八年二月敕朝集使曰古者觀羣臣后比邦國黜幽陟明循政思理罔云廢也朕以虛薄屬當期運受命



穹昊司牧黎元何曾不中夜求衣晝分忘食欲其日月所燭霜露所墜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五穀豐殖萬物阜安爲無爲事無事與能共化于茲八年矣而淳源未還至道猶鬱豈朕之不德耶將吏之不賢耶徭賦或繁耶綱維或紊耶故延入軒陛躬問得失如卿所對則朕無憂矣書曰非知之難語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卿等宜祇典厥職先正其身循于國章允茲朝寄因乎風俗示之訓誘必也導德齊禮以公減私田里息愁恨之聲邦國聞寬厚之化乃當優賞如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流亡未至教令不行必加其罰自餘宜依別敕處分勤恤人隱以副朕懷又詔曰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朕之虛薄祇膺景命荷宗廟之靈當億兆之貴曷嘗不早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陛見示其罰賞錫以篚筥亦云爾而已矣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久典荆豫爲政煩苛頃年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爲言仍遭留繫御史推案遽以實聞虐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寧居尋遣使存問諸道有災損處



已量加賑恤水旱不時寔朕之過惠養失所分刺之  
繇是用黜綱於嶺裔誠彼羣嶽朕於蒼生若保赤子  
爲之均井邑制田廬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邇肅託  
于牧宰代以躬親故歷世難其官誠經國致理之意  
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人故土煩則草木不長水煩  
則魚鼈不大必也寬恕貴乎清淨諸州刺史都督宜  
問疾苦拯貧窮杜侵漁察冤獄至於賦役尤須減省  
苛刻爲事人何以堪切在求理務從折衷用存楷式  
其有不便穩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欽爾有官勤爾  
有政如風化允穆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次旌乃厥美  
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百五十七

二十三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八

誠勵第三

唐玄宗開元九年三月勅朝集使等曰卿兼承朝委分職外臺陳國之法制為人之師長將何弘宣政要阜安昨俗熙我淳德以臻太和頃年以來戶口逋逸波逝而往井邑虛弊州縣不以為事逋亡乃是其嘗



言念下人豈無懷土之戀思皇多士未有移風之術  
緝寧政教仁遠乎哉提振公方道存於爾宜加招撫  
咸使安服又去年諸州申有旱澇流亡雖聞蠲放莫  
能平允多非情正守法或以暗慢順情在於公私俱  
不折衷自今已後務從於實卿等職在親人稍存意  
於此宜躬問疾苦務崇簡惠勸以桑穡敦其學較利  
而勿害靜則自安卿等每還之時朕亦嘗有其誠及  
聞至彼多不遵行咸以爲朝廷嘗務會同嘗禮因循  
旣久罔以爲意卿宜敷弘朕意宣慰人心勉思政途  
以奉朝獎如仍舊相習當別有處置事有不便於人  
者各與按察使商量奏聞

十年正月朝集使各還本州敕曰朕承天休子育萬  
方樹之師長俾敷景化將以固茲邦本致諸昇平而  
大道緬然淳風未暢租賦雖減戶口猶虛水旱相仍  
耕桑莫贍豈朕之不德而吏之無方言念於茲良增  
歎息卿等與朕共理實曰分憂各勉思政途以輔不  
逮若人有疾苦鄉有姦豪不勤農桑不崇學較竝宜  
敦勸以正風俗其臺省處分不便於時者具利害聞  
奏勿復依隨以損百姓爾其留意綏我兆人  
九月勅曰朕君臨寰宇子育黎元內脩睦親以敘九



族外協庶政以濟兆人勲戚極褒厚之恩兄弟盡友于之至務崇敦化克慎明德今小人作孽已抵憲章恐不逞之徒猶未能息凡在宗屬用申懲戒自今已後諸王公駙馬外戚等家除非至親以外不得與餘人交結其卜祝占相及非類惡人亦不得遣出入門庭妄說言語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協雍和之化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貴戚懿親宜書座右又下制曰百官等祿秩既優勲賢是寄皆合守其正道無宜聽彼異端至如卜祝之流妄陳休咎占候之輩假託徵祥誑惑既生慙違斯作因構讒慝遂行訕毀取陷網羅良增歎息懲一足以勸百有犯不可無刑姦狡以此累身百寮誠宜飭已自今已後各宜謹愼竝不得與如此等色及無職人交遊來往仍令御史訪察有卽彈奏當加嚴罰

十二月朝集使各還本州勅之曰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何嘗不簡易愛人勤恤庶政天下至廣不能獨任故樹之牧宰咨其共理而淳化未敷至道猶鬱庸賦尚減戶口且慮水旱相仍倉儲莫贍無聞慈惠之政未息凋弊之流豈朕之不明吏之無術每念於此用惻于懷卿等是行勉思厥政百姓間有鰥寡孀獨



不能存濟者務令優養游業浮惰不勤稼穡者特令  
正肅教以學較動以農桑差役之間務使平允迨士  
之戶兼藉招攜令其下人使得蘇息諸州遭澇之處  
多是政理無方隄堰不脩或溝渠未泄頻以處分竟  
無承稟嘗破租庸是何簡較至州之日各宜勸勉應  
合脩塞開遵宜預施功若不暫勞何以獲利宜勵所  
職勿犯賞科

十三年三月詔曰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焉  
能正人如州縣祇迎相望道路牧宰祇候僮僕不若  
作此威福其正人何如聞自今已後宜申明格敕不  
得更爾違者州縣科罪御史貶降

十六年二月諸州朝集使還帝謂之曰朝集使等弘  
風善俗寄於良吏求瘼卹隱職在親人朕竝建藩牧  
擇其師長欽若古訓俾人用康而教化或未洽黎氓  
或未寧攘竊者時有犯禁逋亡者罕聞復業豈朕教  
諭之道尚闕而牧宰之訓未明歟永念於此不忘肝  
旻卿等咸承朝寄分掌外臺共理之道期於康濟至  
若率身以正馭衆以仁而下不化者未之有也卿等  
還州宜禁侵漁絕浮惰悍獨孤寡尤資惠育盜賊妖  
訛特宜禁斷其征鎮人每須優賞科歛之事必在均



平頃者水災荐及河朔朕思無不至憂彼元元發倉廩濟江淮以賑之免租稅停征役以安之今屬春陽布和農事方起或慮乏絕致妨耕桑雖已遣使宣撫或恐事未周贍如有不支濟者即便量事賑給諸道有損之處亦宜准此朕不欲一物失所衆情不遂納羣生於壽域躋大化於昇平卿等各宜恭守朝章宜布朕意雖萬方有罪敢忘在予而三載考績須徵行事安人稱職可不勉歟

七月詔曰州縣牧宰等竝受朕之寄助國爲理定其共康庶績俾乂羣吐類頻經處分合盡誠節仍有不遵法式自紊紀綱貿遷營利或縱親識侵暴下人或

在郵傳規求貨馬諸如此類不可具言豈教之不明而人之多僻當宁遐想深惕於懷各宜徇公以副所委

十八年正月畿縣令朝見勅之曰諸縣令等撫綏百姓莫先於宰字煦育黎民須自於厥德卿等日在京畿各親吏理務在用心以安疲瘵庶期成政以副朕懷

二十年正月勅曰政在養人人安其業先王所以用明宗之長求忠信之師務斯道也朕勤恤庶政保綏



羣元濟育之誠不違於終食聽理之慮每軫於宵興  
將使載其清淨息其勞費如聞輦轂之下政令猶煩  
或庶脩器物將有供待或差歛人戶以充庖費豈副  
朕薄賦輕徭息人減費之意其雒陽令韋紹縣尉顏  
思實輒有科率擬備祇供雖事未行終是專擅宜貶  
出河南尹孟溫禮雖不覺察狀異知情宜特寬捨自  
今已後府縣宜洗心懲革不得更然其或不悛仍有  
勞擾仰百姓卽詣縣使其狀奏聞輒不得稽壅所犯  
之人當有處分

二十二年三月命有司引新授縣令等見勅之曰新  
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嘗  
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  
豈爲所革今旣各膺契用當盡良能周月政成風俗  
各著所列清要唯待才賢旣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  
勉勵以副朕心

二十四年二月宴新授縣令於朝堂勅之曰自古致  
理在其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嘗屬意尤重  
此官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縱近必廢唯取才實  
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  
懷俾其宰邑便爲棄地或以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



遠而不專心或以徇己而貪婪或以畏法而異悞浸染成俗妙奪爲嘗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震興軫念思以濟人故命吏曹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聲名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唯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屬并製令長新誠一篇頒賜天下縣令其詞曰我求令長保文下人人之所爲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微諸善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維新詞風變俗背僞歸真教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必躬必親責躬勸農其惟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二十五年正月詔曰宰輔之任簡在朕心亦旣同德是爲一體其有惡直醜正以私害公結構讒慝圖議離間隳我軌度莫甚於斯御史中丞盧怡累登清密爰委繩準宜遵國典以正朝綱而乃妄起猜嫌輒爲朋黨交通小吏傾側大臣潛求罔極之言欲陷無辜之善雖浸潤之譖縱盈篋而不疑而回邪之端若燎火而難近宜從遠貶以戒具寮可潮州司馬員外置且清淨者政之本和平者國之福朝多君子可不務



乎如或妄動以干時矯舉以違道遍相好惡便作比周斯爲亂嘗必有明罰凡厥在位知朕意焉

七月以宗正少卿崔秀爲太子右庶子司農少卿皇甫惟明簡較司農卿少府少監李齊國簡較少府監邠王府司馬杜鵬舉爲豐王府長史課勤也勅曰古者官宿其業吏不數變寔欲觀其始終因以別其能否若用捨非當遲速不備是開趨競之門豈日和均之道宗正少卿崔秀等名行早著朝廷所推各效一官已經四載器能有適久次當遷二副僉諧俾膺茲命且承平日久從任者多必憑考績方爲進轉但須慎守豈滯其能如或躁求是招其累速則不達謙而必通凡今庶寮宜悉朕意

八月御製戒六篇以示諸王其旨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也忠王璵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寮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臣等伏以聖謩垂訓輝映千古頒示朝廷未及天下兼望宣布中外帝手詔謂曰周公聖人攝行王政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慙豈忘戒子昭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謂新授刺史縣令等曰卿等頃



因內舉竝膺明試朕廣推薦之路而一槩盡收乃至授官率皆優假朝恩若此不亦厚歟以卿等器能久從官政所蒞之處固必有聲然今茲舉人將勵天下高懸賞罰俾自懲勸先宜自勉以副朕心卿所舉人皆別標名歷得知卿等能否褒貶必擬同之無累爾親當榮所薦言可復也宜悉至懷

初詔公卿各舉所親為牧宰及對策

畢上以羣臣推薦必盡忠誠遂悉收之各以資轉職

天寶元年十月諸州朝集使迴勅曰今之牧守古之諸侯撫育黎元歲有朝會蓋問之疾苦審以安危必在適時期於不擾洎告辭處分師古前規如聞遙自

朝廷初到郡縣便遠迨僧道廣說滋彰山谷在還日夜疲弊通賢當無此事俗吏誠恐有之朕夙夜在心期之清淨頃聞此說深疚迺懷宜覺前非俾無後悔當道採訪固不得違察友之間遠相戒勵宜知朕意各守章程竝宜好去

三載五月長安令柳昇坐賊於朝堂杖殺之詔曰朕恭守丕業臨炤百官冀君臣一心中外勵節長安縣令柳昇往因推薦寘彼周行而乃稟性回邪恣情聚斂黷于貨賄紊我紀綱是而可容孰不可赦故令鞠按用致嚴刑豈惟懲息姦源抑欲庶寮知戒况聞朝



廷卿士多與交遊比之匪人門通路遺用弘寬典咸  
爲匿瑕且古人以廉耻立名清白貽範苟虧斯節謂  
忝前脩况身荷恩榮家享重祿陳力無紀徇財已彰  
取愧素飡自投踈網每念於此良用無然凡在百寮  
宜爲殷鑒仍宣示中外令知朕懷

五載七月貶縉雲郡太守韋堅爲江夏郡司馬乃下  
詔書曰無摠貨瑤生生自庸傳曰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則古先哲王不問好貨垂以明戒無易紀律然法  
貴變通罰宜平典罪止其惡過從寬宥庶乎有勸與  
乎有懲韋堅是司潭漕妄事興易餉遺朝廷計其積  
贓數目甚廣朕以衣冠之士豈往求之而姦回之人  
是爲抑與韋堅以別有處分所司已一切不問咸令  
自新冀有廉隅成予德化各思變節無貳過焉宣示  
中外知此朕意

十三載六月引吏部新授縣令見勅曰唐虞之理命  
以子男周漢建官委以令宰朕稽古前哲寤寐全才  
委之銓衡慎擇銅墨至於上敷朝政下字淳人親其  
農桑均其力役使悖戾者視之猶父母俾匱乏者賴  
之以安全然後八使類能六條舉最擢以含香粉署  
獎以秋簡霜臺是乃立身效官移忠入仕榮家報國



豈不美歟若徇己身私擾人敗政有懷潤屋無懼害  
公豈惟刑網貽愛抑亦名節隳替蓋士君子之所耻  
亦名教之罪人鴻漸于盤豈不勉哉今卿等將欲赴  
官朕之所言提撕之耳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况今之人也與古人不殊今之官也與古者  
無別穀璧銅印其猶昔榮而卑茂魯恭迥然無繼將  
勸獎之道不至豈淳樸之風未還撫事君臨載浮厲  
惕今者庶乎卿等能副此心賞既超倫刑必當罪各  
宜勉勵敷我皇猷無謂天高四聰必達竝卽於朝堂  
賜食食訖好去

代宗大曆五年制曰朕覽漢文詔書至陽和之時草  
木羣生之類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或陷於死亡而  
莫之省緬然遐想感歎增懷哀今之人又甚於昔思  
有贍恤俾安其居觀察節度使及刺史各宜訓勵所  
部使奉科條變貪官之節漑循吏之行其清白明著  
政理殊尤者具以名聞必加獎擢若干冒貨賄紊我  
紀綱切宜糾按當峻刑憲其官人犯贓經恩勉罪者  
並宜申報中書門下及所司不得容其却上自王室  
多故積有歲時皆我文武之臣中外戮力今天下既  
定崇德報功與之剖符傳代不絕至於莅官述職各



刑府元龜 誠勵三 卷之百五十八  
宜明慎刑典貽慶子孫

憲宗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鄭敬使淮南宣欵  
吏部郎中崔芄使浙西浙東司封郎中孟簡使山南  
東道荆南湖南京兆少尹裴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  
撫行日並召對告之曰朕宮中用度一疋以上皆有  
簿曆唯拯救百姓則不計費焉卿等今者賑卹災旱  
當勤於奉職勿如潘孟陽所到務飲酒遊山寺而已  
仍許卿等以便宜從事

七年六月中使梁守謙傳宣曰自今史官記事每須  
指實不得虛美時帝讀肅宗實錄見大臣傳多浮詞  
飾美故有是戒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制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  
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  
人過真古理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  
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  
彰善瘅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單辭遽  
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所以防三至之變  
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  
懼罪有歸而當於事也末代偷巧內在外剛卿大夫  
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



琢磨之益多銷錄浸潤之譏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  
退則羣居雜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  
公論不容之談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  
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稱介獨錄  
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  
而曰務從易簡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  
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  
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叅斷一謬  
俗化一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  
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偕行兵  
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道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  
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凋剝小則綜  
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簿徒尚  
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臣等懼其寢染未克  
清澄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告戒頗用  
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  
朕懷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壬戌詔曰蓋儉以足用令出唯  
行者在而志實爲理本朕自臨四海憫元元之大困  
日晏忘食宵興疚懷躬絕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



亦喻鄉士刑于詔條如聞積習流敝餘風未革車服  
茅室相高以華靡之利資用貨寶固啟于貪冒之源  
有司不禁侈俗滋扇是朕之教導未敷使兆庶昧於  
耻尚也其何以足用刑令臻於至理歟永念慙歎迫  
茲申救自今內外列職位之士其各務樸素弘茲圖  
風有僭差尤甚者御史列上主者宣示知朕意焉自  
艱難以還制度等衰蕩而無級矣帝薄於自奉布聞  
天下時相大臣與左右前後權貴之臣不導揚上意  
廣素樸以刑於下雖赦令每以爲言建此深詔意不  
聞少爲懲懼

七月以鴻臚卿張賈爲衢州刺史帝顧謂賈曰聞卿  
大善長行賈知帝不喜博遂自解說乃曰臣公事之  
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也帝曰豈謂好之而不  
妨事哉自後刺史面辭帝必慤慤戒飭曰無嗜博無  
飲酒

七年八月詔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糾百司比來因循  
不能舉職起今以後諸司如有身名僞濫隱盜官錢  
及違法等事他處發覺者本察御史竝當貶斥  
九年正月戊午對賀正使于麟德殿旣退復召諸道  
判官孔温質李暨苗憚等九人問以出身所繇詞學



所上德音誨勉至于再三各別賜綵絹十疋

開成元年四月庚午朔詔御史中丞李翊兵部尚書判戶部王起禮部侍郎高誥鴻臚卿李達司農卿李紀等各問本司事帝曰朝廷事在衆官戮力同心方得必理勉務躬親公事

十二月庚子御史中丞狄兼謩謝官帝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謩奏曰凡天下有擬法不得中道事臣蓋得以彈奏帝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爲心者自失職業卿等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四年四月壬戌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皇城使上言太廟中有聲走出安有宗廟之中得此野獸臣請宣示宗政寺便令巡簡帝曰可召宗政卿來朕自戒勵之遂召宗政卿李踐方至帝曰宗廟至重卿宜恪勤官業未勿俾太廟有所壞隳勿拘陰陽不旋脩葺漢有昭陽未央尚猶崇飭潔淨宗廟乎無長蒿萊以蕪野獸言訖泣然踐方叩頭請罪久之帝自卽位宗廟祀事未嘗不戒勵有司俾其嚴潔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詔曰州縣官比聞縱情盃酒之間施刑喜怒之際致使簿書停廢獄訟滯寃其縣令



每月非暇日不得輒會賓客遊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賓客須申宴餞者聽之仍須簡省諸道觀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勵清規以爲程法四年潞州劉從諫子稹拒命詔署絳石雄等討之七月賜雄詔書曰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將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鷲鴟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眷言勲績深注予懷近聞劉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于衆視兆于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飾必叶度江之譏舊史昭然宜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于西北順歲有功福

星煥於天庭爲國大慶勉弘方畧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于劍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繇衆寡知卿能辨故論此懷然聞卿自履軍中嘗先士卒旣爲輕敵未足耀奇借卿一舉之功將定必擒之計勇雖爲本怯亦有時勇怯之間在乎得中况卿爲萬人之帥啟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服此誠嘗自昔紳務立功名副茲委遇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勅選舉二門仕進根本當擬掄於多士全委仗於有司苟請託是從則踰濫斯



極况方行公事已集羣材須行戒勵之文律絕僥求之路宜令吏部禮部掄材考藝必盡於精詳減私循公無從於請託仍委三銓貢院榜示省門曉告中外明宗天成二年二月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不可一日不順忠不可一夕不念二者全則上下順一途廢則出入差須振紀綱以嚴規矩凡在策名之列皆知辨色之朝儻不夙興是虧匪懈君上思政猶自求衣未明爲下服勤固合假寐待旦宜令御史臺徧示文武兩班自此每日早赴朝參職司旣得整齊公事的無擁滯如或尚茲懈怠具大銚奏聞

八月以鄧州連帥陶玘黷貨得罪降詔諭天下云夫有功不賞何以激盡忠有罪不刑何以戒爲惡二者不失庶務有成朕自統華夷不求奢侈臨食念兵師之餒授衣思黎庶之寒仗中外勲賢爲國家基址遇者熒惑應犯而自退太陽暫蝕而還圓百果無不熟之方五穀無不豐之處顧茲寡德何稱嘉祥惟陝府石敬瑭晉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杜絕誅求尋加獎賞今陶玘與亳州李鄴輒爲聚飲自損悔尤功過旣分黜陟斯在玘鄴尋寘於法書

九月新授汝安州防禦使長簡辭帝臨階召之曰爾



久從征伐甚有戰功語其威名乃關張之比也前後  
酬獎累任郡符皆有酷暴之名委卿理人不謂以狼  
牧羊乎朕今加爾驍雄復還爾於上郡汝能改節擁  
旄仗鉞豈後於他人如未省前非國有嘗典朕不能  
爲功臣終曲其法爾宜勉焉簡拜謝而去

十一月新授鄜州節度使米君立辭帝誨之曰擢汝  
於行伍令理吾民勿以左右小輩妄裁政事須與宿  
佐官吏商量吾賞罰無私汝宜聽之

三年八月下制誠勵長吏曰朕自承天命恭襲帝圖  
務令黔黎永安非止皇居獨樂當難虞之際與良將

共靜邊塵及開泰之時於諸侯下恪官爵既酬勲而  
示寵賴撫俗以經心託在無私期於共理有功者切

於慶賞有過者非所願聞陶玘以偶違勅條無柰何

而從謫官

陶玘爲鄜州觀察留後  
稅外科配縣嵐州司馬

廷隱以全虧公道

不獲已而就極刑

暫廷隱爲齊州防禦使奏  
孔目吏伏法不實勅自盡

乃朝典

之須行實朕心之不樂備軫泣辜之念更嚴加禁之  
規况在藩方皆明理本節度使等時號山河之主弊  
令亦人呼父母之君竝功爲時皆勤布化不獨榮於  
身世兼乃慶及子孫當虔夕惕之懷同廣日新之政  
各處有功之地永爲無過之人宜體朕懷共資王道



四年十月乙巳帝御中興殿謂宰臣馮道曰盧質近日喫酒否道奏曰盧質到中書臣曾勸酒不過三爵別處卽不聞飲酒帝曰盧質舊來好酒酒後多過失得不慎歟道曰酒是狂藥善後人性若不節飲便致患生陛下聖謨雅符古道

乙丑新授閬州節度使李仁矩辭帝謂之曰卿今爲節度使人臣之貴不此過矣勿作苛政以害生民便孤朝寄也

長興元年七月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贇爲北京留守贇母辭赴太原明宗賜衣服銀器因謂姥曰吾輩

老矣贇昨來總角趨走吾老左右今日便得力吾願事先朝爲將帥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望爲山河主况贇乎姥至鄉中嘗存內訓勿令失禮於耆舊也

二年九月前遼州和順縣令劉虔膺上時務云里俗有父母在而析財別居又宗族之間或有不義凌其孤弱者請行止絕勅旨王者以孝理萬邦化敷兆庶每勲賢而接部專行賞以宣風其在懲勸知方統臨得術比屋有可委之俗六親無不和之人劉虔膺會州縣爲官見鄉閭弊事宜加條理免亂葬章宜令諸



道長吏嚴行誠約如有違者准法加刑

三年正月詔藥彥稠康福往方渠鎮討黨項叛命者  
丁酉康福等率騎軍先進帝御興教樓誠以賞罰之  
三月神武兵士鞏縣就糧醉帝誠之曰無擾吾民

四月李贄華赴鎮滑州帝誠之曰吾命藩侯郡守蓋  
為養治軍民恐卿久在戎行未諳民事吾今慎擇叅  
佐卿於公事宜與之叅決勿自執所見也

十月丁巳前涇原節度使李金全再進馬十五匹帝  
不納召而諭之曰公患馬多耶頗有所貢金全曰臣  
馬非多也非敢有所覲以妄陳奏第愚陋無遠識頃  
在西邊地無異產得此鹿馬在京無所使願進以益  
邊軍帝曰卿在鎮為治如何莫專以馬為事金全謝  
之帝雖黽勉受之而心不懌金全邊人累更名郡落  
鎮所在拊歛聚財賂結權要而掩其弊政之迹帝頗  
聞其不廉故以言譏之

己巳安審琦率捧聖龍武馬軍北戍忻代召將較至  
中興殿面戒勵之曰邊人生梗不柰侵擾爾等咸宜  
戢歛尙嵐軍地當要害城池嘗須善完軍旅之間須  
明賞罰壬子秦王從榮入謁帝謂之曰爾軍務之餘  
還習何事對曰臣公事之際讀書與諸儒講經義帝



日經有君臣父子之大要讀之益人智思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每見判官論說經義予雖不能深達其旨大綱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宏才碩學者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帝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頰聞時從榮方聚新進浮薄子以歌詩吟咏爲事帝道此言規風之

四年七月辛巳帝御廣壽殿新滄州節度使李金全赴鎮辭帝戒之曰聞爾爲治愛擾人長吏當以郵民爲務爾事予爲小較今仗旄秉鉞爲節度使當改故態分吾憂寄吾民慎勿擾也帝素知金全爲人故而自戒勵之

末帝清太元年七月宰臣李愚劉昫因論公事於政事堂相詬辭甚鄙惡各欲非時見訟是非帝令劉廷郎宣諭卿皆輔弼之臣萬國式瞻不宜如是此後不得更然

二年詔曰近日告勅牒書寫生疎裝褫鹵莽未欲便行罰責今後書禮裝褫竝宜如法中書舍人辭告亦可以其人楊歷功勳或訓或獎竝宜允當又須體諒



九月元 誠勵三 急切如有宜取盡時應副無令稽緩

晉少帝天福元年四月分令文武臣寮三十六人使  
維陝孟潞蒲岐邠涇同華秦鄧徐兗相滑刑洛澤衛  
隰絳慶寧沁復隨郢汝蔡沂密隸懷磁濮等州率民  
財產以資軍用將行帝召賜酒食戒之曰朕涼德嗣  
位天降薦饑強胡作梗河北凋弊社稷所賴在軍士  
耳乏衣匱食危之道也事不獲已議及於斯卿等宜  
體朕意切戒左右勿爲滋橫以重取怨讎也

周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諸道定稅使臣奉辭帝臨  
軒諭之曰夫國以民爲本本立則國家安朕以近代  
已來賦租不等貧者抱虛而無告富者廣植以不言  
州縣以舊額爲規官吏以相承爲準須行均定用致  
蘇舒卿等宜正身莅事副朕茲意仍與逐處長吏和  
順商榷但務從長共集其事無使朕之赤子在罹於  
峻法也



等日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九

革弊

春秋傳曰上思民利忠也董仲舒有言譬之琴瑟不  
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  
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若夫堯舜禹之相繼也守  
一道而政和平逮三統更千載祀彌久夏之忠商之



質周之文若循環然迭舉以救其弊豈不以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禮樂之公襲有損益之殊刑法之制作有貪涼之異自非酌之以隨時之美斷之以大中之計固將流蕩忘返驅斯民於塗炭矣故易曰革之時義大矣哉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由斯道也

漢元帝元初五年四月詔罷角抵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罷六廡技巧官

巧藝之枝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詔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宜

下郡國

和帝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詔曰使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於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孝殤定平中罷魚龍曼延百戲

漢官典職曰作九賓樂一利之獸從西

來獻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比日魚漱水作霧化虞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曼延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曼延音以戰反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庚午詔三公申明舊令禁奢儉



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

順帝陽嘉中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詔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尚書令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桓帝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 房祠堂也 王渙傳曰

時雄蜜縣傳卓茂廟 洛陽留令王渙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祀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大川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明帝青龍元年五月丁酉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



幸妖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  
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  
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  
典除之又遣使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  
俗除禳祀之不在祀典者又罷鳴鷄歌又除漢宗室  
禁錮

八年二月乙亥禁雕文綺組非法之物

成帝咸康七年除樂府雜伎

從中散侍騎郎顧臻之  
議除高緡紫鹿跋覽行

及齊王捲衣竿兒等樂又  
減其廩其後復高緡紫鹿焉

孝武寧康元年三月癸丑詔除丹陽竹路等四折稅  
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九年十月癸卯以婚姻奢靡喪  
葬過度詔有司更爲科限

孝文太和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園詔曰虎狼猛暴  
食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旣無所益損費良多  
從今勿復捕貢

七年十有二月癸丑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  
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  
斯皆教隨時設法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遑  
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



政思易其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  
論

九年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五季既非經國  
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爲孔方閉  
房記者一皆禁之留者以大辟論巫覡假稱神鬼妄  
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

帝以諸有

禁忌襍厭之方非典籍所載一皆除罷

十三載四月丁卯詔曰昇樓散物以資百姓至使人  
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獨  
貧者

孝明神龜二年十二月庚申詔除淫祀禁諸雜神  
正光三年十二月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  
第宅豐侈貼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  
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貼肆爭利城市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六月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姻  
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之族  
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已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  
爲妾其已定未成者卽令改聘

隋高祖開皇元年四月戊戌詔太嘗散樂竝放爲百  
姓禁雜百戲



十八年正月辛卯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仁壽元年正月辛丑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云唯誠與孝最爲其首故投生狗彘自古稱難至於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有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義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竝不廢闕何止墳塋却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煬帝大業六年四月乙卯詔曰夫帝圖草創王業艱難咸仗股肱叶心同德用能拯厥頽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懋賞開國承家是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

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卽位九月壬子詔民家不得輒立妖神妄設淫祀非禮所禱一皆禁絕其違易五兆之外諸雜占卜亦宜停斷

十月庚子詔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爲國之基德歸



於厚自有隋馭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之心下無和  
暢之志遂使朋友遊好慶弔不通鄉土聯官請問斷  
絕至有里門相接致胡越之乖患難在身忘救恤之  
義風頽俗弊一至於此化民以德豈斯之謂朕纂膺  
膺期思弘至道因兆民之所賴求萬國之歡心凡厥  
庶僚咸使輯睦君臣之際期於無隱永言前失特宜  
敦勵自今內外官人須相存問勿致疑阻有遇疾疢  
遍加訊問爲營醫療知其增損不幸物故及遭憂卹  
隨事慰省以申情好務從篤實各存周厚朝廷無拘  
忌之節交遊有久要之歡遵道而行率禮不越斯則  
上下交泰品物咸亨惠政所加達於四表布告天下  
咸知朕意

貞觀十六年六月己酉詔曰氏族之盛實繫於冠冕  
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  
旣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  
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  
高梁之胄不敦匹敵之儀問名雖在於竊貲結褵必  
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乎  
婚媾多納財貨有如取鬻或貶其家門受屈於姻婭  
或矜其舊望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旣紊



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

七月庚申制曰自此已後自刑害人據法加罪仍從

賦役

初自隋季政亂徵役繁多人不聊生或自析夫體以避征戍無賴之輩尚習俗未條故立此制

十月庚申詔曰盜賊之作爲害實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有盜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論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嬰縲綬有一於斯甚虧政化自今已後勿使更然所司明加深察隨事糾繩

十七年三月壬子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及於真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聖貽範始備於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貴於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陵慈父也羸博可隱洎乎闔廬違禮珠玉爲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爲江海因多藏以速禍繇有利以招辱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求永中宵載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敬著在刑書而勲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



傷風以厚葬爲奉終以高墳爲孝行遂使衣衾棺槨  
極雕刻之華靈輻盟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  
相高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爲害  
旣深宜有懲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送終之具有  
乖令式者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勳  
戚之家錄狀聞奏

十九年六月丁未車駕發自遼東丙辰次於安市城  
列營進兵以攻之詔曰自莫離支爲主官以賄成軍  
貧之家困於稅歛一馬匹布隻菟織鱗或進域主或  
輸擗陸其有自給類加箠楚編戶饑寒莫知告訴至  
斯責罰卽用夷刑反接鞭笞下手無數瘡深快意然  
後乃已所以陳兵伐罪兼暢皇風使懷附之徒同霑  
聲教息彼貪殘除其弊俗今遼東之野各置州縣或  
有舊法餘風未殄宜卽禁斷令遵國憲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丙辰御安福門樓觀大酺胡人  
欲持刀自刺以爲幻戲帝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  
外有婆羅門胡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肚以刀割舌  
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竝發遣還蕃勿令久住仍約  
東邊州若更有此色竝不須遣入朝

二年夏四月丙子詔曰朕撫育黎庶思求政道欲使



以訓俗禮以移風菲食卑宮庶幾前軌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并有歡慶事諸王妃主及諸親等營造衣服雕鏤雞子競作奇巧以將進獻巧麗過度糜費極多皆繇不識朕心遂至於此又貞觀年中已有約束自今已去並宜停斷所司明加禁察隨事糾正

龍朔元年五月庚申禁婦人雜戲

二年夏四月甲戌詔曰如聞父母初亡臨喪嫁娶積習日久遂以爲嘗亦有送葬之時共爲燕飲遞相酬勸酣醉而歸或寒食上墓復爲歡樂坐對松楸曾無

戚容旣玷風猷並宜禁斷仍令州縣捉搦勿使更然麟德二年三月丙午禁不因大禮輒獻食者帝因謂侍臣曰吾聞隋煬帝巡遊無度志在華侈不愛人力供頓之外獻食者多州縣官人更相誇尚所進之餘埋之於地此事虛費煬帝亦頗知乎許敬宗奏曰隋時李安期家有一孔雀卵遂貴買以充獻食自此競覓珍奇無所愛惜

咸亨二年九月丁酉詔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羃羅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做做浸成風俗過爲輕率



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又命婦朝謁或將馳馬車乘既入禁門有虧肅敬此竝乖於儀式理須禁斷自今已後勿使更然

永隆二年正月丁亥帝以頻年饑饉百姓匱乏召雍州長史李義琛及萬年等四縣令謂曰朕每念遷淳返樸示天下以質素必欲化行於上事成於下如聞游手惰業此類極多時稍不熟便致饑饉須加勸勵使免困乏異色綾錦并豎間裙衣等靡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嘗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儉耳紫服赤衣以泮貴賤遂有間閭僮僕公然服用又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爲厚葬違越禮度但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等卽嚴加捉搦勿使然也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壬午制曰在外百官婚娶之家百兩未行二親俄殞停哀之際更卽成婚遂輟直經之容敢申牢絜之禮寧戚之心安寄罔極之志闕如敗俗傷風莫過於此自今已後宜卽懲革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罷斜封官先是中宗時官爵踰濫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者時謂之斜封至是竝令罷免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

二年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請檢責天下僧尼以僞濫還俗二萬餘人

四月丁酉詔曰朕聞鶯鳴坊比供米粟恨不早知久令虛費今百姓饑阻未能周給鳥享人食是何理焉其料宜卽停并鷄坊亦准此

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爲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事涉左道深歎大猷自今已後百官家不得輒容僧尼

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壬子詔曰佛教者在於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觀菜希金逐談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蠹弊如闢坊巷之內開舖寫經公然鑄佛口食酒肉手漫躡躃尊敬之道旣虧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饑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若心近取諸身道則不遠溺於積習實藉申明自今已後林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爲業須瞻仰尊者



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贖取如經本小  
僧爲寫供諸州寺觀竝准此

八月壬戌詔曰朕聞樂者起於心心者動於物物不  
正則不可爲樂樂不正則不能理人况天生黎蒸區  
別男女外則導之以禮中則申之以樂苟或不臧執  
云致理自有隋頽靡庶政雕缺徵聲違於鄭衛銜色  
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繡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爲俗  
所以戎王奪志夫子遂行朕方大變澆訛用清滄  
審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爲甚旣爲令式  
尤宜禁斷自今已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切  
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長官務令杜絕以稱朕意

九月甲寅詔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爲戒以其無益  
亡者有損於生業故也近代以來共行奢靡遍相倣  
倣浸成風俗旣竭家產多至彫弊然則魂魄歸天明  
精識之已遠卜宅於地蓋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  
爲非達且墓爲真宅自有便房今乃別造田園名爲  
下帳又盟器等物比競驕侈失禮違令殊非所宜爰  
屍暴骸實繇於此承前雖有約束所司曾未申明喪  
葬之家無所依准宜令所司據品命高下明爲節制  
盟器等物仍定色數長短大小園宅衣帳竝宜禁絕



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竝不得以金銀  
爲飾如有違犯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  
竝貶遠官

三年二月丙辰制曰帝王之政必厚風俗男女不別  
深蠹禮經至如別宅婦人久未後革近今檢括配入  
掖庭將示小懲使及知禁朕愍其愚惑尚在舍弘思  
屈管憲許其遷善特放出令府縣卽配嫁不得影認  
更爲藏匿畜別宅人容其自新竝宜放免自今已後  
更有犯者竝准法科斷五品以上仍貶授遠惡處官  
婦人配入掖庭縱是勝妾亦不得別處安置卽爲嘗

式

十一月乙未詔釋氏及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  
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恠豈涅槃之  
信士不存懲革遂廢津梁養彼愚蒙將入坑穽比者  
白衣青髮假託彌勒下生因爲妖訛廣集徒侶稱解  
禪觀妄說災祥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云弟子號  
爲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間閭觸類定繁蠹政爲甚刺  
史縣令職在親人拙於撫馭是容姦宄自今已後宜  
嚴加捉搦仍令按察司採訪如州縣不能舉察所錄  
長官竝從貶降



六年七月丙寅詔曰兩京來去乃是尋常緣頓所須皆用官物至於百姓縱暫祇承處置有條不合辛苦其中侵擾莫非橫干或漁獵畜養以將進獻觸途使役以徇聲名實由綱紀未樹教令不明去年從京向都嘗亦處分蒲州刺史程行謚同州刺史李朝隱陝州刺史姜師度至其州界咸有進奉惜其能官善政故乃屈法攸情懷之於今豈能無恠冬中西幸不可踵前其有輒進送及餉遺從官并別有煩擾者必科以法御史仍明加糾察隨事奏聞

九年三月庚午濮州聖佛寺僧多摩持畫誑惑百姓大聚財物勒其僧還俗納其財

四月壬寅詔曰內典幽微惟宗一相大乘妙理寧故二門聞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陞僧創無盡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錢名爲護法稱濟貧弱多肆姦欺事非真正卽宜禁斷其藏錢付御史臺京兆河南府勾會知數明爲文薄待後處分

六月丁亥詔化度寺無盡藏財物田宅六畜並宜散施京城觀寺先用脩理破壞尊像堂殿橋梁有餘入嘗任不得分與私房從貧觀寺給仍令御史張搏與禮部侍郎崔據京兆尹孟溫禮取元奏數棟京城大



德戒行灼然者共簡較量事均融處置訖奏聞諸州長官及按察司所察獲錢物以委州使准此共勾當散配處分訖申所司

十年二月庚寅詔曰釋道二門施其戒律緇黃法服衆亦崇尚苟有踰濫是無憲章知聞道士僧尼多有虛挂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託以爲詞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姦詐甚非清淨之意也自今已後更不得於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此色者竝宜括還本寺觀

八月庚戌詔曰如聞百官及庶人家殯葬頗違古則無復哀戚遁相誇尚富者踰於禮法貧者殫其資產無益於死徒損於生傷風敗化斯敦尤甚自今已後送終之儀一依令式至墳墓所仍不得聚飲肉食宜令所由嚴加禁斷更有違者科違勅罪

十四年四月壬戌詔曰如聞道俗之間妄有占筮誑惑士庶假託災祥兼託符咒遂行左道先令禁斷不合更然仍慮愚下未能悛改宜令所司申明格勅嚴加訪察

七月丁卯勅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粟帛之本或虧饑寒之患斯及朕故編諸格令具列刑



章冀以還淳庶皆知禁如聞三公以下爰及百姓等罕聞節儉尚縱驕奢器玩猶擅珍華車服未損珠翠此非法之不著皆由吏之不舉也宜令所司申明格令禁斷

十六年二月癸未詔曰養人施惠患在不均裒多益寡務資適中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釐革自今已後天下私舉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十七年三月己巳詔曰違樣綾錦等類有處分如聞尚未懲革宜令府縣申明前勅一切禁斷所由長官不存捉搦量事貶降

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迦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於東土說茲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湫同河漢故三皇作乂五帝乘時未聞方便之門自有黜陟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財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繁風猶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尤甚因緣講說眩惑州閭谿壑無厭唯財是歛津梁自壞其教安施無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鄉村恣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宿宵左



道不嘗異端斯起自今已後僧尼除講律之外一切  
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  
者先斷還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并官  
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六月己未詔曰夫釋氏之旨義歸真寂爰置僧徒以  
奉法教而趨未忘本據華棄實假託權便之門以爲  
利養之府徒蠲賦役積有姦訛至於浮俗奔馳左道  
穿鑿言念靜域浸成逋藪非所以叶和至理弘振王  
猷宜有澄清以正風俗朕先知此弊故預塞其源不  
度人來尚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三十以下小僧尼

宣令所司及州府括責處分又曰惟彼釋道同歸凝  
寂各有寺觀自合住持或寓跡幽閑潛行閭里陷於  
非辟有足傷嗟如聞遠就山林別爲蘭若兼亦聚衆  
公然往來或妄託生緣輒有俗家居止卽宜一切禁  
斷

二十年四月丙申詔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  
傳浸以成俗事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  
上墓拜掃申禮於塋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辭食饌  
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爲嘗式

二十五年五月庚子詔曰道釋二教必在護持須置



威儀令自整肅徒衆旣廣統攝尤難互相是非却成煩弊自今已後京都簡較道僧威儀事並停或恐先有猜嫌因此妄相糾告所由不煩爲理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丑親迎氣於東郊畢制曰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語不云乎奢則不遜儉則固緬懷前古嘗所在心將斷彫以爲樸斯上行而下效自今已後王公並不得以珍物進獻所司應緣宮室脩造務從節儉但蔽風雨勿爲華飾至如金玉器物諸色雕鏤朕緣蕃客所要將充宴賞今流俗之間遞相倣倣旣損財於無益仍作巧以相矜敗俗傷農莫斯爲甚並一切禁斷以絕浮華

二十七年夏四月癸酉詔曰古之聖王先禁左道爲其蠹政犯必加刑至如占相吉凶妄談休咎假託卜筮幻惑間閭矜彼愚蒙多受欺誑宜申明法令使有懲革自今已後緣婚禮喪葬卜擇者聽自餘一切禁斷

二十八年秋七月庚子詔曰頃緣諸州寺觀僧道闕人所以精選行業用填其數如聞因此之際私度者多接脚冒名觸類非一遂使是非齊列真偽難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革茲頽弊天下諸州寺觀有此色



者聽勅到陳首免罪還俗

二十九年正月丁酉詔曰古之送終所尚乎儉比來習俗漸至於奢苟炫燿於衢路復何益於泉壤又凡庶之中情理多闕每因送葬或酣飲而歸及寒食上墓之時亦便爲宴樂在於風俗豈成禮教自今已後其緣葬事有不依禮法者委所由州縣并左右街使嚴加捉搦一切禁斷其有犯者官人殿黜白身人所

在決一頓凡是庶人不兼二業或有衣冠之內寡於廉隅專以貨殖爲心商賈爲利須革其弊以清品流有犯者委京都御史臺及諸道採訪使具以狀聞當則處分宣布中外咸使知聞

六月丙辰詔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苟無闕事雅適其宜如聞河南江淮兼有水驛損人之費馬甚覺勞也且使臣受命速赴程期豈有自求閑安故爲勞擾其應置水驛宜竝停是歲京兆府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俗謂之驛驢往來甚速有同驛騎犯罪之人因茲奔竄臣請禁絕從之尋又不行

天寶元年三月甲寅詔曰移風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骼埋胔時令之通典如聞江左百姓之間或家遭疾疫因而致死皆棄之中野無復安葬情禮都闕一至



於斯習以爲嘗乃成其弊自今已後宜委郡縣長吏嚴加誠約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卽勒本家收葬如或無親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隣相共埋瘞無使暴露庶叶禮經諸道有此同者亦宜准此

九載十月戊辰詔曰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處廣造店舖出賃與人干利商賈莫甚於此自今已後其所賃店舖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其清資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賣如有違犯具名錄奏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丁亥詔曰比者不急之務等已詔停如聞所司未全省減載求人瘼實切朕懷固嘗革弊息人勵精爲理自今已後內外不得輒別徵求妄爲進奉諸色力役造作非軍國灼然要急及諸色率稅亦一切並停太嘗音聲除禮用雅樂外并教坊音聲人等並仰所司疏理使敦生業非祠祭大祀及宴蕃客更不得輒有追呼其內依將作少監及諸供司丁匠等各仰長官逐要量留餘者並委御史臺專加糾察如有違犯具錄奏彈宜示中外令知朕意



冊府元龜

革弊一

卷之二百五十九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六十

革弊第二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五月癸亥即位六月己亥朔赦書應士庶自艱難以來田宅踰制車服奢侈仰所司詳前後格勅明立法度王公百官既處榮班宜知廉慎如開坊市之內置邸舖販鬻與人爭利竝宜禁斷

冊府元龜 帝王部



仍委御史臺及京兆尹糾察七月壬申毀元載馬璘  
劉中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弘麗而第宅  
未甚逾制然魏國公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廡矣及  
安史二逆之後法度摧壞大臣宿將競崇棟宇臺榭  
之飾無復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之堂  
尤甚計錢二十萬貫他室稱是旣而璘卒於軍以喪  
歸京師士庶欲觀其宏麗假名於故吏投刺會弔者  
數十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者皆  
毀

七月己卯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  
先於揚州置邸肆貨易者皆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  
察使以廣陵當南北之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  
例置邸肆名託軍用實私其利焉至是乃絕

貞元三年十一月壬戌罷浙西雜罰錢初浙西觀察  
使王緯以諸州人吏爲前使韓滉所濫罰錢凡欠十  
八萬滉留府吏何士幹奏請徵以進奉緯抗疏曰滉  
懲人吏皆是罰錢格式正贓流徒合免况多雜罰身  
已當辜縱有欠繫僅存家資估賣盪盪以滉至苛至  
切比年猶徵不得臣自發上都煩言載路及到所部  
有所傳聞臣謬寄方隅特蒙天造奉辭之日親承德



旨今臣開闢田疇安輯黎庶豈敢流毒無告勤人自  
容特請停徵以綏下土從之

順宗以貞元二十二年正月丙申卽位二月甲子大  
赦制舊事宮中所要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  
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  
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  
要鬧坊闕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歛手付與真僞不  
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  
錢物買人直數千貫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  
將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官市而實奪之嘗有

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之遇內官稱官市取之纔與  
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農夫啼泣以所  
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要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  
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敢求直而  
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內官街吏擒以獻詔  
黜此內官而賜農夫絹十疋然官市亦不爲之改易  
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帝初卽位卽禁之及大赦  
又明禁焉又貞元中內要乳母皆令選京城寺觀婢  
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皆  
賣產業無業割院及地賣之貴買有姿貌者以進其



徒苦之及此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  
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於張羅網於門不  
許出入者或以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  
供奉鳥雀卽痛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飲  
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  
被歐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  
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媿謝求  
哀乃携挈而去帝在春官時則知其弊嘗欲禁之及  
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憲宗永貞元年九月己巳罷教坊樂人授正員官之

制

元和七年二月癸丑詔自今應官人若使不得與私  
覲正員官別給錢物以充私覲蓋優假遠使然殊非典法至  
數員官取貲以充私覲蓋優假遠使然殊非典法至  
是革焉

八年四月乙未罷宣徽院樂人所借官宅自貞元已  
未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院長入供奉  
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稍稱旨輒蒙厚賜及帝卽位  
令分番上下更無他賜至是收所借宅

九月詔曰比聞嶺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



自備遺及於諸處博易骨肉離折良賤難分念茲遠人受抑無告所以去歲處分諸道不令進獻近因賂遺事覺方驗詔旨不行雖量輕重各正刑典猶慮未降明勅尚有因循自今嶺南諸道輒不得以口餉遺及將諸處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口博易開鎮人吏容縱頗多竝勒所在長吏嚴加捉搦如更違犯必重科懲如長吏不存勾當委御史臺察訪聞奏因是宜罷口臘等使

九年十一月丙子詔如聞比來京兆府每及臘日府縣捕養狐兔以充進獻深乖道理既違天性又勞人力自今已後宜竝停

十一年十一月壬申門下省奏諸道奏事官非急切者不得乘驛馬從之時未班師詔命曰宣泊諸軍之奏請所至驛騎不足以充傳州縣發公私乘以濟之中使力奪道中往來馬有餘則驅之以行拒者輒歐辱之雖執公券銜王命至大鎮宿倖或爲其陵折於是行都邑大道乘者幾絕中人每至之處又遣驛吏搜發往來私馬驛吏因執馬求賂厚者免之甚爲時害

十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左右龍武六軍及威遠營應



納課戶共一千八百人所請衣糧宜勒停仍各委本軍具姓名牒送府縣收管自貞元已來長安富戶皆隸要司求影庇禁軍挂籍者什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處闔閭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至是禁絕

十四年二月壬申詔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於當處置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額兩稅不出差科自今已後有此色竝勒依元額爲定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辛丑卽位二月丁丑赦詔如聞度支鹽鐵院等所在影占富商高戶庇入院司不伏州縣差科疲人偏苦事轉不濟如有此色仰當日勒歸州縣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乙巳卽位庚申詔曰蓋君天下者莫尚乎崇澹泊子困窮遵道以端本推誠而達下故聖祖之誠以慈儉爲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朕以眇薄遭逢內難刷君父之仇耻攄億兆之哀寃而股肱大臣羣卿庶士弘義抗請至于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答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競思所以克已復禮脩



政安人宵興匪寧旰食勞慮夫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靈儀刑邦家以化天下長春宮見在斛斗及絲草席等依前戶部收管鄆縣漾陂鳳翔任谷地竝還府縣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摠監諸色職事中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竝宜停廢摠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各竝歸本營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糧三千分竝宜停給應緣田獵鷹雉獸犬等竝宜放除五坊加配諸道鷹鷂等長慶已來嘗進外宜索自今已後一切停進其須備蒐狩量留者宜

准憲宗朝故事其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糧小兒一百人竝宜停罷應別詔宣索纂組雕鏤不在管貢內者竝停度支鹽鐵戶部及州府百司應供官禁年支一物以上竝准貞元額爲定度支檢勘具元和以來加配合停色數二十日內分析聞奏先造供禁中牀榻以金飾瑟瑟雜寶鈿真珠瑪瑙裝者悉宜停進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左龍武軍其殿及亭子令所司折收餘舍竝賜龍武軍收管應行從處張設不得用花臘結綵華飾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聲女人各賜束帛放還本道應城外墳墓先有開斷道路以備



行幸處宜令兩軍及府縣曉示百姓任其脩塞於戲  
昔漢文顧十室之產而天下久安我太宗皇帝勤四  
海之理而帝業隆盛暨乎列聖罔不承式而歲代滋  
久訛弊以生仍屬艱故未遑改作朕祇荷重器思臻  
大寧將正躬以立訓爰取新而革故咨爾百辟卿士  
外服侯衛其喻朕意永堅乃心無縱慾而敗度自底  
身於不類率是教典用交脩焉布告中外咸使知悉  
上登極纔踰旬日蠹弊所革皆出自宸旨中外慶并  
見貞觀之風復行於今矣

太和二年十月勅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  
姓禁掠賣餉遺前後勅制處分重疊非不分明近日  
衛中行李元志等雖云買致數實至多宜令本道舉  
行元和四年閏三月五日及八年九月十八日勅文  
切加約勒逐道各著判官一人專知卽定名聞奏如  
已後發覺當重加貶降

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應屬諸使內外百司度支戶  
部鹽鐵在城及諸監院畿內并諸州監牧公主邑司  
等將健官典所繇等准承前例皆令先具挾名勅牒  
州府免本身色役自艱難已後事或因循多無挾名  
自補置恣行影占侵害平人自元和二年長慶元年



寶曆元年太和三年前赦令約勒皆令條疏及勒具挾名聞奏所司竟未遵行姦弊日深須有釐革况聖王在上百度惟新內外有司悉心奉法改更制置今也其時臣等若又依違蒼生何由蘇息望合令本軍本使本司勘會據元勅元管數額合食衣糧資課糧料人具挾名補置年月鄉里分析聞奏此外不得更有影占自此之后有逝死補替仍每年終具替人挾名聞奏其挾名限勅下三箇月內聞奏畢左右神策六軍威遠營除請依餘一切委本軍條疎理訖具數聞奏其餘諸司諸使竝令御史臺勾當依限申

奏仍切加訪察勿許因循從之

七年七月勅諸道如有兵革水旱州府殘破及不存濟爲遠近所知者除朝廷特有借賜外輒不得自請賞設錢物又諸道戎帥除替后倉庫便屬后人賞設三軍須待新使近日皆有留別賞給自行私惠頗紊朝章向後諸道節度觀察使除替后竝須待新使賞設不得更有留別

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准勅禁斷印曆日版劔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



敬授之道故命禁之

開成元年正月戊辰勅度支自此後不得收貯材木

如或宣索卽以其直市供諸色作料亦如之先是度支奏舊

管古神策軍及諸色人假商人名中納材木計支買直二十三萬二千四百餘貫所置材木並無至者御史臺推鞠皆王璠受王守澄輩請託中納故有是命

十二月戊申詔曰仕雜工商實因需爵尚須命使改

以賜材其入蕃使舊例與私覲官十員宜停別與錢

五十貫文令度支分付永為定例

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却書其本字

十二月丁未詔曰制服輕重必資典禮如聞往者駢

馬嘗為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故實違經之制

今乃聞知宜令行杖用通制便為定議時駙馬杜宗

近除官未謝帝問戶部侍郎李以近例奏聞因言士族不願為國戚蓋由此也帝聞之大驚遂遽下是詔

三年九月癸未詔曰左右神策所奏將例改轉比多

行牒中書門下便復奏處起今已後宜令軍司一一

聞奏狀到中書然後檢勘進覆自開成初軍人奏官

多不先聞奏轉遷相次僅無虛日至是方釐革之

四年六月己丑中書門下奏請停堂厨捉錢官從之

先是宰相厨廣召富人以殮錢散配息利謂之堂厨捉錢官影古富豪為弊日久至是宰臣楊福請罷之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赦節文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

帝王部



接行李苟不供給必致恚尤刺史縣令但取虛名不  
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戶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其  
斯爲甚宜委本道觀察使條疏量縣大小及道路要  
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或前觀察使刺史前任臺省  
官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使錢  
充每至季冬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錢料配竝同  
入已贓論仍委出使御史糾察聞奏

宣宗大中四年五月御史臺奏所在物產自有時價  
官人買賣合准時宜近日相承皆置供應戶旣資影  
庇多是富豪州縣科差盡歸貧下不均害理爲弊頗  
深自此已後委觀察使嚴加覺察宜竝禁斷切慮諸  
道州府尚有此色諸各牒諸州府勘會巨細申臺以  
憑鞠理從之

六年十二月勅准開元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及太和  
八年二月十三日勅文勢耳稱寃先決四十然後依  
法勘當近日無良之徒等閑詰闕勢耳每驚勿聽皆  
爲抱寃及令推窮多是虛妄若不止絕轉恣克狂宜  
自今以後應有人欲論訴事自審看必有道理卽任  
自詰闕及經臺府披訴當爲盡理推勘不令受寃更  
不得輒有自卧皆勢耳前有犯者便准前勅處分後



配流遠處縱有道理亦不為申明

時御史臺奏覆除稱寃人澹進通妄

勞耳稱寃其伏科罪故降是勅

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制鄉村糴貨斛斗及賣薪炭等物多被牙人於城外接賤糴買到房店增價邀求遂使貧困之家嘗買貴物稱量之際又罔平人宜令府縣及御史臺於諸門嚴切條疏不得更令違犯又國以人為本人困則國何所依人以食為天食艱則人何以濟蓋聞偽朝已來恣為掊歛至於雜色斛斗柴草受納倉場邀頡人戶分外課求納一斗則二斗未充納一束則三束不充互相蒙弊上下均分疲弊

生靈莫斯為甚自今已後仰長吏選清強官吏充主納仍須嚴立條制以防姦欺兼具逐色所納加耗申奏當官者宜守於朝章力田者宜尊於王制苟容僥倖必亂規繩訪問富戶田疇多投權勢影占縣州不敢科役貧下者更代征徭轉致彫殘最為蠹弊將安疲瘵須擇循良者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誅租庸使孔謙停租庸名額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竇盧革專判中書門下奏請停廢諸道監軍使內局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猪羊柴炭戶括田竿尺一依偽梁度制仍委節



度使通田三司不得差使量檢州使公廩錢物先被租庸院一切管係今據數却還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先遇赦所放逋稅租庸違制徵收並與除放今欲曉告河南府及諸道准此施行從之

九月都官員外郎于鄴奏請指揮不得書契券轉賣良人從之

二年六月詔以僧尼不歸寺院競占民舍以居之訛濫日甚勅除名額寺院外無堂殿佛像者並勒毀之三年八月以山南西道久從偽命有不益於國患於民者六事咸命除之

是月帝聞隨鄧復郢均房之間父母骨肉有疾以竹竿遙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出嫁女父母有疾夫家亦不令知聞哀始奔喪者勅曰萬物之中人曹為貴百行之內孝道為先凡戴北辰竝遵皇化備聞南北多爽時風皆傾事鬼之心不守敬親之道於父母如此無行披日月何以立身弊久積於鄉閭化全繇於長吏昔西門豹一縣令耳尚能投巫百姓保女子之愛絕河伯之虞斷自一時傳於千古况位居侯伯化洽封巡豈不能宣北闕之風變南方之俗宜令逐處觀察使刺史丁寧曉告自今以後父母骨肉有疾者並



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看待使子奉其父母婦侍其舅姑弟不慢於諸兄姪不怠於諸父如或不移故態老者卧病少者不勤事奉子女弟姪竝加嚴斷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知者當罪其夫及其舅姑

閏八月吏部郎中何澤請廢戶部蠲紙奉勅日月流行之處王人億萬之家旣絕煩苛無濫力役唯忠孝二柄可以旌表戶門若廣給蠲符深爲弊事昨日所爲地圖方域逐閏重疊上供州郡之中皆須厚歛而猶尋降誠束竝勒廢停今此倖端豈合更啟逐年蠲紙宜令削去

四年六月己丑勅自天成續紹之初曾降勅應隨駕竝內外將校職員許奏名銜當議遷陟俾行賞舊之恩以報惟新之命自後累據奏薦人數及多已經數載尚有奏陳旣是論乞新恩豈宜積年申奏兼恐有後來補署纔改職名更望官員罔爭爵命若無止絕慮啟倖門此後諸州諸使不得更有論請新恩如是顯立功勞要行酬獎卽委本處長吏特具奏聞酌其績效當議施行夫爵賞之權國家利器頃因多事散以賞功苟利社稷夫何愛焉近緣肆赦萬方陪臣例許昇轉且聞亂離已前諸節度州職掌自兵馬使已



上或因立效或遇覃恩許奏乞憲銜每使不過十數  
人矣軍府有額守之不踰自偽梁已還侯伯無考秩  
每將去任遷補不嘗至於守門掌庫簡札小胥卜祝  
優倡例稱轅門劇職奏請天命少則二三百通多則  
五六百通三公八座之秩往往有焉金章紫綬不問  
於小胥賤吏於此之中猶多謬濫帝知其事故令止  
之

長興元年七月勅訪聞諸道州縣官自銜虛名不惜  
人戶皆於省限已前行帖催驅須令人戶貴買克納  
且徵科租賦乃是嘗規所務事集人安不必急徵暴

歛况累降勅命非不丁寧只據規程勿令踰僭此後  
為徵科事辦亦不酬勞本州不得申奏如違限稽慢  
即准條流責罰如灼然添得廨署招得流民無害於

公私者可具事跡申奏固得特行優獎

初同光時租庸使孔謙起

自胥徒不知大體方中原未平所利財賦辦集乃奏請州縣官有徵科先可者則行恩獎或與檢校官或賜章服繇是長吏競為苛刻於省限前卒徵暴歛以希曲恩或蠶未繭而欲繇麥初芒而督稅皆出利末取其費數倍人皆哭泣而未訴自天成已來猶仍舊轍長吏以此成風計司奏請無已時政懲其如是屢奏改革猶未能杜其倖門惜哉又勅京百司不許影庇州縣戶人虛

出課利

二年四月夏詔罷州縣官到任後率歛為地圖



五月詔曰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廷臣或宣達君恩或勾當公事經繇列錙干撓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申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之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發薦人貶官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闕上訴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舊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曰朕聞奇伎淫巧增費損功古先哲王嘗戒其事朕憲章百代臨御萬方以其欲致延鴻必絕驕奢之漸將期富庶須除蠹耗之原每務實以去華期化民而成俗近者諸色進奉寶

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異曾經釐革尚敢踰違宜在舉行貴於遵守今後此色物諸處不得進奉所繇司不得輒通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曰奇伎淫巧往誥不容務實去華哲王所尚應有浮虛假偽之物不得鬻於市肆委所在嘗加覺察犯者重加刑責

二年九月將作少監高鴻漸奏伏觀近年已來士庶之家死喪之苦當殯葬之日被諸色音聲伎藝人等作樂求覓錢物伏乞顯降勅文特行止絕或所在官吏等通容不與覺察請行朝典勅喪葬有期哀情慘



極其或舉樂可謂乖儀始因伎藝苟求遂致澆訛漸起所陳章疏頗正時風宜下有司永令止絕

十月詳定院奏前洛州鷄澤縣主簿苑恕進策五件可行者有二其一云伏見諸道行遣公事皆有前後通規定知後所繇置遍符脚力每遇緩急嘗遣往來既有嚴程孰敢慢事近日州使多差牽攏散從承符步探官等下縣追督公事始發一替專人又致續催使者事則一件兩件使乃五人七人非唯剝削蒸黎實為撓煩縣邑及官吏無暇區分庶事唯當祇奉專人如此弊訛特望條貫若令佐稍虧職分或後公期

顯有憲章請行法典其二曰自前兩稅徵賦已立三限條流官員懼殿罰之威節級畏科懲之罪苟非水旱敢怠區分未嘗有不了之州何處是不前之縣臣今觀諸道省限未滿州使先追仍勒官員部領胥徒云與倉庫會探務行誅剝因作瘡痍全無軫恤之心但資貪求之意外邑所繇等不免牽費非理盤纏例總破家皆聞逃役自今之後伏乞只憑倉庫納數點筭便卽委知仍取縣司申問勘會以明同異若實違省司期限請依嘗典指揮會探之名特乞停寢者臣等參詳苑恕所陳事件要絕煩苛當務息民以俾求



理誠為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少帝開運二年秋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買院舍從之

宋高祖天福十二年左衛將軍許敬遷奏臣伏見天下鞍轡器械竝取契丹樣裝飾以為美好安有中國之人反效戎虜之俗請下明詔毀棄須依漢境舊儀勅曰近年中華兆人浮薄不依漢禮却慕胡風果致狂戎來侵諸夏應有契丹樣鞍轡器械服裝等竝令逐處禁斷

隱帝乾祐二年國子司業樊倫上言游惰之民多歸僧舍朝廷用兵須豐軍食請三五年間止絕僧尼戒壇兼禁私行剃度從之

乾祐三年九月甲申詔諸道州府自行軍副使已下至今錄佐掾不得於本部內影庇人戶名為伏事自是州縣舊舍職役人除籍放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天下諸侯皆有親較自可慎擇委任當必禪奉朝廷若更別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協通規其先於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竝可停廢

三月壬申勅前朝於諸州府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



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徧詢群議  
兼採封章具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碍州  
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貧乏者困於供須豪  
富者幸於影庇既為煩擾須至改更况當東作之時  
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在差散從親事官並宜放  
散白逐田農自去年四月已前州縣元管係人數一  
切如舊其遍舖如已前招到者且仰仍舊今後更不  
得招召其諸處場院並不得影庇兩稅人戶所有河  
北諸州及澤潞晉絳滋隰解等州於先差散從親事  
宮內選到弓箭手只且留在本州管係其餘放散

漢隱帝於諸州府百姓內差親事散從官又差力及  
戶充遍舖又下三司諸場務召百姓替占役兵士帝  
心知其不便乃下  
詔革焉公私便之

四月皇子鎮寧軍節度使榮即世宗言屬州帳內有羊

猪紙炭等戶并羊毛紅花紫草及進奉官月料並是  
影占大戶凡差役者是貧下戶今並欲放免為散戶  
詔褒之曰卿作鎮王畿留心政道雖米鹽細務不懈  
於躬親而會歛無名盡思於蠲放能惠窮困澤協眷  
懷已降宣命指揮使並放為散戶

二年四月勅諸縣鎮令佐鎮將不得乞年許人糾告  
八月甲午勅諸州縣吏民緇黃繼來詣闕留舉刺史



縣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輕繁蒸庶之慘舒布朝廷之條法若廉勤奉職撫字及民自有政聲達於朝聽何勞民庶遠致舉留既妨農養之時又耗路途之費所宜釐革免致勞煩今刺史縣令顯有政能觀察使審詳事狀朝廷當議獎昇百姓僧道更不舉請一切止絕

十月庚申詔諸州或罷任或朝覲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日課定造軍器逐季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係省資金不少謂之甲科仍更於本部內廣配上產物又徵歛數倍部民

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爲名功費又倍悉取之於民戶帝以諸州上供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多乃令罷諸州作院詔藩侯郡牧罷貢器甲仍選擇諸處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辛丑詔諸道州府所差知館驛人不得於縣界別差人戶貼助致擾貧民

十一月丙午勅曰古者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典經是爲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襯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



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  
度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  
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縉紳人士當體  
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  
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  
仕進所繇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  
在此役其合赴舉選者或是葬事禮畢或是卑幼在  
下勤於納家狀內其言不得罔冒宜令御史臺及逐  
處長吏本司長官所繇司覺察糾舉違犯者當行典  
憲如是不切覺察縱任罔冒罪在糾舉司其中有兵  
戈阻隔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復追徵及內外官職  
員皆以金革從事並不拘此例所有勅前見任職員  
官今年舉選人等不在糾舉之限

是月鳳翔言義州蕃部買牛八蕃多是宰殺乞止絕  
沿路州縣道路百姓不得殺牛貨賣與蕃人從之  
二年五月勅勝宋州曉諭管內諸縣民等省節度使  
嘗思所進絲四萬一千四百七兩言出放在民例以  
五月內徵納其絲並還元契除放如已納到者委巡  
檢使柴進據使追戶責領歸勝到速告報知委

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勅廢天下淫祠仍禁擅興祠



宇如有功績灼然合建置廟貌者奏取處分自是諸道奏不合典禮而享廟食者咸毀之

五年正月尅復淮南詔免豪泗楚海揚康滁和等州

管内罪人及蠲其殘稅轉徵科率之物先是州人於

茶及鹽抑配戶民令輸縑帛稻米以充其直謂之轉

徵又歲率羊蔬薪炭之類人甚苦之帝以尅復之始

悉命除放民情

悅甚允蘇之望

冊府元龜